



迷宮

著者 月形 著

川三郎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5 94758

迷 宮

著 固 滕

路馬四海上

行印局書華光

1 9 2 9

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

一九二九年九月三版

5501 ——— 4500册

本書實價七角五分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目次

壁畫

石像的復活

鄉愁

二人之間

水汪汪的眼

百足蟲

古董的自殺

摩托車的鬼



葬禮

新漆的偶像

一條狗

迷宮

二

迷宮 目次

自記

我的第一作集「壁畫」絕版了後，還有人問及；於是選出六篇，又加進六篇，便成這小小的一冊子。這些習作，自己看了，頗有些嫌惡之情；別人看了，自無待言！

藝術二個字，有時我也要談論的；人家的作品，有時我也要談論的；用尖刻的話來譏笑人家，我也不免的。但是我有自知之明，這些習作中，我所犯的毛病，自己早已看出了。有人笑我罵我，我一點不怪怨的；好在我不把這些東西當爲藝術品。

近一二年，我總算正式在社會上尋飯喫了。要尋飯喫，不得不把自己潔白的身子，躍入沸熱的油鍋裏被煎熬。在這種生活狀態之下，決不會產出好東西來。這不是我的遁詞，我相信豐富的藝術品，從豐富的內的生活而產出。回說到我現在的生活，飢餓不

二 迷 宮

恆心懷惡劣，不消說是笑謔的故智早已失掉，連歌哭的餘情都沒有了，還說甚麼！

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驟固

壁畫

崔太始近來住的地方他的朋友們都不很知道了。他在留學生中資格不算舊，到東京不過五年，今年是他美術學校最後的一年了。他雖是學了五年的畫，從來沒有畫完工過一幅。以前他住的房間裏裝着一疊畫架，至多成就一半又塗了去，或是僅僅鈎了些輪廓罷了。但從這些半途而止東鱗西爪的畫裏，他的結構他的筆致，在在可以看出他有偉大的藝術的天才。

他有位朋友T君，住在白山的近傍，還是他國內的同窗，所以很算知己。有一天午後，他忽然現在T君的房中。

六疊席的房間，四壁都是亂七八糟的書籍。崔太始與T君面對面席地而坐。席上

一盤熱勃勃的清茶，T君敬了他一杯，看他一喝而盡，將杯子向盤中一頓，呵了一口氣，從烟袋裏挖出一枝烟來亂吸。T君看他那頭髮有二寸多長，鬚子不消說，制服的兩袖和胸次都塗了紅紅綠綠的顏色，白的硬領也抹了一層污黑的脂肪，他不由得暗暗地笑了。

「太始，你住在甚麼地方了？」

「我住在日本橋我親戚的銀行裏，我借了一間光線很適宜的房間，雇了一位姑娘做 Model，想在這一月內，努力完成一張卒業製作。」

「那好極了。我希望你此次的成功。」

「T君，我倒有一重心事告訴你，你替我做首詩發洩一下怎麼樣？」他搖搖頭，眉目都皺在一塊，彈去烟灰，向T君說。

「那怎能辦到！我做詩都是自動的，自己感觸的，自己要說的。你的心事我何從知

道？」

「我講給你聽罷。我今天到你這邊來，經過小石川教堂。今天是特別傳道日，有一羣女學生分道發佈傳單。過路的人都受領女學生們鞠躬和一張傳單。獨有我經過時，她們不來理我，我很憂鬱。你把我的憂鬱寫出來罷。」

「什麼大不了的心事，原來就是這一點。你有了夫人有了三歲的女兒，你還不知足，你每每講起那些女人的事情，就好像垂涎萬丈的樣子，我勸你不要胡思亂想罷。」

「我們徒然的結了多年知己……唉！我最切齒痛恨的，就是說我有了妻女便不該再有別的念頭。父母強迫我結婚，這是我有妻室的來歷，一時性慾的衝動，這是我有女兒的來歷……T君！你是聰明人，我不以一般朋友看待你，你也苛責我，我真沒有地方告訴了。」他說了，便斷斷續續的一呼一吸，他不禁滴下了一場眼淚。

「你不必悲傷。我明白了。你饒恕我的鹵莽，我一定勉力替你做一首詩。」T君被

他的話感動了，不禁起了同情，便安慰了他幾句，他只沒精打彩的吸着香烟。

「你在銀行裏，沒有人和你一同畫嗎？」

「只有一位L君同畫。」

「他是到東京還不上兩個月的那位L君嗎？」

「是的，便是那位。」

他們倆談了些很平常的話，崔太始總覺得沒甚意思，不久便與T君道別。T君也無從安慰他。T君聽得崔太始近來和許多朋友們意見不合，連一連二的絕了交。他的朋友們往往講他的性情大變。T君從這回子談話裏，也經驗了。所以很失悔剛纔說的話，怕因了這個緣故，損壞了多年的交情。

第二天崔太始到銀行去，得到一封快信——他因為住的地方不告訴人家，一切

信札都由銀行轉遞——原來國內母校裏的教授殷老先生帶了兩位女公子到東京來遊歷，此刻住在神田的長安旅館裏。他歡喜得非常，以為有機會去招待殷老先生的二位女公子了。他再沒有心緒作畫，便一直到神田去找長安旅館。

殷老先生的一室也不很寬大的，席子上鋪了一條大綿被。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，此外T君、I君和別的少年兩位，都圍着坐在大綿被上，鑒賞長女公子南白所作的畫。殷老先生精神振起，講他長女公子平日得的是某先生的指導，某先生的品評。T君、I君和別的少年們都說了一堆恭維的話。

崔太始推進門來，見殷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，然後敘些應酬話。此時他也盤坐在I君、T君的中間，別的二位少年，背地裏望崔太始那種特別的動作發笑。崔太始雖是和殷老先生很有精神的談話，但是一面他很失望。他想殷老先生在東京的門徒不止他一個，在座T君、I君和別的二位少年，也曾受過殷

老先生教育的，和他的二位女公子同一是世兄妹的情誼，於是他預算不能獨盡招待的義務，他的熱望冰消了一半。

般老先生的長女公子南白，十九歲，她得到名師的指導，她的國畫創作，在國內已有名望的了，次女公子北白，不過十四歲，還在小學校裏讀書。他們這回子東來唯一的目的，想開一個展覽會，陳列南白創作，使東邦人士也知道中國有位閨秀畫家南白女史的作品。

般老先生和他在座的門人，規劃了半天。展覽會的事情也就有個端倪了。五位門人中大家推T君到日本畫家協會去交涉，推L君擔任編畫件的號數，崔太始去設法借會場，別的二位印目錄發傳單。他們認定了，般老先生和南白懇切的致謝他們。他們便與般老先生們道別。

般老先生不很信任別的門人，因為他有的穿西裝，有的穿制服，都很整潔而漂亮。獨有崔太始衣服上有顏色痕跡，蓬頭垢面，不加修飾，所以般老先生很信任他，說他是最老實的一位青年，又說他對於籌備展覽會的事情最出力。因此南白也很感激他，畫了幾幅畫相送。

「支那閨秀畫家般南白女史，此次隨尊人東來游歷，所帶作品百幀，於三月一二三日，假神田東亞俱樂部，由日本畫家協會主任，舉行作品展覽會……」

東京的新聞上都載着這一小段新聞。到了開會的那一天，般老先生的五位門人都到會幫忙招待。東亞俱樂部在神田熱鬧的一帶，所以參觀者很多，而且都很頌揚南白的作品。東京的新聞記者又時來採訪消息，招待的五位很有應接不暇的光景。

第三天，這是末一天了，般老先生和他的二位女公子也到會。那時參觀者新聞記者都由他的門人們招待着，在樓下的一室，般老先生和參觀者新聞記者們談話，T君

當了翻譯樓上的一室，崔太始和南白北白坐在沙發上閒談。

「你送給我的三幅畫，我真感謝你呀！」崔太始柔順的對南白說。

「那沒有價值的，我是亂塗，請崔先生指正才是。」南白很謙虛的回答他說，北白低倒頭沒有話。

「這三幅畫都很有意思，我尤其愛那幅『紅葉題詩圖』，你的筆法真可說超過石田呢！」

「唉，你不必見笑，你那樣說，我真慚愧。」

樓梯上的足聲響了，參觀者連一連二的上樓，打斷了崔太始和南白的談話。他們站起，避到近壁的一隅，讓參觀者進行環繞的路徑。

崔太始走下樓梯，在樓下的一室踱來踱去的，想起南白那種溫柔可愛的性情，清高秀麗的畫筆，又是恭敬她，又是愛她，她送給他的一幅『紅葉題詩圖』，在崔太始眼

裏看來，一定有深奧的寄託，斷乎不是隨便寫的，他愈想愈高興，搖搖頭，自言自笑。L君坐在入口的地方，偷看他的那種特別舉動，莫名其妙，但只猜到般老先生樓上贊了他幾句罷了。

般老先生和他的女公子門人送新聞記者參觀者下樓揖別，壁上的時計剛敲五句鐘。

「閉會罷。承諸位勞駕三天，心裏很不安，今天預備在中華樓小叙。我們同去罷。」般老先生對門人說。

「不必客氣，我們便要回寓了。」門人們同聲辭謝。

「不是我的客氣，是你們的客氣。太始君你爲我邀請他們，你不應該也說客氣的話。」般老先生對崔太始說。

「我們不應該違背般先生的命令，般先生好意教我們去，我們也就去罷。」崔太

始變了語調，得意揚揚的對同伴說，他以為有無上的光榮。殷老先生對他說那句「你也不該客氣」的話，帶有些橄欖的滋味，愈嚼愈甘。L君微微的拉了T君的衣角，T君便斜看崔太始的得意的示威。

他們從東亞俱樂部出來，走上街道，轉了兩處的街角，便到中華樓了。殷老先生早已定好了一間「蘭室」。

圓桌子上殷老先生對門而坐，右方北白，南白，崔太始，別的二位。L君T君順次坐下。T君與殷老先生又並肩了。殷老先生與T君談話，別的二位也乘機插了許多話頭。他們談的資料，不出展覽會經過的情形。

崔太始用小刀去了三隻大蘋果的皮，又切成無數的小塊，插上牙籤，盛在盆子裏，請同座的隨意取啖。L君從眼角裏偷望崔太始，他留下四塊大的，分給南白北白，她們說一聲「謝你。」他急忙留意同座的幾位有望他的沒有。L君裝樣沒有看見，他才放

心下來。於是他也參加殷老先生的談話。

L君向T做了一個眼風，T君立刻注意崔太始和殷老先生的談話，崔太始談鋒尖利，說了一大批上下古今長話，殷老先生連聲贊揚，說他有見識。

「太始君名不虛傳，殷先生都佩服他呢。」T君插了這一句話。

「果然，十年前的地位，我是他的先生，十年後的地位，他是我的先生了。」殷老先生搖頭說了，衆人都笑起來，喧聲大作。崔太始尤顯現自己一臉的光榮。

他們從中華樓散了席後出門。門人們都向殷老先生們道謝，分道而別。但崔太始還瑟縮不前，他很想跟殷老先生們到長安旅館，再去談一歇子。

「再會！再會！」南白向崔太始辭別。崔太始聽得她的辭別話，一面不好意思跟她們去；一面却想到南白不和別人道別，單向他致辭，他又格外得意，便也致辭而別。

第二天的下午五時，在東京站殷老先生和他的二女公子上車了。L君T君崔太

始等等五位排列車窗外的月臺上，各人右手裏拿了帽兒，一揚一抑。般老先生們在車窗裏致了鞠躬。火車從此遠了。

崔太始從車站回來，到早稻田找他的同鄉陳君。陳君是早稻田大學法科的學生，一見崔太始那種神氣，便連聲說：

「藝術家！藝術家！」他說了後，向崔太始肩上一拍，笑了一笑。

「陳君，你不要胡鬧！我正門正經有一件事情和你商量。」

「你和我商量的總不是好事情了。」

「那裏的話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們在此地談不便，到咖啡店去罷。」

「也好，也好。」

他們手牽手從陳君的寓所出來，走上冷落的街道，進一家招牌上有紅茶咖啡牛乳名目的店子裏去，向靠窗的小桌子上對面坐下。

「咖啡二杯。」崔太始大聲對侍女說。

「嚶，嚶。」侍女走進內室，盛了二杯咖啡，分給他們。

「我們講正經話罷。」

「你講就是。」陳君用右手拿的匙子調咖啡。

「我前次對你說過的那位殷南白女士，今天我送她們回國去了。她對於我很有意思，她的父親也很信任我，我想這種機會是不可失的。我想先把我的妻室離了婚，便可成就我們以後的幸福。」

「那很好，我勸你進行。」

「那末，請你在法律上查一下，離婚的手續怎麼樣。」

陳君從衣袋裏摸出一本袖珍的「帝國六法全書」，翻了一下，使用日本語讀下。

「那是日本的法律，請你查中國的法律。」

「不關緊的，中國的法律原是抄日本的呀！」

侍女站在他們的旁邊，聽得陳君念離婚法律，不由得發出一種驚奇的笑聲。陳君

便將「六法全書」向衣袋裏一塞。

「我要問你你的夫人也願意離婚嗎？」

「她是鄉下人，不懂新知識，斷乎不願意的。」

「那你也沒有理由了！你的夫人願意了纔可成就。」

「她果然願意了，我也不和你商量。爲的她不願意，才請你想個法子離去她。」

「這是一個人願意，就沒有理由的，我也沒法。」陳君便又摸出「六法全書」翻

到離婚的一章，遞給他看，他接着書睜眼看了好久，搖搖頭說：

「難極！難極！」他將「六法全書」還給陳君，從皮夾裏挖出一角錢，放桌子上，向

侍女致了一聲道別，辭出門去。只聽得侍女掩口的笑聲。

過了一個月之後，T君在上野公園半已發蕊的櫻花樹下的石上坐着，遠遠地看見崔太始背了畫箱走來。T君招呼了他同坐。

「你從學校來的嗎？崔君。」

「是的，你呢？」

「也是你的卒業製作成就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成功。南白有信給你嗎？」

「我那邊沒有信來。你那邊一定有的。」

「哼！我那邊一張明信片都沒有！我親見L君那邊有二三封信，她講的什麼，L君也不肯給我看，我也不要看，總之那種女子沒有價值的。」崔太始憤憤不平的說了，連嘆幾聲。

「何必，何必，不給你信，便罵她呢！」

「不必講起，那真沒有講的價值。你還不知他們的內容。」

T君已熟悉崔太始的性情，所以也不談了。拉着了他的手，在園徑上慢慢的散走到廣道上。

「崔君，我們到動物院去罷。這幾天動物院很熱鬧。」

「贊成的，我們去。」

他們轉身到左方動物院的大門口，T君買了二張入場券付給管門人，二人一直走進院子。

院子裏男男女女老的小的加了鳥聲獸聲，所以嘈雜的了不得。他們倆牽住手走過幾處的鐵網鐵欄，只見一羣人圍着獼猴住的鐵網。崔太始拉住T君的手站停了。

「喂，有什麼好看？」

「T君，你看，真好看呀！」

「嘻，湊什麼熱鬧呢？」

「T君，我告訴你呢，你等一歇，你看那幾隻獼猴真享到好福呢。女子婦人們都把果餅擲給他們喫，我想真是冤枉，連獼猴都夠不上，還活着做什麼？我此刻恨不得變了獼猴，跳進鐵網享受婦人女子們擲給我的定情物。」

「你又胡鬧了！怪道別的朋友都說你是急性鬼！」

「他們都不是真知我，T君，難道你還不知我的心嗎？」

T君緊緊的拉他離去鐵網，坐到人跡稀少的那邊露天椅上。他垂頭喪氣的摸出一支香烟燃上了亂吸，把畫箱脫下，放在地上。

「T君，我還有一件事情告訴你，說來真是太息痛恨。就是我前次和L君雇了一位Model，她的身段面容還可以，但她衣服很襤褸，她若是待我好，我誠心送她上等的

衣料。我看她可憐，所以問問她的家庭怎樣。她支吾不答。L君的日本話還沒純熟，她反而很有精神的和他談話。這也不要講，有一天我教她一同到銀座去玩玩，她要什麼東西，我可買給她，她拒絕我，我敬佩她，當她是一個清高的女子，但後來我親見她和L君手牽手在銀座一帶走呢！真氣死我！我便停止雇她，卒業製作也不畫了。我停止了她，L君可說沒有能力借某銀行的畫室，隨他們到別處去罷。」

「我以爲你卒業製作很要緊，你從來沒畫成一幀完全的作品，總爲了一些小事停止的，你把你藝術的天才糟踏了！」

「T君，說來真傷心，我的境遇，不使我完成藝術的天才。」

「你再雇一位別的Model，好好的畫去才是。」

「噫，我真灰心了！你救我罷！」他靠到T君的肩上，作長時間的呼吸，T君覺得他那種呼吸裏，有無限的悲涼。

「肚子裏餓了，我們到菜館去喫飯罷。」T君牽了他的手走出院子。

後來崔太始稍稍平靜一點，覺得T君的話還不差，便和他的同學S君商量，另雇了一位Model在S的寓所裏二人同時開始卒業製作。

S君和崔太始同學同鄉，又是此次將同時卒業，他也住在白山，離T君不遠。他的房間有八疊席，裝置得很精美。他又是一位很有面子的少年，也很明白崔太始的脾氣。他們雇了一位Model畫過二個星期了。

有一天T君從學校裏回來，到S君的寓所，看他們畫，只見一位姑娘披了寢衣，露出上身雪白的肌體乳房，斜靠在籐椅上，目不他瞬的鎮靜着。崔太始與S君離開幾步，裝了畫架，一心一意的調了顏色，進退瞄視：然後塗上顏色。他們見T君的學校已退課了，便也休息。

那姑娘脫下寢衣，披上自己的衣服，她拿了寢衣問崔太始說：

「崔先生，這件寢衣多少錢買的？」

「十二塊錢。在三越吳服店買的。這是最時髦的巴黎式的寢衣。」崔太始很得意

回答了S，一笑。

「我披了三個星期，很污的了。崔先生，你送給了我罷。」

「你要就拿去罷，我還去買一件新的才是。」崔太始很豪爽的應許送給她，她便說了幾句感謝的話。他覺得非常快活，以為她很有意思對待他。不像那時和L君同雇那一位擺架子。

T君見他們休息夠了，便也道別回去。

星期六的一天，T君得到崔太始發的一張明信片。

「今天我約Model到帝國館去看電影，你也同去罷。下午二時，在S君地方敘會。我們等候的呢。」

T君一看時計快到二時了，便換了新的制服，套上四角的制帽，到S君的寓所。崔君和那姑娘都在。S君也換了西裝，打算出門的樣子。崔太始見T君來了，便振起精神對那姑娘說：

「我們去罷。」

「崔先生，你饒恕我，我有別的事情，不能同你去了。」

「你應許同去，我如今約的朋友都來了。」

「崔先生，請你饒恕我這回子失約。」

「你不去也罷，我們二個人去罷。」崔太始覺得大失望，便拉了T君的手向S君道別，走到街道上的停車場站住了。

「我們倆也沒趣，不必去罷。」T君說。

「我以爲女子最賤，我的寢衣她歡喜的，我送了她，我教他去看電影，她應許了，又

變計呢。今晚本是某銀行宴會，我好好的辭去了他們的請宴，誠心領她去看電影，她真不受人看待的。」

「那你到銀行去赴宴就是，何必多說呢？」

「T君，你看呀，真氣死我呢！」

T君一看，S君與Model遠遠地向停車場來，崔太始一轉頭裝樣不見。

「我去了到銀行去了！T君，對不起你！今天虛約了你，再會！」崔太始說後拉上電車去了，T君一個人離去停車場便也回去。

第二天在某銀行的會客室裏，崔太始的親戚約摸四十歲，一望是很有經驗的人。他坐在大菜桌的主位。T君坐在賓位。崔太始的親戚把一張英文報遞給T君說：

「這是太始留給你的信。」

T君展開英文報一看，有幾個半紅半紫的大字寫着。

「T兄：你把我的心事做一首詩罷！沒有一個朋友知我的心，你是真知我者！太始留筆。」這一行字也不像用筆寫的，像用指頭寫的；也不像用顏料寫的，像用血寫的。T君雖有這種懷疑，但不敢直問。「那末，請先生把昨晚的事情講給我聽罷。」

「T先生，太始的脾氣真莫名其妙，你也明白。昨夜我們行裏春春季小敘，找他來敘一下，他興致很足。我們當然也很歡喜他。後來他就不對了！連喝數十大杯的酒，我們勸阻他，他也不肯聽。自斟自喝，喝到喝不下了，吐了一地。這也不必說。他便躺在沙發上。教他到寢室去睡，他不肯。客人都散了。我們也要回寓的，不能照管他，便教一個僕人看管。僕人看他呼呼的睡着了，自己便也睡去，後來不知他吐了許多的血，寫給你的東西，恐怕是用血寫的呢。」

「我看正是用血寫的呀！」

「今天僕人來告訴我這麼樣子，我嚇得跳起來。我看他已經不省人事了，連忙送他到大學醫院。」

「在這一間屋子裏吐的嗎？」

「不是，在樓上的一間。還有許多血跡，我們去看看罷。」

崔太始的親戚引導T君到樓上的那間屋子。T君只見沙發上的白絨上有許多血跡，靠沙發的壁上畫了些粗亂的畫，約略可以認出一個人，殭臥在地上，一個女子站在他的腹上跳舞。上面有幾個「崔太始卒業製作」的字樣寫着。

「那些怪畫也是用血畫的，大約他的神經昏亂極了。」

「我也這樣想呢。」T君回答了他心裏一陣寒慄，便與崔太始的親戚下樓，辭別他說：

「再會罷！我到大學病院去看他。」

石像的復活

(一)

宗老是一個基督徒，他在N大學專攻神學的；他並不老，不過三十多歲罷。以前的經歷，雖不知道；他到日本後的五六年來，撇開一切功名富貴婦人，祇管研求道學，勵行他所持的禁慾主義，他的朋友們因此都稱呼他做「宗老」。

他雖然生活在都會裏；白天到學校，晚上回到寓所；休假的時候，至多在寺院的庭前散步一歇。他的眼底，祇留得看不見的「神」，看得見的幾本舊書。其他的東西，從不值他顧盼的。

難得，今天幾個朋友硬要同他到美術展覽會；這是他平時痛恨爲裝飾的虛空的東西，他無可如何地，跟朋友去了一次。奇怪！回來的時候他竟買了一張裸體彫刻的影片；朋友們都笑他是「和尚開戒」了！他却說是爲了「夏娃」的像而買的。

他從不買這種畫片，住的房子裏，祇掛着一幀基督的像，除書籍中的插畫以外，再沒有別的美術品了。今天他買了這張裸體雕刻的影片後：晚上睡覺的時候，還放在枕邊鑒賞呢。

莊嚴燦爛的大庭中，白銀的圓柱，反射出一道一道的潔光；每根圓柱的旁邊，陳列着大理石的彫刻；望過去，正像有一種方錐形，包圍着幾位看客，沈寂無聲，都隱隱約約的若離若即。

宗老站在一處裸體彫刻的前面；凝眸的注視，她的地位，高不可攀；忽爾這座裸體的彫刻把一雙緊靠在手的手臂，微微的舉了起來，對着宗老沈重地點了一點頭；宗老

渾身的筋絡，都緊張起來，嘴巴裏的液沫也流了出來；他忍不住歌誦她了。

「……你甚美麗，你甚美麗，你的眼在帕子內，好像鴿子眼。你的頭髮，如同山羊羣臥在基列山旁。你的牙齒，如新剪毛的一羣羊，洗淨上來，個個都有雙生，沒有一隻喪掉的。你的唇好像一條朱紅線，你的嘴也秀美。你的二太陽在帕子內，如同一塊石榴。你的頸項，好像大衛建造收藏軍器的高臺；其上懸一千盾牌，都是勇士的盾牌。你的兩乳，好像百合花中喫草的一對小鹿；就是母鹿雙生的。……」（雅歌第四章）

「……你的大腿，圓潤好像美玉，是巧匠的手作成的；你的肚臍如圓杯，不缺調和的酒。你的腰如一堆的麥子，周圍有百合花。你的二乳好像一對小鹿，就是母親雙生的。你的頸項如象牙臺。你的眼目，像希實本巴特拉併門旁的水池。你的鼻子，彷彿朝大馬色的利巴嫩塔。……」（雅歌第七章）

他五二連編的背誦了幾章聖經；察察亮的燈光，慢慢的變成黃綠了，又慢慢的變

成青碧了，又慢慢的變成深藍了。

一個裸體的美人，潛下她苗條的身子，托出手來，重重的抱住宗老；宗老也伸出兩手，抱住她的頸項，頓然覺得有種重量，壓在他胸次；他支持不牢了，砰磅地一聲，這座裸體彫刻的大理石像，倒在地上粉碎了。燈光就此大放光明。

宗老喫了一次猛重的驚嚇；開眼看時沒有什麼，睡在六張簾舖的一間樓上；電燈沒有熄，對面掛的基督像，正在對他發笑。

他全身埋在被窩裏，祇露出一個頭；眼兒烏溜溜的望見室中的周圍；渾身是汗，加上不住的心悸，他再不能睡了。撐起身來，披了衣坐在褥子上；只見枕邊還留着一張裸體彫刻的影片；他隨手拿了這張影片，對她相了好久，便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好像是她。哦！我懂得了，不能說話，就是她的長處。」

「她祇是不能說話，但是一切一切都蘊藏在無言的沈默裏。」

第二天，他照常到學校裏，一位教授正在講耶穌降生的事——馬利亞感受聖靈懷孕的，說了許多學者的證明。他把教授講的話，一句一字的抄在筆記簿上。

他抄完了，又讀了一遍；總覺得將這些寶貴的光陰，消耗在虛空的，無謂的研究；未免懷疑了。別的功課，大多是這樣的；他也有同樣的懷疑。於是每到學校裏，便每激動他一次厭惡的心情。

星期日，他混在衆信徒裏，聽牧師說的信仰生活。他也覺得有點不自然，有點被束縛；仔細一想牧師的話，又覺得是武斷，專制的，愚弄人們的。他信仰的熱度也低降了。

他回到寓裏，翻看神學的書籍，也是無味極了。口裏念着，心裏不由得起了種種非難；到底拋去了才舒暢。

他漸漸的不歡喜保守向來的生活，簡直要反抗起來了。

(二)

一天早上，宗老覺得有一件緊要的事情；洗盥完畢，早飯也來不及喫了。套了外衣，匆匆地出門。跑到一處離開他所住的地方，有四五里遠的「雪川」；他找到橋邊的一所屋子，推門進去：

「這裏是中村夫人的貴宅嗎？」他問道。

「這裏不是中村夫人的！」裏面走出一位婦人，答應他說。

「那末，中村夫人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中村夫人麼？她從這屋子裏搬出去二年多了，她住的地方我們不知道。」

「她臨走的時候沒有對你們說罷？」

「說是說了的，但是我們轉去的信都退回來了。」

「那末請你把那個住址給我罷。」

「對不起，連那個住址也忘掉了；因為這些事也二年多了。」

宗老便也不再問下，告別了她出來。

他沿着「雪川」濱邊的小路上回去；旁邊大都是低小窄狹的貧民的草房，還停歇幾輛糞車。在這惡濁的路上，他慢滔滔的踱過去，想起三年前的事了。

「三年前，我寄住在中村夫人的家裏。」

「她們祇有母女倆，她的女兒苔子，從來不說話；她不能說話的，但是她時時對我點點頭對我笑笑呢！」

「有一天晚上，——在六月裏——我從外邊回來，我踱上樓梯，梯的右面是露臺，左面是我的房間；我眼兒一霎，她正是浴後，束了一條短裙，在臺上乘涼，她的頭部，她的頸項，她的胸，她的乳，她的兩條腿，都闖入我的眼兒了。只是一霎，她便避去了。從此以後，她送飯來，送茶來，比平時殷勤得多。」

「我呢！不知道爲了什麼？有時候我對她說話，她不能回答；只是呆呆的望我，我也沒法。時間的進程過分慢了，有別種的潛力，硬使我憎厭她的愚蠢；憎厭她的冥頑不靈；我於是搬了出來。臨別那一天，她還是對我點了點頭，笑了一笑。」

「現在我方纔認識，那種無言的沈默裏，包藏無數的一切一切啊！可是來不及了。」我踏上人生的半路了；有了這一點浪漫的機運又隨便給他錯過了；N大學的研究室，教會的禮拜堂，是我的墳墓；書本裏隨體佶屈的蛆蟲，把我青春的血都吸盡了。我在世界上，只賸一個骷髏，等於零的骷髏了。」

「我要鼓起我的勇力，舉起一雙僵了的手，在這墳墓裏挖一個空洞，逃出來。我不甘心長埋在黑暗無生氣的地穴裏；我要見見太陽光，我要找我的愛人。」

「我的好朋友們！我的恩人！你們引誘我到太陽光裏，拜見了有生命的大理石，使我的愛人再現，我要去找她了。她在一處地方，我知道的，我定去找她。」

宗老這樣自言自語的回到家裏。

他變換了平時的態度，把房間裏所有的書籍，一齊撕破了。把基督的像也撤去了。裝上一張裸體彫刻的影片，鎮天對着這張影片呆望；有時背誦「雅歌」裏的話，有時一個人在房間裏，好像有人在他的旁邊；他說一大篇溫和甜蜜的話，他說到高潮的時候，將室內任何的東西，搬到身邊，和牠接吻，挽着牠並肩的繞行室內；甚至抱擁牠，撫慰牠，當牠真是一個人；他刻意摹擬十年前在傳奇小說裏，讀過的那種種的舉動，委身供奉牠。

他住的房間裏，稀少的什器，十分錯亂；不像從前的整潔了。撕掉的書頁上面，寫着濃厚真摯的情書，塗滿了絲絲的破鋼筆痕，這些書他從前是很寶貴的。

他又買一束美好的信封；把一頁頁的情書封好，上面寫着「中村苔子親展」，祇寫這六個字；投到郵筒裏。隔了幾天，又摹擬她的口吻，回信也封好，寫着自己的地址，自

己的名字，投到郵筒裏。郵差送來後，他拆開來輪流地朗誦。

N大學的研究室，教會的禮拜堂，從前他准時必到，絲毫不敢疏忽的，現在他早忘掉了。

(二)

雪川的境內有一所盲啞學校，這是三年前中村苔子讀書的地方。女子部的門前，橫躺着一條康莊大路；兩旁排列了法蘭西梧桐；幽靜而嚴整，是雪川境內獨有的。

下午四時至五時，裏邊的學生，排一排二的出來，總看見一位三十多歲的人，身材很長，帶點駝背的；瘦削的面龐架上了一副近視眼鏡；穿的是N大學半舊的制服，手裏拿了二三封未寄的信。他站在校門前，向着一個個女學生痴望。

宗老每天在這裏等候，差不多有二個月了。

女學生們，看他也面熟了；她們出門後，背着他，和幾個同伴私下做出手勢，用指頭點到自己的面上，忽而胸上，忽而肩上，好像在譏笑他呢！但是他永不會覺得。

天暗了，一個個女學生也走完了；他於是把信放在懷中，兩手插入褲袋，聳起肩兒，一步一步的踱了回去。

過一天他又來這裏，照常站在校門前。

陰沈嚴寒的一天，法蘭西梧桐藏了他們的葉子，祇露出幾條枯枝。北風吹出沙沙呼呼的聲響，宗老還站在門前，單薄的外衣的高領，圍住頸項；兩手交藏在袖子裏，臉兒灰白，吁出幾口熱騰騰的蒸氣。一羣女學生，將走盡了；還不見中村苔子。最後有五六位女學生出來，他忍不住了，便鄭重地對她們行了一個鞠躬禮，然後問她們：

「對不起，諸位！中村苔子還在貴校讀書嗎？」

她們不會說話的，祇望着他，又對同伴做手勢了。

宗老一肚子的熱心，祇換得失望和痛苦；滴下了幾行眼淚。女學生們去得遠了，他纔沒精采的回去。

此後他不到這地方了，在室內總是自言自語；或者寫幾封信，約他所思念的中村苔子，到他的寓所來。他投入郵筒後，回到寓所，一聽外面閣閣咭咭的足音，他便說苔子來了！連忙出去接她。他不憚煩的，有過路人，總要開門去望望；而且屢次叮囑房主人說：「有人訪問我，我是在家。」

(四)

島國的春天，充滿了溫暖的太和之氣，青青的樹葉，粉紅的櫻花渲染這僞文明的都會，引誘人們到虛榮的市上去。

宗老也不能獨守在孤室裏，天天到熱鬧的地方；混跡在男男女女的一羣中，攢進

攢出，忙個不了；好像失掉了什麼東西似的，在那邊搜尋。

一天，他走到一家大公司的門前；他停住了。玻璃的壁廚裏，裝着一個女性的蠟人；和真的人一樣，穿的很講究的春衣；這是公司裏表明有這種新造的服裝。他注視好久，蠟人也無言無語的望着他。

一忽兒，這蠟人竟對宗老點一點頭，笑了一笑；他用手掌拍着玻璃，動也不動；他就路旁拾起一塊三角大石子，叮噹叮噹的敲擊這片大玻璃；不多時候，這片大玻璃砰碰碎了！公司裏的事務員，都出來查問；路人也圍着看他。

一位警察扭住宗老，盤問他何故敲碎玻璃；他說：

「他們把我的愛人藏在這裏，費了我好許多時候才找到，他們是強盜，奪去我的愛人；我自然要打碎這片東西，領她回去。」

四圍的觀衆都鬨鬧地大笑，愈聚愈多了。

警察便拘住他，扭到警署裏去；一羣好事者，也連一連二的跟着警察去，看我們的宗老了。

不久，聽說宗老被鎖在瘋人院；朋友們去慰問他，他不相識了。

鄉愁

(一)

「誰給你的信，瑞？」王君剛從內室出來，左手拿着一頂草帽，右手搭紐他腰間的紐兒，開頭問他的夫人這樣說。

王夫人坐在靠窗的書桌的正面，祇管看信，沒有回答他，但支吾了一聲。於是他隨便把草帽望頭上一戴，與頭部成了入字形；就此彎轉身來，將腕臂支撐住她坐的椅靠；低倒頭，下頷攔在夫人的肩上；他把夫人手裏的信，一句一句的念下：

「……瑞兒，你嫁後只回來了一次；差不多有一年沒見面了！你也時常想到你的

母親嗎？母親是孤零零的一個，自從你嫁了之後，更是無依無靠的了。這們的冷靜生活，怎得過去呢？瑞兒，你是曉得的，我一到了夏天，飯也不能多吃，加上心焦氣辣，我便要病了！無論如何，在這暑期中，你要回來一次。前次你來信說：你夫婦倆都不空閑；瑞兒，你不妨抽出一點時間來看看我；我在望着呢……」

「你母親來的信，老是這樣說的！」L君讀到這裏，夾了一句話，便整整衣冠，一望壁上的時計說：

「時間到了，今晚恐怕不能回來，瑞！」他告別了他的夫人。

「你看事做事罷！」L夫人拋了信，送他出門後，鍵住了門。

L夫人啞的伸了一次腰；擡上窗帷，開了電燈，還坐到原位；她把桌上的二幅信箋排好，平舖了一下；又從頭至尾細細地讀了一遍；再是一個一個字的相了好久。覺得在母親言外，有好多思索的資料。

忽然，她抬起頭來，屈着指兒暗算：

「有數的幾位，代替我母親寫信；他們的筆跡，我總是一望而知，毋須一認再認。」
她這樣想；又沈注着信上，一個一個字的認了一遍。

「可是這回的信是誰寫的？我猜不到這個人了！」她想不出來，只是東望望西望望的沒趣，她握住了拳，增高勇氣一般的，認真地注視信上；一忽兒像夢中囈語一般說：「唉：唉！瑞字角上的山字，是斜寫的；瑞字角上的山字，是寫得斜的……可怕！可怕……誰寫的，究竟是誰？」這時她全身的血脈一直流到眼兒裏；她的眼兒花了。靜歇着，閉住眼兒。

不多時候，她擦擦眼兒，拿了信到樓上的房間裏去。特地從箱篋裏取出一個封護嚴密的小包；她一層層的拆開，這裏是一捆舊信；她抽出五六封，一張一張的攤在桌子上；於是把她母親的來信也並上去，站在旁邊，不住的作比較的觀察。

燈光映耀她的臉兒，一層紅一層白，時時轉變花樣；她只是雙手捧住下頷，眼光直注到信札上；口裏嘶嘶地響着，像有多少驚惶的事情，在紙面上輝耀。

各封的信上，最顯著的是上面都寫着「瑞姐」，下面都寫着「秦舟」；其他一行一行裏疏密斜正是不等的。

她委曲地伏在桌上，似乎考驗論理學的三段法；指着每一個「瑞字」便付道：「瑞字角上的山字都是斜寫的，一個證據。」她又找出「冷靜生活……心焦氣辣……病無論如何……望……」等等的幾個字來，比了一下，付道：

「筆跡有點相像，二個證據……但是他的字劃是很瘦秀的，這信的字劃是很粗肥的。又是一個疑問。」她想了許多，重複看了幾遍，才收起這些信件；挑出母親的來信，把其餘的鄭重地藏到箱篋裏。

她坐在一張牀上，將二個枕头疊到被摺上，便橫靠下去；一次長時間的呼吸之後，

一重一重的思潮更奔騰而至了。

「我的猜度是失敗了，我想決不是他寫的；我母親也決不會教他寫的。況且他……他是死了的呀。」

「二年以前，我和L還沒成婚；我在此地讀書，與L的來往不過兼點親戚和師生之誼。這時我和他有三年不見了，他在日本讀書，也沒有信息；忽然——二年以前——L得到從日本東京的病院裏來的一個電報，說他是死了。」

「明明我親見這一紙的電報，L和他是同學，又是很知己的，至少也曉得我們事情中的一部分。我也沒有把悲哀放在表面上；祇是心裏明白罷。」

「在他沒有到日本的以前，他也勸我以後不要舊事重提；並且他託L安慰我，甚至他要成全我和L的前途。」

「二個人活在世界上，不怕不成，我情願等待着，等到老我也不懊悔的。偏偏他死了，我對不起他，他死後我的成見逐漸逐漸的打消了；固然我和L已成事實；我又對不起他，我們成了事實後也不很想念他了。」

她想到這裏，眼淚一點點的落下；她伏在枕上靠着枕子的面龐，被眼淚浸濕了；她還不住的想下去：

「現在的境遇，幾幾乎把以前的我轉變了，不但是對他，對我可愛的撫育我的母親，也冷淡了；不知爲了什麼？」

「究竟我和他是從小要好的；不消說是小時候一同玩的地方，一同說話的時候，常常到我的夢裏，就是後來我們玩的時間說話的時間少了，也是常常在夢中補足了。」

「奇怪，自從他死後，我不大夢到那些事；祇是他在日本病院裏死時的慘酷，倒也

夢見的夜間的夢，也不能保留得久遠；到了白天幹日常生活的一切時，那夢也忘記了。「我現在的處境，正像在白天裏幹些乾燥的日常生活一樣。以前是一個夢，回頭來一想我寧願在夢裏過去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他的母親死後，我的母親本來和他是表姊妹，很愛他的；他也當我的母就是他。我沒有兄弟，我們倆都和兄弟一樣。但是他在上海讀書的時候，人家說了他許多的壞話，我的母親便不相信他了。如今我偶爾回到家鄉，要聽他死後的情形，一個人也沒有談起；我要開口問母親，母親是不歡喜的，更教我去問誰呢？」

「我定要回去，不回去不成；我要打聽他死後的消息，他的遺骸運回到家鄉沒有，如果他葬在家鄉，我要到他墳上去走一回；也許可以給他在地下的一個安慰。如果沒有運回來，那更可憐了。一個活潑潑的年青人，孤冷冷地葬身在異國……………」

這時室內的空氣，好像止歇住了；時計點點篤篤的聲音，却比平時增高了數倍，直敲到她的心兒上，使她再不忍想下去了。祇是心悸和時計聲一唱一和，驚動了這沈默的長夜。

她有意無意的撐起身來，摸出一方手帕，抹去了臉上的一重淚漬，烏黑的眸子，望見了對面的許多什器，好像一個個的在責備她；她解去了外衣，熄了燈，暗地裏望生之樂園——夢境——中走去；這時候牀前的一道月光，很慇懃地跑了來做她前程的引導。

(二)

有一天的晚飯後，L君坐在書室裏，燃上一枝紙烟，舉起腕間的手錶一望，還沒到辦事的时间，他靜待着。

「夫人收拾好食具之後，就L君旁邊的一張藤椅上，猛重的坐下，發了一口嘆聲。」

「這幾天我看你有點不稱心罷瑞！」

「是的，我很想回到家鄉去一次；我很替母親擔憂。」

「那何必呢，母親總是這樣的。」

「不，我定要回去一次，或者與你同去。」

「那末等到我暑期學校功課完結了後去罷。」

「我等不到那時候，我想便要回去。」

「啊，你難道還是小時候嗎？想到母親，便要母親在你眼前。」

「正爲此，小時候想母親，大了忘記母親是不好的。」

「……我呢？」

「我打算好了，你吃飯暫時跑到學校裏去吃，夜間，你可找一個知己的朋友，到這

裏來伴你。」

「你要走，我也不能阻止的，讓我還想想看罷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L君辦事的時間到了，匆忙地出門；L夫人靠近壁間，翻開日曆一看：「今天十六日，從這裏到上海，上海到家鄉，四天的路程；至多二十一日可以到家裏了。」她這樣想，忍不住起了一種無名的興奮；無意之間，把二十一日那天的日曆，摺了一隻角。

車站的電燈光中，人衆的踉蹌漸漸地安靜了。汽笛「味」的一聲，站役一揮他的小旗子，龐然烏黑的火車就蠕動他的蛇足而遊行了。L君立在月台上，高舉他的草帽，向車窗裏露出半身的夫人說：

「早一點回來，路上小心些呢！」她望不見了，扭轉身來，整理了所帶的東西，坐定

後，靠窗一望，才覺得車子在黑夜裏肆其闊步。她又望望車中有的與同伴閒談，有的和她一樣是孤單單的，東張西望；她於是從荷包裏抽出了一本新小說來翻看。

第二天，她醒過來一望，在她的前面隔着五六個座位，有人對她揮手；她站起來，認真一看，是她五年前的女同學N女士。她想到那邊去與N女士同坐，把東西搬了過去，N女士幫助她弄好，二個人便同坐。

「N姊，你也回去嗎？我正苦寂寞呢！」

「我不是回去，我到南京去聽講，你是回去嗎？」

「是的，唉！我們多時不見了！我聽得你在女高師要畢業了。」

「真是說來慚愧，這回名義上是畢業了。」

「那末何以不回去呢？」

「我想在南京聽講完結後，便回家去。」

「你真用功，像我這樣的人，是廢物了。」

「那裏說，你是一個賢惠的主婦呢！」

「別調我罷，N姊！這回聽說你們到日本去過的嗎？」

「是去過的。」

「那末請你講些日本的風俗，給我聽聽呀！」

「我們去的時間很短促，也沒有什麼可講。」

「那邊我們K省的同鄉很多嗎？」

「總算不少，有二百多人；說起了同鄉，那時我們K省同鄉會，因為在文科大會裏讀書的一位同鄉死了，開追悼會；聽說他死後把屍體燒掉了！」

「嘖嘖嘖！」L夫人突然顯出一種意外的恐怖，舌子舐在上顎，發出他們的聲音。

「噫，在日本算不得什麼稀奇！日本人死了，都是這樣的。」

遠遠裏聽得嘈雜的人聲，說是轉車的地方到了。都會的風，吹斷了L夫人未完成的驚惶；她們和坐衆一樣的匆匆地下車去了。

.....

又過了一天的晚上，L夫人孤悶地坐在滬甯線的車子裏。她想起N女士對她講的，文科大學燒屍的事情。

「這怕是秦舟罷！.....」

「不是，他是一年前死的；不過至少他死後也是這樣辦了的.....慘酷！」

她闔攏了眼兒，這樣想，時時震顫她頭部；沒有睡覺的坐客，都注目她，以為她是着寒了，很替她擔憂。他卻還是不斷的想：

「一個活潑而有爲的少年，把他燒成灰，可怕啊！可怕啊！若是這樣，我還想上他的墓地，怕是徒然的了。」

她睜開眼兒，向車窗一望；一片黑漆的大地，重重的包圍窗子。車中人好像埋在地底，蚯蚓似的亂攢。

「我啊！我啊！恨不向窗外一跳，撲在黑漆的大地上，雨打也好！風吹也好！吹到吹到……混成一團。」

「像他那樣的人，可以這樣子燒掉了；沒有一點形跡留在這世界上。那末我還混在這裏幹什麼？請教幹什麼？要我自己回答！」

她一夜沒有回答出這個疑問；天明後，因為上海快車到了，她便想起所帶的禮物，應如何送給隣近人家，把她這個疑問暫時擱起了。從上海到她的家裏，不到半天的路程。所以她急急乎，在預備到家的事了。

一處高大而半舊的房屋，高聳在一個小鎮的市梢頭，裏邊的廳堂只賸幾張破舊的桌子和椅子，又薄薄的加上一層灰塵，顯出敗落的一種悲調。夫人回到這所——長大於此的——房屋裏已經三天了；廳堂右面的一間空室，光線很亮，後面的廣場上，時時送進夏天的涼風；她們母女倆正在這裏談話。

「好麻煩啊！一到家裏，便一家家的教我去吃飯。」

「噢！你已不記得了！你沒有嫁的時候，他們不來教你去，你還去得快哩！」

「不知道爲了什麼？現在覺得客氣了，他們更是客氣呢！」

「那是當然的，今天你休息休息才是；我看你有什麼不稱心罷？」

「不，我路上不慣；幾天悶在火車裏，還沒復元。」

「這回很好，難爲你得到我的信，便動身回來了。」

「我本想回來呢，媽媽！這次的信誰寫的？」

「我教舟弟寫的。」

她忍不住問了這一聲，聽得她母親答是「舟弟」二個字，她突然的，全身熱度增高了幾倍；忽爾眼前也暗了，額上滴出一顆一顆珍珠似的汗。她用盡氣力的壓下去，做出鎮靜，對她母親望着。

「舟叔寫的是嗎？」

「是呀，舟弟來，我順便教他寫的。」

她覺得更奇怪了，壓了去的熱度，又增上來；她的臉兒，慢慢地也紅了；手裏拿着的一把蒲扇，不住的揮，想扇涼這突然的熱度；她繼續又問下去：

「他可不是在日本三年多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這回暑假他也回來了。」

她聽到這裏，真是難受極了；想把死的事情講出來，又不好意思；又疑是在夢裏。她

母親的眼光逼住她，祇好敷衍下去：

「他還去嗎？媽媽！」

「聽說就要去的。」

「這二三天何以不來呢？」

「那天他替我寫信後，回去便發寒熱了。」

她聽到這裏，又不耐了；覺得一層層的痛苦圍住她，立刻想和他一見：表白這久屈的心兒。她率心地對她母親說：

「明天我想去望望舟叔，媽媽！」

「何必急急呢！」

「不，他是和L很知己的老同學；況且L有話對他說。」

「.....」

沈默了許久，她便找出些別的事情，和她母親談話；面子上露出沒有事的一樣。只覺得母親，這回好像和秦舟的感情恢復了；不說他的壞話，也不阻止她去看他；這是很奇怪的。歸根起來，究竟他那個人不差。但怎會有死的一回事，她總破不掉這個疑竇，愈疑又愈深了。

*

*

*

*

離L夫人母家有二百多步，是秦舟的住宅；在小鎮的南街裏。要是在露臺上，兩家可以互相望得見的。

秦舟睡在後面的小樓上，聽得下面有聲音；他的嫡母接待一位親戚的聲音；這位親戚的音聲好像很熟悉的。他不由得心悸了；樓梯上的足音，一步逼近一步。秦舟的嫡母，引導L夫人，到這小樓上了。

「瑞姐，你請坐罷！橫豎不客氣的，我下去教他們倒些茶來。」秦舟的嫡母下樓去

了。

「不必客氣，親媽！」L夫人阻止她一聲，覺得又爲難了；用何種話和秦舟說呢？不待她沈思，她已站在秦舟的床前了。

「舟叔叔，舟叔叔，你有點不爽快嗎？」她轉身向秦舟發問。

「瑞姐嗎……噢，謝謝你，請坐罷！」秦舟勉強坐起來，用單被裹住身體，沒精彩的低倒頭。

「舟叔叔，回國有幾天了？」她就在旁的椅子上坐下。

「不到半個月罷。」他斷斷續續的回答。

L夫人看他那種神氣，暗裏想：我今年二十四歲，他比我小兩年；但是他頭髮長，面龐比從前更瘦削了；幾乎像近三十歲的人了。薄薄的汗衫，更映出他的瘦骨嶙峋；語音也低微，一處一處都顯出頹喪的病的氣態。因此不由得起了一種悲痛的憐憫心。

一個婢女送了茶來，偷耽耽地向她望了一眼，便下樓去。

「瑞姐，你幾時回來的？」秦舟用枕头托在背後，舒暢地問她。

「我回來有四天了！」

「L兄好嗎？替我候候他。」

「他還是那樣，謝你！」

秦舟又低倒頭不問下了，好像很疲乏的一般，吁了一口氣。L夫人在室中一望，東壁裝着三四架舊書；靠南窗下的桌子上，攤了一堆西裝書籍。窗外可以望見田野，小邱叢林，寥落的村子，長浜的流水；「這是我多年前，時時與舟叔靠在南窗欄上頑玩的地方。蔚藍的天空依舊襯出這些景物，可是……啊！」L夫人想到這裏，以前的經歷，又一一重重的爆發了。她靜待秦舟提起以前的事情，那麼可以表白她抑屈在心裏的一切。她想「秦舟是一個熱情多感的人，少不得總要提起的；那麼我不妨把我的懷抱，和急電

報死的事情實說出來。」她想到這裏，總是一個疑團，又未便實說。

但是秦舟還是沒有話，夫人更無聊了；「怕他怨我罷！他所怨的是運命；那我怎樣安慰他呢？」她千想萬想，看看秦舟，那又是無力，又是冷淡；對她一點沒有表示。她忍不住又問下去：

「舟叔你在東京的生活好嗎？」

「說不定的，有時很快樂，有時很單調。」

「你何以這樣長久的時間才回來？」

「我本想不回來的，我也想不到這回有和你會見的一天。」

「我自從得到媽媽的信，一認筆跡，是你寫的；我所以趕急回來。」

「瑞姐啊！我的字與從前大不相同了，就是我個人也與從前不同了。到東京以前的我，我已經完全忘却；甚至當他死了。現在的我，是另一個；所以不很想回來，東京便

是我的故鄉。」

L夫人聽得這些話，想要表白的，又被他打斷了；並且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回話。秦舟仍舊低倒頭，靜歇着。

此時秦舟的嫡母上樓來了，L夫人和她談些別的事情；冷寂的空氣裏，又加上一層溫度了。秦舟欠伸了一次，把枕头疊過一邊，傾斜的倚靠着；望L夫人的側面。雖說他是心氣和平，少不得也有今昔之感罷！

——五六年不相見了，她披在額上的劉海，已束了起來；於是她的處女時代，也告了一段結束。面龐瘦削了些，修長的眉毛，烏黑的腫子，閃出一重沈默的情熱。談話時含有不自然的微笑。

——淡灰色絲織的上裝，寬大適中；玄色的裙子，配合得素朴而莊靜；這是賢明的少年主婦的象徵！

這樣子上上下下的，在秦舟眼裏溫過一遍；又聽她那樣和婉的聲音，清朗的調子；也鼓動他病的興奮了。但是他還是低頭責備自己：「關你什麼事呢？」

L夫人不好意思在這裏多坐了，秦舟的嫡母也在，並且所要講的話，也無從說起；便站起來告別。

「舟叔叔，你靜養後就會好的；我去了！饒恕我擾你。」

「那裏的話，謝你還來玩。」

「請你借幾本書給我看罷！」

「我的書堆在桌子上，你不妨自己挑選。」

L夫人站在桌子的旁邊，隨便一翻，都是外國文書，祇有三冊稿本，面上寫的是「生涯的一片」；她問了：

「生涯的一片是什麼？」

「那是在東京的雜記。」

「我很想知道一點日本的風土人情，可以借給我看嗎？」

「你帶去看也好。」

.....

他便帶了這三冊雜記下樓，秦舟的嫡母留她用點心，她也婉辭謝却了。她一路回去，一路想：「秦舟從前是熱烈的一個人，現在變了孤冷無生氣的了。假使不變我當時的成見，或者不至於使他這樣灰心罷！但是……我呢，爲一紙的電報誤了！我來不及安慰他了。這一紙的電報，何從而來的啣？」她愈想愈惱了。

L夫人回到母家廳堂隔壁的一室裏；母親不在，她把三冊日記放在桌子上，氣疼地坐下。桌子上有一封信，她拿來一看，署「L絨」的；這「L絨」二字，又觸着她悲

憤的機旋，全身的熾焰，一齊冒上；她並不拆看，把這封信撕得粉碎，團了一團，向窗外一擲。咬緊了牙兒，猛猛地向自己膝上擊了一拳！低低的自言自語：

「我還要看你無恥人的信嗎？……你簡直不是人，是——是禽獸！禽獸來的信，我還值得看嗎？」

「他死了？——明明他活着！難道我在夢裏嗎？不是，在白天裏，實在他活着——那麼一紙的電報，怕不是你假造的罷？」

「我假使不見這張電報，至今可問心無愧；他也不致於消沈到這樣地位；或者還有更好的現象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你……你無非要我和你結婚；你無非要破壞我和他的感情，打斷我思念他啊……啊！你的手腕太辣了。」

「你還算得人嗎？配得上做我的丈夫嗎？……你到鏡子裏去照一照罷！你那出毛

的臉兒……」

她滿面的痛苦與憤怒，一種被侮辱被欺詐的遺恨與反抗，橫在她的腦中；她兩手壓住胸部，眉睫露出一層男性的猙惡，在內室裏，又聽得她母親，指揮婢女弄晚飯；深怕驚動她的母親，勉強支持她胸中重量的震蕩。

她伸手取了三冊的雜記，是第三第四第五；便捨去四五二冊，先翻看第三冊；她一頁一頁的默誦過去。

她默誦這冊日記，不上三十頁，她的身體顫動了；她再不翻過去，祇是反反復復的默誦這三四頁；她更顫動得厲害了，還不斷的睜起眼兒，一個一個字的念下：

四月五日——在這春天的假期中；大好湖山，點綴着淡紅色的櫻花，青碧色的柳葉；和風暖日，氣象一新別人看來，總是千載一時，上天賞賜人們的一個遊樂時期；他們有父，有母，有妻，有兒女，有知己的朋友，有美滿的愛人；我呢！漂流在異國，

除了我個活屍 Living Clay 以外，都是死的東西；這春溫如禱的大地上，早不容我喘息匍匐的了。

古語說得好：「人非木石，誰不動情！」觸境懷人，也是情理中的事；所以我無日不想到瑞姐，料瑞姐也未必不想我，但是徒然的了。——她現在與 L 兄正是師弟；爲瑞姐前途打算，我深望她與 L 兄成了好事。我橫豎廢棄的了！不要因了我，使瑞姐狐疑不決，總要使瑞姐置我於度外才好；這是很緊要的事，我天天在打量那最好的方法。

好！今天才想出來了！我打了一個電報，給 L 兄說：「你的朋友秦舟昨夜十一時死了，他的遺囑教我們來通知你。」這是用了東方病院的名義發去的；瑞姐定會看見的，我深願與我的理想反背，使他因此斷念；與 L 兄的前途的進程，一點沒有阻礙；那我纔是安心的了！

今天——四月五日——我決不會忘記的。我死後有人替我編年譜，也不要漏去了這一天。」

她念完了，低倒頭，兩太陽埋在手掌裏。想像秦舟寫這段日記時的痛苦，與那種聖潔的絕望。秦舟的孤苦，舊情的奔裂，眼前的乾燥，方纔的憤恨，與對於L的誤解，一件一件的直闖入他的胸中，昇到腦裏，好像有無數的蛆蟲，擁擠在頭中啄她的腦髓。

「啊……啊！教我……怎樣好呢？」

她發出這些被壓迫而尖銳的低音，覺得頭部沈重極了；不由得一放手來，伏在桌子的角上。

她的母親急急從內室出來，驚惶地問道：

「爲什麼瑞兒！瑞兒你爲了什麼？」

她伏在桌上，一聲也沒回答。

二人之間

上

海邊小小的一個市鎮，大約有二三百家的人口；低小的房屋接連着排成一個字形。一所宏敞的廟宇聳在市鎮的後面，最算壯人觀瞻的了。十年前公家把這所廟宇改做了小學校；這鄉村裏鎮上的人們就有了他們的「洋學堂」了。

那是一年的新秋，小學校開學了；庭前四五株木犀，黃金般的發了花，周圍充滿了香霧，天氣還是很熱，七八個孩子在那邊玩笑。他們圍住了一個胸膛上帶紅肚兜的孩子發笑着。

「吳明，你今天爲什麼帶這紅的肚兜呢？那是女孩兒帶的罷。」一個孩子問他。

「可不是麼！我的媽媽說：那邊外國人造了一座高塔……」吳明說了指點東北的方向；他們一望真有個塔尖挺在雲霄裏。

「媽媽說要有關礙的，所以帶這紅肚兜避去災難。」吳明接着說了。

「有什麼關礙呢？」站在傍邊一個孩子問他。

「要死的！」吳明振起了勇氣，點一點頭說。

「王彥，你回去教你母親也做一個帶帶。」他們對着剛纔發問的那個孩子，同聲的鄙夷地說。王彥低倒頭沒有回話，祇把他的指頭咬在嘴巴裏。

都會的文明闖進這小市鎮來了。離市鎮不遠，新造了一所海底電線局，一座高塔就在這裏。這種神工鬼斧的建築，忽然飛到這荒僻的市鎮來；不要說村裏的人們，就是市民也大驚小怪，早有許多謠言傳播的了。王彥聽了吳明的話，懷着一層稀薄的恐怖；

回到家裏告訴了他母親。第二天他上學，便也帶了一個紅的肚兜，羞澀地跨進了校門。幾個孩子正在庭前指天劃地的講話。

「啊真的王彥也帶了紅肚兜了！」吳明拍着一雙小手，提高了聲音喊了；別的孩子們一齊都注目王彥，他只悶聲不發地站在旁邊。

吳明向着孩子們把嘴巴廩了一廩，又做了一個眼角；他們一個個的跑到王彥的前面，將他帶的紅肚兜扯了一下；他憤憤地說道：

「別胡鬧罷！」

「油瓶！誰同你胡鬧呢。」他們同聲的罵他，他又沒有話了。

（註：寡婦再嫁時，帶前夫所生的兒子到後夫家去，就叫做油瓶。）

靜默了一回，吳明釘了他一眼；裝做正經地向着孩子們說：

「我們唱歌罷……一……二……三」吳明又做手勢。

「油瓶碎！」孩子們趾高氣揚地應了吳明的記號喊了；這樣喊了四五次，王彥低倒頭知道是說他，雖然暗裏恨吳明，但是不敢放在面上。

「有一個孩子，他有兩位爹爹；呀呀呀！」吳明抬起頭向天喊了，又把他自己眼兒掩住。

「呀呀呀！兩位爹爹。」孩子們又同聲唱了，向着王彥做攤眼皮；王彥還是低倒頭忍耐着。

「王彥的爹是喫耶蘇教的。」一個孩子突然提出來告訴吳明這樣說。

「吓！耶蘇教裏的人捉了小孩子，殺掉了煎藥的。」吳明咬住齒兒慌張地說了；孩子們聽了都有點抖顫。

「這還了得！王彥的爹爹也殺小孩子嗎？」一個孩子問道。

「那會不殺呢，王彥的爹爹早晚要給官捉去哩！那時王彥也要給官殺掉了。」吳

明偷看着王彥，故意這樣說；王彥忍不住了，便號啕大哭，走出校門一路回去。吳明和孩子們望着他，還拾起小的瓦礫擲他。

過了一星期逢到作文課了，王彥從抽屜裏翻出一本作文簿來；沒有膽寫的幾頁上，都塗着「油瓶」二個字。他認了筆跡料定是吳明寫的；一肚子的怨氣，把他小小的心核漲了起來；臉兒飛紅了。他想告訴先生。先生把題目寫出了，在課桌的周轉踱來踱去，他的眼兒，便跟着先生的方向也來來去去個不住；他想站起來告訴，但是他的一雙足沈重地好像有誰拌住他；他打量了一回，覺得告訴了後，吳明總是同伴多，便要報復的，反而不合算；一鼓勇氣終於打消了。時間終了，先生在教壇上數卷子呢。

「王彥，你的卷子爲什麼不繳來？」先生問他說，他立刻想把真情告訴出來；但是吳明和別的孩子們都望着他喃喃地私語；他的臉兒紅漲得更厲害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「你做不出來嗎？你這不用功的孩子！」先生又對他說。他心兒上勃勃地跳着，不由滾下了幾點眼淚；吳明更得意的望着他又對同伴做眼角。

「下次不能這樣了，這回怨你，快去用功罷！」先生看他可憐淚人兒似的，寬恕了他。鈴聲響了，先生退出教室；他纔舉起右手用衣袖拭他的眼淚；益發忍不住了。呼吸也急促起來，幾乎要伏在地上了。吳明和他的同伴早已逃到休息室去。

有一天清早，吳明和兩三個孩子到學校裏，先生還沒有到；教員室緊鎖着兩扇黑漆的門。吳明顛起足根，撐在玻璃窗上探了一探；別個孩子在門上推了一推。

「啊，今天有數學的。」推門的孩子驚惶地說了。

「我還是算不出來，最討厭是李先生的數學課。」吳明接着說了，獨自走到教室裏，在教壇上尋到半枝粉筆，又回到教員室的門前，他用了粉筆在黑漆的門上寫了

「李先生喫糞」五個字。

「我們去罷，大家不要說穿。」吳明拉了同伴說了幾遍，便一同走出校門去了。過了一歇，吳明又同幾個孩子到校裏；王彥一個人靠在教室的走廊裏。他們在庭前拾了些碗片，在那裏括木犀樹的皮兒；忽然聽得皮鞋的聲音，在走廊裏來了；他們喫了一驚，把碗片望衣袋裏一塞。

「李先生來了！」吳明低低的說，果然李先生經過了走廊，沿着教室前的階石，向教員室去了。

「你們都進到這裏來，我有話問你們。」李先生回到庭前，向孩子們說了；孩子們跟他到教員室的前面。

「這是誰寫的？」李先生指着門上幾個白字盤問他們。

「我們不知道。」孩子們同聲回答了，李先生睜出猛狠狠的眼睛，望着他們一個一個。

「今天最先到的是誰？」李先生又問道。

「我來的時候，王彥已到了。」吳明這樣說，別的孩子也一個個的照樣說了。王彥知道禍根遷到自己的身上了，在抖顫着，一聲也沒回答。

「是你寫的罷！」李先生向王彥點點頭說。

「不……不是我……寫的。」王彥連舌子都顫了，勉強回答；別的孩子們都發笑着。李先生從懷裏摸出鑰匙，開了門鎖，拉着王彥推了進去。王彥面色青灰，毫無氣力的站在先生的旁邊。李先生拿了戒尺，把他的左手打了十板，又把他的右手打了十板。吳明和別的孩子都在玻璃窗外偷望着；吳明尤其顯出得意的神氣來。

王彥回到家裏，好像患了重病，肢體不由得痙攣起來；他想到學校裏的先生同學們，好像都是些夜叉，張開着嘴巴簡直要把他吞下。父親教他上學時，他扭緊了身子比尋死還要害怕了。後來他將一切的情由，告訴了他父親。他的父親是一個糖果的小販，

現下發了些小財；社會上因他操業低賤，所以都要欺侮他的，他早已信了基督教；此刻他也沒有別的法子，便和一位牧師商量了一下，把王彥送到上海教會辦的一個學校去讀書了。

不久，吳明也轉到城裏的縣立高等小學校去了。

下

吳明在上海英國人的一個公會裏，當文牘員半年多了。這裏正文牘長是英國人，副文牘長是吳明的中學校的老同學，所以辦事也很稱心。近來吳明的老同學，英國人很信用他，不久就要昇遷到別處去辦事了。他臨走的時候，曾經對正文牘長說過，將吳明的位置維持下去。

一天的下午，吳明聽得新任的副文牘長到會了；吳明便整了衣冠，到辦公室去見

他推進門去一看時，他原是十年前小學校裏的同學王彥。吳明立刻想退出來，但是已跨了進去，只得不安地向他行了一禮。

「啊，密司忒吳！你在這裏辦事，那很好，我們不會寂寞了。」王彥態度從容，又穿了新的洋服，儼然英國紳士式的氣度了。他握住吳明的手，這樣親暱地說。

「密司忒王，以後總得你指教纔是！」吳明審慎了許久，回答了這句話，臉兒微微的紅漲了，心裏刺刺似的不好意思。

「那裏的話！我們是老同學。」王彥更親切的說，可是吳明總覺得他的話雖是溫柔，而帶着許多鋒鏗似的；益發不安了。以後他們倆談了些別的話，各歸辦事室去了。

辦了兩個多月時，吳明覺得王彥雖是對她親暱而和善；他自己當着王彥的面，總像一個死了的河豚，找不出應酬的話來敷衍。他並不恨他，也並不感激他；只是對着他，心裏便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氣韻，把自己的感官都失掉了。

一個晚上，他在寢室裏正是納悶；王彥推進門來，拿着他白天裏所擬的一張公文稿，對他說：

「密司忒吳！你這裏用的一個 Cost 差了；應該用 Expense 的。這二個字好像同意義的，其實也有分別的呢！你以為怎樣？」

「那我重複看一遍後再說。」

「請你改正後，我便交給正文牘長去。」王彥說着去了。他將所擬的公文稿讀了幾遍，並沒什麼壞，他雖是曉得王彥是教會學校裏出身的，英文比他強，就想照他的話改正；但是他又讀了幾遍，也覺得沒有什麼重大的關係；這些小地方他還用心，未免有意吹毛求疵，就算差了，甯使差去；他心裏不願意王彥來指出他的差處，更不願意照王彥的話改去；於是他仍然把原稿交給了王彥。

王彥得到這張原稿後，又讀了一遍那一個 Cost 沒有改正；他想自己看差了，再讀

過一遍，總覺得不很妥當；就此交給正文牘長未免有點不鄭重；他想大約吳明還沒看出差處，沒有改的；終於他把這個字改正，又爲吳明重謄過一遍，交給正文牘長去了。

過了幾天吳明患了熱病，王彥時時去望他；最後王彥勸他進醫院，他不信任王彥的話依舊耐着病體去辦事。王彥又勸他休息，他更恨了！以爲王彥或者因的他病而故意教他荒廢職業；乘此可以告訴正文牘長吳明不忠於職務的話；但病一天重一天了，辦事都勉強不來。王彥看他可憐，終於爲了他雇了一輛馬車，送他到王彥的朋友任院長的一個醫院裏。他心裏果然不願意去，但也沒法；臨去的時候他還託王彥提出他所管一部分公文，每天教人送到醫院去。

王彥看他這樣熱心職務，病裏還要辦事情，更是同情了。每天所有的事情，王彥抽出時間代他辦完結了，不使人拿去擾他的病體。他進醫院有一星期了。一天王彥去看他；王彥推進病室，看他那般枯樵的神氣，料不會立刻起牀；暗暗地爲他憂慮。

「密司忒王！我請你把我所管的公文教僕人送來；你爲甚不應許呢？」吳明開頭便問。

「啊！你須靜養，不必掛念職務上的事情；你名下所辦的事，我已爲你代辦了；你安心靜養罷。」

「不，我自己要辦的；無論如何你教人送來纔是。」

「何必呢！密司忒吳，我還有空閒的時間，爲你辦了可不是一樣的嗎？你儘管放心罷。」

「我所辦的事總須自己經手的；所以你要應許我呢！」他似乎更堅決了。王彥以爲他的性情固執，百般的婉勸他也不中用，後來胡亂應許了，便辭了回去。

吳明很不自然的射出一線憤鬱的眼光，送了王彥出去；他益痛恨王彥，以爲王彥有意騙他；恐怕把他的公事攔起了，縱或爲他代幹，免不得要故意弄差些，正文牘長因

此把他的職務辭掉了！他靠在病牀上，兩眼看着雪白的帳子；愈想愈難受，好像有數十支針，密密的刺在他的心窠裏。他恨不得立刻到辦公室，把幾天的公事去辦好；即使王彥爲他代辦了，他也恨不得立刻去審查一下。這樣想去，他埋在被窩裏的半身，轉側地亂翻，幾乎把一架鐵牀要扭倒了。

靜了一回，他又想到前次爲了 Cost 與 Expense 一個字，沒有改正交去的，如今正文牘長也沒有話。這是顯然王彥處處懷着鬼胎似的尋他的短處。他更想到王彥位置比他高，薪俸比他厚，覺得自己在別人家的指導之下，不由得悲感重重的壓在他的胸上；呼吸萬分的急促了。

「吳先生，請你嘗藥！」一個看護婦拿了一瓶藥水，推進門來站在他的牀前說。

「什麼藥？」他吞吐地說。

「這是昨天院長給你診過後，照他方紙上配的藥。」看護婦站於桌子的旁邊，一

頭斟出藥水一頭說。

「你嘗呢，吳先生！」看護婦端了杯子給他。

「我不要嘗這種藥。」他搖搖手說。

「那末你要嘗什麼藥？」

「什麼都不要。」

「吳先生那是不行的，你嘗過這些藥，你的病就會好呢。」

「不但不會好，我嘗了這種藥要死的！」他說到此地，看護婦暗裏發笑，以爲他神經昏亂，便把藥杯放在桌上開門去了。

吳明伸出手來，拿了藥看了一下；又望桌上一頓。他自言自語地說：「院長的藥這決不是好東西！我不要嘗，我什麼都明白的。院長和王彥是朋友，所以王彥要教我到這裏來；哼！真料不到王彥這個人，他要殺我！他一定和院長商量過，用猛烈的藥來殺我。用

這樣法子來殺我，他不會有罪名了；他多麼厲害！我決不會中他的毒計。」

他愈想愈奇了，此後看護婦端上來的牛乳、牛肉、水果等類，也不敢嘗了；無論一點小東西，好像都藏有殺人的能力。意外的恐怖，包圍着他，他的病不見得好，住在這個醫院更不安了。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，轉了別的一個醫院，他纔稍稍稱心了。

不久吳明的病好了，仍然到公會裏辦事；他差不多有一個月不到會了，一切的事情，都是王彥爲他代理。這一個月的俸給，王彥仍舊送了給他；他把這筆款項分償醫院去，先前的醫院因爲是王彥介紹的，院長免了他的費，仍把這些費用送還了他。

近來他的病雖是好了，可是神經還不很清楚，辦事往往有差誤的地方；王彥總是幫助他，他總不願意王彥的幫助。有一天他失去了一張一千元銀行匯票；他記得沒有交給會計部；在辦公室中找了一下，又在寢室中找了一下；無論如何小的地方也找過，終沒有得到。又問了會計部，也說沒有交來；他更加着急了，辦事室與寢室中，把一切

東西都翻倒了，仍然不見。過了二天，毫無影跡；王彥聽得這個消息，到他的寢室去望他；他正是坐在牀口上，嗚咽地啜泣。

「密司忒吳！你不要這樣，慢慢地總會尋到的。」王彥安慰他說。

「這還了得，明天就交付的。」

「你還仔細尋一下才是！」

「我什麼地方也翻過了！」他更哭得厲害了。

「不妨事的，明天我到正文牘長處爲你担保；你尋得後交出，尋不出來再想法子；此刻雖是着急也沒有用的。」

吳明默不發聲，祇是哭泣；王彥又譬解了一番。

第二天到了，他也不請王彥去担保；恐怕王彥在正文牘長前說了壞話，反把這事弄糟。他沒有法子了，便獨自去告訴了正文牘長。正文牘長是一位板方的外國人，聽得

他的話便不信任地；說他不細心，定要他賠償，否則也要削去他的職務；他百般的請求，他終於不應許他；沒有商量的餘地了，他纔退了出來。

他氣悶悶地回到寢室，想到那兩個條件。那有一千元去賠償，他想祇好休了職務罷。這時王彥從正文牘長處也聽得了，忙的趕到吳明的寢室，他正在整理他的行李。

「密司忒吳，我對你說我可以担保的！你一個人去說，那便糟了。」王彥真誠地對他說。

「事情橫豎到這樣田地了，我不願人家担保。」

「但是還有挽回的可能！我這裏尚有一千元，可以借給你；你去賠償罷！我這筆款你將來餘裕後還我也好。」王彥說了，從衣袋裏摸出一把鈔票遞給他。

「不必！不必！這筆款你自己收好罷；我本來不願在此地辦事，我決計不要你幫助。」他搖搖手也不接受他的鈔票，一口拒絕了他；王彥以爲他的脾氣古怪，也就罷了。

過了一天，吳明的東西都搬出了；祇有一輛黃包車等着吳明坐上；王彥一路送出吳明，順便問他：

「密司忒吳，那末你前途有了事情嗎？」

「沒有地方去，祇好餓死！」他像帶着譏諷的神氣說。

「這樣我可以介紹你到工部局去辦事，你願意嗎？」

「我不願意去，並且不願意你來介紹我；我情願餓死的。其實你不必親近我願恤我；我不歡喜你的親近，你的願恤！你盡量的報復，我是早已預備你報復的。」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密司忒吳！你對我有甚麼仇怨嗎？以前的一切我都忘了。」

「我還沒忘記，你怎會忘却的？不必說了，再見罷！」到了大門的階段前了，吳明堅決地說後，坐上黃包車去了。

王彥悵惘地望他的車，出了甬道，便也沒精打采地回到自己的室中。他靠在沙發

上閉了眼兒，用全副的精神，想去解釋這場疑劇；但地總想不出什麼來，只隱隱地覺得有一層不透明的物體，介在他們二人之間。

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初稿於白山

水汪汪的眼

第一部 初戀

有一年的夏天，夕陽紅得像鮮血般的在地平線上流淌。何本從一個小鎮的市梢出來，急忙忙地向那不遠的村子走去。他是一個九歲的孩子，在這暑假中天天出外頑耍，好像野馬出了籠子似的；他的父母也漫不管他，任他所作所爲的。他走近這村子了，於是沿着田陌，繞到村子的後面。這裏一片草原上，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農家女兒，看守住一頭^山綿羊，口裏在唱歌；何本在她的背後輕輕的走上，她沒有覺察，何本將她的辮兒拉了一拉。

「是誰？」她回轉頭來，「你嚇死我了。滾，滾，我要告訴媽媽的。」她舉起右手，掩住眼兒裝做哭的樣子。

「毛大，毛大，你別要哭！你哭我不和你要好了。」何本說了，心裏有點驚慌；像石像似的動也不動，凝視着她。過了一歇，她放下了手，嘻嘻地笑了；他才放心，便一同坐在草地上說話，毛大對他說：

「何本，你總是騙我的！你說有個痧藥瓶送給我，你帶來了沒有？」

「我帶來了。」

「放在那兒呢？」

「在我的袋裏。」

「那末你送給我呀！」

「不，在這兒不送你，到一塊地方去送你。」

「那一塊地方呢？」

「那邊竹園裏。」

「那末教我的羊怎樣呢？」

「我先去等在竹園裏，把你的羊牽了回去，馬上就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毛大動身，把她的羊牽走了；何本跟她進一個村子的後門。

天光漸漸地暗了，在幾間破屋的後面，一處叢竹插滿的林中，颯颯地搖出涼快的晚風。何本一個人，偷脫脫地穿過林子進去，找到一處亂柴堆；他就躺下，二足靠在二株竹上，口裏咻……咻地叫着。一忽兒毛大來了，走近何本，他就拉着她說：

「你也坐下罷！」

她靠近何本的左邊坐下，和他睡的姿态側對着，她微笑着問他：

「你允許給我的那個痧藥瓶呢？」

「因為你不和我要好，我不送給你了！」

「我和你要好的。」

「那末你和我一同睡在這裏。」

——她便並着他的肩兒睡下，於是何本從袋裏摸出一個方的小瓶授給她；她把這小瓶兩手捧到眼前，借了日光已盡的餘輝，注視了一下；好像得了什麼奇珍似的撫弄着。這時何本抱住她許久許久了。

「毛大，你爲甚還穿的開襠褲呢？」

「呀，呀，你別要摸我呢！人家怕癢的。」

「你癢不關我呢。」

「呀，呀，我要喊了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」

「你還不放手嗎？」

天光更加黑了，遠遠地有種聲音在喊着：

「阿毛大！阿毛大！」他們倆嚇得一聲也不做，靜靜地聽着；毛大推了何本的肩兒說：

「媽媽在喊我了，我要回去呢。」

「我也要回去了，門口有狗的，你送我到門外罷。」

.....

隔了兩三天，何本在街頭又遇見毛大了。她提了一個筐子回去。何本跟在她的後面，漸漸離去市街。這是一個下午，太陽熱烈地曬在他們倆的身上，汗流滿面；他把右手的衣袖，一面揩汗，一面問她說：

「你們那邊的田間，有白娘瓜嗎？」

「有的。」

「那也有像買來的甜嗎？」

「比買來的還甜呢。」

「我們同去採罷？」

「不要被人家罵的。」

「不要被人家知道就是了。」

毛大走近自己的村子了，就不作聲響；何本有點着急，便低低地問她：

「你不和我一同去嗎？」

「我要把筐子放到家裏才得去呢。」

「那末我等在這兒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何本找到一處有樹蔭的，靠在籬笆上發呆，他看她從側門裏出來，站住了轉了一個身子，像在做尋他。

「在這裏！」何本說了，毛大便走近他；指着向西北的一條田陌上走去，不多時光，他們倆站住了，毛大扭着他說：

「這裏王家伯伯的瓜田，定會有好東西呢！」說了指着不遠的瓜棚給他看。

「去採罷！」他說了拉着毛大跨到田間，毛大還瑟縮地向四面望了一望，纔一同走進；到了瓜棚的旁邊，便一同蹲下去採拾。

他們倆的衣襟裏，兜滿了白娘瓜，露出驚慌的樣子，踏上了一條小路，向着不遠的別一個村子走去；踉蹌踉蹌地背後像有人追襲他們，他們也不敢回視。

村子的近旁，有許多成蔭的大樹；把銀矢似的陽光遮蓋住了。涼風吹到左面的一

片河溝裏，清清的水兒在微笑。他們就在這河邊歇息，把白娘瓜堆在草地上；何本揀了二個，走下河灘洗淨了一下，用一雙手捧住，大嚼了一陣。毛大也照他這們辦了。一會兒，八九個白娘瓜都到他們倆的肚子裏了。

何本脫去了一雙鞋兒，赤着足，坐在河灘上；二足升到水裏，攪個不住。毛大站在他的旁邊呆望着。

「喂！毛大，我們忽一個冷水浴罷？」

「那是不行的，要沈死在河裏的呢。」

「沒有這種事的，你看這裏很淺，我一雙足伸下去，就有泥漿泛上來。」

「你不怕落水鬼嗎？」

「這裏沒有的，有了落水鬼牠會變一雙紅鞋，或是一朵鮮花浮在河面的，你看這裏沒有這種東西。」他說完了，就把他的上衣下衣一齊解掉，跨下河去；他托出一雙小

小的腕臂，像翅膀似的泳上去，於是河水沒到他的頸項；他得意地對她說：

「毛大你也來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！」她站在河灘上，發出一種驚奇的神情觀望他；又像替他耽憂，時時發着寒顫。過了一歇，他泳回到河灘來，「喔」的一聲，他一滑足半身橫在泥土上，半身浸在水裏。毛大忙的用了全力拉他的手，纔上到灘來；一個赤裸裸的身子，背上和臂兒上腰裏，都塗着泥土了；他不由得呱呱地哭起來了。

「教你不要下河去，你偏不聽！」毛大帶着怨聲羞澀地說了，便解去自己污穢的一襲上衣，把他的泥塗處揩拭乾淨；又柔順地將何本的下衣，交給他穿上；而且替他穿上那件上衣。於是她赤露了上身，挾着自己污穢的上衣，催促他回去。

這時陽光漸變得很微弱，和他們倆同樣顯出掃興的神氣。

第二天早上，何本牽了他的母親的衣角，站在大門前，候那副糖糕担。那些上市的

人們，過了不少，却瞧不見一個賣糖糕的。有一個中年的農人，提了菜筐，慢慢兒走近他們了；他先和何本的母親招呼了一聲，然後從筐中拿出二塊糖糕，含笑地送給何本。

「小弟弟，昨天你在忽冷水浴。這是動不得的，下次別要這們做！」他把糖糕送給後，勸告他這樣說。

「真的嗎，在那兒？」他的母親發出驚問。

「我的阿毛大的衣服，弄得一身污泥；但是，師母他不懂事的，不要去責備他。」他說了便辭別他們回去，這人就是毛大的父親李正常，他歷年替何本家裏做工時，總帶着毛大到何本家去吃飯的；他們二家是很熟很熟的賓主了。

自從這一次，何本被李正常揭破了罪狀後，他的母親便天天看管他，不許他一個人出門，他像犯了什麼大的罪過，和住在監禁裏一樣。

第一部 不可思議的魔術

何本從小學校卒業後，考進了中學；他離去家鄉，寄宿到上海快有五年了。今年他長到十六歲了，混在這個煩熱的虛榮之市裏，也不覺得甚麼有異。有時他隨着同學們在幾個著名的女學校前，徘徊不已；但他的心中還忘不掉毛大。

他想到近二三年來，暑假回去，偶然看見毛大，也一年長大一年了；就是在中途遇見，二人都含着羞澀的神氣，過路人似的不招呼了；李正常雖是還來做工，可是不帶她來喫飯了。

他又忘不掉的，遇見她時，她總不敢正視；而一雙水汪汪的眼兒，流轉得非常神秘，使他的心情也流蕩不息。她的一雙水汪汪的眼兒，套上了一副橢圓形的面架；如果加以美麗的裝飾，穿了貴重的衣服，也是一個繁華場中的尤物，何致委在蓬蒿之間呢。

春天張着她的催眠的羅網，處處使人疲憊，無力；他對於學校裏的功課，毫不關心，

鎮天的發些無謂的空想。

有一天，他和幾位同學，在四馬路的一帶書店裏閑逛；他們買了許多新出的雜誌小說，何本也無意之間買了一冊「秘術一百種」。這一天是星期日，他回到學校的宿舍裏，坐在床上把那本「秘術一百種」翻看。

他突然注意在目錄上的一條：「夢中與所思人相會。」於是他認了頁數，平心靜氣地躺下去，隨後翻到這一頁上，這裏說：

「用四方的白紙一方，將天竹枝的根，和自己剪下的頭髮，包攏來藏在枕邊；不使別人知道。夜間就會與所思人在夢中相會。」

他看了這一段話，便反覆沈思；他以為這個方法並不煩難的，心中躍躍欲試了。於是他乘着他們晚飯的時候，一個人到校長室前面的花壇上，掘了些天竹枝的根；忙忙的歸到寄宿舍，照書上的一個方法弄妥了。他雖是犧牲了一頓晚飯，覺得毫沒有損失的。

樣子。

他心裏懷着一種歡喜，又躁急，又不安，弄得坐也不好，立也不好；甚至像手足無所措的樣子。睡眠的鐘聲響了，他纔安閒，好像解去了一件重大的心事；他忙的攤了被褥，垂下帳子；他在帳中還注意同室的人覬覦他沒有？像是帳中藏了一件無價的奇珍。燈光熄了以後，他稍稍清淨一點；輕輕的在枕邊探索一下，那個紙包沒有逃去。於是他的頭擱在枕上，動也不動，心裏一刻不停的默念着：「今夜夢中與毛大相會！」念了又念，念了又念，差不多快念過五更了。

這時他覺得有些疲倦了，便朦朧地睡去。忽然他好像在故鄉的一處廟宇的廣場上玩，看見毛大在前面走過，他忙的喊她：

「毛大，毛大！」

「哦，你幾時回來的？」她回轉身來走近他。

「前天回來的。」

……

他覺得毛大一點沒有變更，還是五六年前的樣子；於是他拉了她的手，進到一所高大的殿堂裏；又走到裏天井，進一間藏柴槁的小屋子；他們倆坐在柴槁上，發見了許多喫的東西：什麼餅乾呀，蜜糕呀，什麼水梨呀，蘋果呀，堆了一大堆。他們倆歡喜極了，不管是誰的東西，拿來任意大嚼。

這時他的一雙眼兒，紅赤赤的癡望着毛大；顯露出一種性的饑饉，生理上的機能也突然奮發了。他一看對面的毛大，眉兒眼兒什麼多美；她像會到何本的意思，也露出種種的媚態，於是他像奔牛似的撲上去……：啞的一聲，把他驚醒了；他依舊在寄宿舍裏；日光浸到窗上了，他忙的換了衣服起身。

他到洗漱處去，幾個同寢室的人，正在談論他昨夜怎樣夢囈，怎樣呼喊。他像負了

重病似的，沒有氣力和他們爭論；心裏只是藏着一個秘密，始終驚異那本秘密書上的神奇。

以後他的早熟的心情中，生起了一種無名的煩悶，把他的胸次圓滿地佔據住了；他昏昏然中酒般的不能自主，他的纖細的神經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

第三部 死與熱病

何本在上海的一個中學裏畢業後，他又考取了北京的N大學，在北京混過了五年，好像昨天的事。今年在N大學畢業了，他的年紀也長到二十一歲了。自從他到北京去後，這回暑假畢業回來，算是第一次歸到故鄉。

天氣煩熱，他也不想往外，祇是在家中看書消遣；就是親戚朋友們來問候他，他也覺得乏味極了。他雖是二十一歲的年青人，但是幾年來經過都會的豪華，一切希望盡

付烏有了；回想起來祇有些悲歡離合的薄影，現在的情懷，較中年人都平淡，幾乎成枯寂的老僧了。他覺得在家鄉住在與市聲隔絕的老屋裏，非常稱意呢！

一天下午，他挾了一冊外國文的雜誌；在走廊裏赤着足，靠在藤椅上休息。歷年替他家裏做工的那位李正常來了，走近他招呼了一聲，手裏提着什麼東西似的，往內室去；一忽兒他回出來，欣欣然問何本說：

「小先生，你纔回來的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多年不見了，你長得這樣大，我聽說你要做官了？」

「那有這樣話。」

「你別瞞我，你小時候我常常抱你買糕餅給你喫的；現今你做了官，你要薦我做

一個管門人呢？」

「像我這不懂事的人，那會做官呢！」

「不，你看那方言館出身的人，都做官了；你別客氣。」

.....

「小先生，我聽說你的媽媽選了H鄉桂翰林的小姐，給你定婚了。」

「不，不.....不！」

他一句話答不出來，他的胸中千情萬緒，亂絲般的纏擾着；李正常看他沒有神思，便辭別退下。他稍稍鎮靜了一點，他想到李正常的額上，刻着一條條深刻的皺紋，露出他的勞苦一年年增進的特徵；不由得起了深的同情。他的話多少帶些應酬味，然而對於何本的熱愛，期望，一種純朴而深厚的高誼，使何本感激無地了。

這幾天來，何本每天聽得像李正常那樣的話；尤其今天他起了一種特異的感情，
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忠厚的長者們喲！像我這樣一件廢棄的東西，不配你們的厚愛，也不配你們的期望。啊，我恨不得把十年來的無聊，放浪，盡情的告訴了你們，你們定會拍案大呼，把我罵得鮮血淋漓。然而我那有勇氣來告訴你們，驚動你們純樸的精神，使你們爲我抱着失望，憤恨，不平，憐惜。我也沒有這個忍心，你們也不要掛記我這無益於你們，也無益於世的破東西喲。」

他說完了，又想到訂婚的話，立刻聯想起那位李正常的女兒毛大好像站在他的前面，一雙水汪汪的眼兒，對他凝望着；他昏醉得不成樣子，像是渾身汨沒在她的一雙水汪汪的眼兒裏了。拍的一聲。他手裏拿的一本外國雜誌落下了，驚醒了他的。一剎那間的迷幻；他覺得仍是一個人坐在藤椅上。

這時他的母親移了一個凳子來，坐在他近旁；他裝做沒有事的樣子接待她。她是一個中年的仁慈婦人，對他望了一望，心裏覺得異常歡喜；便問他說：

「本，你身體舒服嗎？」

「我覺得回來了很好。」

「一個人第一件幸福，是沒有毛病。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你回來的半個月以前，這裏時疫毛病流行得很厲害。」

「沒有人家遭難嗎？」

「有的，鄰近的王伯章也死了，張師父也死了；西村的楊阿二也死了；就是剛纔來的李正常的女兒也死了。」

「那個女兒也死了嗎？」他聽到這裏，非常緊張，像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。

「是的，也是死在時疫裏的。」她的母親說完了，就有僕人來喊他們去晚飯，把這個談話折斷了。

他一個人睡在一間空曠的寢室裏，明月照在對床的紙窗上，銀灰色的，慘白色的，好像幻了一雙水汪汪的眼兒對他瞭望。窗外的夏蟲聲，唧唧地，啾啾地，好像幽魂的哭泣。他想到死去了的毛大，不由得悲感並來。

「唉，你這活潑潑的處女，瞑目長眠了！你這無罪的處女，竟會瞑目長眠了啊，舉世都是行尸走肉們，扮出了男女老少，熱鬧地演那怪醜的喜劇。天啊！天啊！你還留着我做旁觀者嗎？可是我看厭了，聽厭了；你快來引導我到所愛的人前……」他默默地自語了一回，左右轉側，通夜沒有睡覺。

第二天清早，他穿了衣服，一直踱到門外，沿着市梢西往；走了二百步的光景，西村——毛大的村子湧在他的眼前了。他十年前時時和她在這條路上來往的；道路沒有改變，他的伴侶已成陳死人了。他站在路傍神經遲鈍，忘記到這兒來幹什麼事了。離他不遠有兩三處新封土的墳墓，送到他的眼前；他纔想到來找一個毛大的墳墓。他想：這

兩三處的新墳，不知道那一個是毛大的？滿貯着一腔眼淚，灑到何處？他忍不住了，一滴一滴的落下來，順了風兒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像你那樣的人會死嗎？真是天道逆行，無所忌憚，怎不令人切齒痛恨呢！」

「你死了，我纔覺得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；我在這裏對你懺悔罷。我自從離去故鄉，起初幾年，我還把你的影兒藏在心坎裏；刻刻不忘；後來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，漸漸的淡下去了。我在一個大都會裏，一時被妖豔的婦人戲弄玩狎的時候，你定在空房哭泣啊，我還有怎樣的面目來見你呢？」

「如果我不離去故鄉，不進學校，我想我現在也是一個少年農人；我娶了你，何等美滿，何等甜蜜，你也不會死，我也不會漂流到這樣田地啊，學問有何用？徒然擴大了人的空虛的奢望，把一切美好機緣投在枯井裏了。」

「求你饒恕我罷！求你饒恕我罷！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有幾個上市的人，在這路

上經過。他止住了聲息，欠伸了一回，裝做深呼吸的樣子；村子的矮屋濃蔭，背後襯託着一片無涯的田野，一絲絲的田陌網羅般的呈在他的眼前；他喝了一服自然的清涼劑，似乎清醒了一大半。遠處一個年青的女人，慢慢地走來；穿的素色的上衣，烏黑的裙子；她一雙圓活的眼兒，上下莫定，時時注望他；走近了他，便低倒頭看在她自己一雙高高的乳房上，害羞地繞道過去，進這村子的前門。他呆呆的目送她進去，至於不見；他發着寒顫，又是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依舊一雙水汪汪的眼兒……她是毛大……是了，她沒有死……她明明死了，除非……除非我見鬼了……不，不，白天裏那會……」他斷斷續續地說了一番，交着二腕抱住什麼東西似的，一雙脚也笨重不靈；他心裏起了一層無名的恐怖，鼓出殘餘的勇氣，走回家去。

他的母親正是候在門外，教他去吃早飯；看見他這副神情，有點奇異，便問他：

「老清早你到什麼地方去的？」

「我去散步的。」

「你覺得冷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今天見鬼了！那個李正常的毛大，在我面前走過。」

「那裏是鬼呢？」

「你昨天說她死了。」

「不，毛大沒有死，毛大的妹子死了。」

「她沒有妹子的罷？」

「你出門了多年，當然不知道她有妹子的；毛大今年春天出嫁的，她的妹子也有六歲了，恐怕你完全不知道呢。」

「是嗎，是嗎。」

他聽得這番話，心裏放寬了一些；但是神經麻木，祇是發出不自然的乾笑聲。一忽兒全身的的血液，都聚在他的腦髓裏，一步緊一步的震蕩着；他的眼前暗了。

當夜他發了熱病，直挺挺的躺在床上；閉了眼兒，任那急促的呼吸，安排他的腹部運動。他的深紅的嘴唇，半開半閉地時時顫動着。在這模模糊糊的燈光裏，他只見眼前，周圍充滿了無數的小的大的水汪汪的眼兒；那些水汪汪的眼兒，又像變變地飛來飛去，無孔不入。他在靜候着這一場妖異的究竟。

百足蟲

一

紀愷在淞滬站下了車，混在人衆裏溜出來；他站住了，無意識地將他的手錶向着壁鐘對照了一下——時間還早——他這樣想：第一去拜望新交的女朋友邁貞，第二去訪問多年闊別的老同學談甘；這二件使命同時湧上他的心頭，於是他轉身走了。

他懷着幸運似的心裏裝滿了稀有的歡喜；沿着柵欄朝東，盛夏的太陽一步步的逼着他，他一點不掛在心頭。

但是不好意思罷！對於她的母親，她的弟妹妹們當怎樣應接，使得他們歡

迎我常去，倒是一個很難的問題，他想到這裏心中未免蒙了一層稀薄的不安。但他仍然前進，寶山路過了，靶子路來了。他拋去了剛纔的念頭，沿街張望過去，口口里三個字突然止住了他的足步，他從這條里裏進去，又暗地裏念着：「五十八號，」念了又念終於他找到了。

他站在黑漆的大門前，舉起右手把他的胸次撫了一撫，然後篤篤篤地敲了銅環，裏面就有人來開門，他便脫了草帽。

「邁貞在家嗎？」他問了一聲，站在天井裏，開門的女孩子一聲不答，忙的逃了進去；接着一個中年婦人出來招呼他到客廳裏坐。他把草帽放在茶几上，又複問一聲：「邁貞在家嗎？」

「她便會來了。」中年婦人說了，吩咐女僕倒茶進紙烟。

他坐下一望室中的陳設雖是不十分雅緻，却都是紅木的東西，其他的裝飾也很

值價的；隱隱約約舊家的一種表示充滿在室中。中年婦人將桌上的信件紅帖子一類的東西收拾一下拿了進去，對紀愷說：「請坐。她便會來的。」

紀愷想要回答的時候，邁貞出來了，與紀愷行了一個禮。

「弟弟在哭，他又要和我纏擾了。」邁貞退下幾步，向着已進內室的中年婦人說了，又回出來向紀愷說：「我想教我的弟弟一同出來見你，他害羞起來了，並且和我纏擾，脾氣真壞。」

「孩子總是這樣的，他幾歲了？」紀愷心裏覺得非常滿足，因為得到了這些意外的談話資料。

「他是六歲。」

「上學了嗎？」

「還沒上學。」

「剛纔一位是你的母親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我沒有招呼她，真是失禮！」

「不必客氣的，你從吳淞來嗎？」

「自吳淞來的。」

這時邁真的母親領了她的弟弟靠在屏門柱邊，她的兩個妹妹牽住母親的衣角，在偷看紀愷；女僕端了二杯蘇打水，分給紀愷與邁真。

「弟弟來喝嚀嚀水。」紀愷拿了杯子向她的弟弟說，又做了個手勢給他，她的母親在慫恿他。

「是嗎，這位先生多麼親切，快來給他接一個吻！」邁真便走近她的弟弟，彎轉腰來教他出來，他低倒頭藏在屏門後，不使紀愷看見；二個妹妹在笑他，他更是咕嚕地扭

絕她，她於是憤憤地說：「好了，不來請教你了，以後你也不要到我跟前討東西喫罷。」

紀愷默默地看邁貞對她的弟弟，忽而殷勤，忽而憤恨，那種活潑的精神，好像樊籠裏的飛鳥，令人摹擬不來的。他又想到她的輕盈的體格何等動人，宛如依人的小鳥，在落漠的生涯中少不掉這種的伴侶。她的母親領了弟妹們進去，於是他清醒了些，邁貞靠近他坐下。

「你的兩個妹妹在那個學校裏念書？」

「她們在附近的C女學校裏，上學了半年便停止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們的父母不很歡喜進學校的，像我起初，中文先生英文先生都請到家裏來教的。」

隨後他們倆談了些平凡的閒話，紀愷便辭別她，她送到他門口說：「我四時後在

靜安寺路的號裏，有便請過來玩。」

紀愷在街道上踱過來，又想到這次第一回到邁真的家裏，一種周圍的氣分很不壞；沒有上過學校的女子，有這樣的個儻，真是出人意料的前幾次到靜安寺路她的父親開辦的一處棉紗莊裏，她幫助她的父親應接客人，也井井有條；實在她有幹濟之才。這時他對於這位前途大有希望的邁真，又是羨慕又是禱祝；若有人做了她的丈夫何等美滿。這些零星的空想，把他一剎那間的內面生活充實了。

N旅館裏的一室，桌上滿拋着水菓蘇打水；電風扇迅速地在旋轉着。紀愷坐在桌前，翻看繪畫的書籍，他多年闊別的朋友談甘躺在牀上，看新聞紙。祇有電風扇的機聲破這岑寂的下午。談甘本是紀愷小時的同學，在上海時他們倆有種習慣，白天裏一同玩，晚上二個人到旅館裏對床閒談，一連四五天，等到錢沒有了才分途回家。有時候紀愷對談甘說：你何不變了一個女子，有時談甘對紀愷也是這樣說。五年前談甘到日本

去讀書。紀愷在交涉使署當書記，五年中從來沒有通過一次信，二人的消息大家不知道。這回紀愷接到談甘回國的信，突然想道：我以為他死了。他懷着一鼓熱忱去訪問談甘，談甘也握着他的手說道：我以為你死了！然而二人的歡喜就在這裏跳躍不住了。紀愷對着電燈一望，又看了看手錶，懶懶地把書籍掩攏，向談甘說：「我們到外邊去喫晚飯罷，今天看來免不掉做個東道主咧！」

「那何必呢，就在這裏喫一點罷。」談甘在牀上翻了身說：

「不，還有一位女朋友，乘此機會教她來談談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你不認識的。」

「你的朋友屈指可數的，那有不認識的道理。」談甘說了從牀上坐起把兩掌壓在太陽裏想下。

「你不要去想，想也不來的，等她來了自會看見的。那末喫京菜嗎？」

「不，我歡喜喫閩菜。」

「那末到消閒別墅去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快走罷，晚了沒有好房間的。」

「慢一點，有女客我要換衣服的。」

「算了罷，她未必就歡喜你。」

「那裏的話。」談甘感到些說不出的興奮，就把香港布的下裝換了白畢幾的結了領帶，套上了法蘭絨的上裝，戴了草帽；對着衣鏡相了一歇，便跟着紀愷動身下樓去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請客票發到靜安寺路去了，他們倆在消閒別墅的一間幽靜的室內，吸着紙烟，走

來走去祇望邁貞快來。

僕人來回報後，邁貞領了她的弟弟便進到這間室裏。紀愷替邁貞與談甘介紹了一下，她的弟弟祇是羞澀地藏身，在邁貞的身後；紀愷便請邁貞和她的弟弟談甘坐席，然後自己坐下。上了菜，大家一頭喫一頭談些閒話；紀愷邁貞都在殷勤她的弟弟，談甘但望着邁貞出神；他看她素樸的裝束，伶俐的體態，在她的言語舉動之間，流露出久年相違的一種——祖國情調——華夏美人的優點。他箸頭上的菜物也忘記嘗口了。

紀愷指着談甘對邁貞說：「這位談君向來在日本留學的，差不多去了五六年，這回第一次回國。」

邁貞點了點頭問談甘說：「談先生在日本什麼學校讀書？」

「在東京的A大學裏讀書。」

「學什麼科？」

「學的文科。」

「日本人對留學生感情什麼樣？」

「普通交際不算什麼壞。」談甘嚙嚙地回答她的時候，擔心夾進日本話；因此他想祖國交際場上，失了他的雄辯的地位，不由得生出了些小小的悲哀。

這時邁真的弟弟指着談甘，低低地問她說：「大姊，他是日本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他是日本人，前年到我們廠裏來過的，你忘記了嗎？」她這樣答了，她的弟弟祇望着談甘，把他的指頭咬在嘴裏現出驚異的微笑。

「前幾年我們的紗廠裏，和日本人交易為數很大；差不多每天有幾個日本人到我們廠裏來。那時他還小——從抵制日本貨之後，交易就此斷絕；但是有幾位交情厚一點的日本人，依舊親戚一般的來來往往；並且他們每次來帶一點日本的糕餅送給他；所以他聽得了日本人非常歡喜。近二年他們回國了，他仍是念念不忘的。」邁真這

樣申明了後，她的弟弟低着頭在打她。

「你的弟弟可算小賣國賊」紀愷說了，談甘邁貞都笑起來，

「說起來有件笑話，今天可好請教談先生了。」

「新年的元旦，有個日本人到我們廠裏，走進來恭恭敬敬地對我說：Omedeto

Gozainasu！弄得我莫名其妙，沒有法了，只好也還敬他說 Omedeto Gozai ma

su——這句話到底什麼意思？」

「那就是恭賀新喜的意思，」

「那末我的答詞應該怎樣說？」

「就是還敬他這句話。」

「幸而我還不差，其實當時不過一種無意識的效尤罷了。」邁貞得到談甘的解釋，心裏充滿驕傲的氣焰，只是沒有放到外面談甘在驚奇她的聰明，紀愷與邁貞的弟

弟同樣覺得這是沒意味的話柄。

晚飯過後，他們同到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天韻樓去散步；在涼亭裏坐了一歇，談甘和紀愷送她姊弟倆回到靜安寺路的號裏後，就此慢慢地踱回到N旅館。

晚上十點過了，街上盡量的喧聲不絕；他們倆熄了燈，各自躺在相距咫尺的牀上。月光從玻璃窗外照入，像是慶祝他們恢復舊有的奇特的友誼——二人在談話。

「老談，我第一次碰見她時，她就曉得我有妻的了。啊啊！沒有希望了。」

「你第一次碰見，何須說出這種話。」

「那時她的弟弟也在，我說我的兒子也這樣大；在這裏說起的。」

「你怎會認識她的？」

「我的表弟介紹的，他也做棉紗莊生意的，和她們同行，往來很親密。」

「她的學問怎樣？」

「她沒有進過學校，中文英文是從前專請先生教的；雖是沒有大不了的學問，而見識很高，非常聰明的人。」

「沒有進過學校，倒有這樣的個儻靈活！」

「她的家庭與環境和平常女子不同，她的父親是個富商；盛時有幾處很大的紗廠，在商界上名望很大的，聽說從前她的父親當她做男兒的，從小穿男裝，十五歲時就幫助她的父親應酬客人，又隨着她父親到過北京長春長沙廣東等處；前年她的父親虧了本，就一蹶不振；她面子上雖是很快活，心裏也非常懊喪。」

「現在她幾歲了？」

「二十歲。」

「沒有未婚夫嗎？」

「沒有——我也認識了一個月還不到，我到她的號裏有二三次了，今天又到過

她的家裏，她的父母非常的和藹可親。奇怪！她明曉得我有妻兒的，對我還是很好，在她的父母前對我也是一點沒拘束的。」

「那是友誼的。」

「老談，我是沒希望了，你還有這個資格去做他的丈夫。」

「不要打趣罷，我是飄流了多年，青春的時期快錯過了。」

「她在商界上本來交際很廣的，所以男朋友很多；假使別人得了她，我就要變爲陌路人了。如果屬於你了，她與我仍然是一個朋友，還是你去進行！」

「哦，剛纔在天韻樓她招呼的男子有五、六人，我正在奇異。」

「那就是……不過她是看不起這般人的，她近年來很愛好文學，所以教我的表弟介紹相識。」

「那末她沒有情人嗎？」

「怕沒有，我前幾次試驗過了，不過底細我也不大明白。」

「紀愷，像我們這類人不適宜了；商界的青年何等漂亮！恐怕她的眼裏未必有書生罷。」

「你還夠得上他們，你年紀還輕，有家產，又是留學生，丰采也好，正是翩翩公子！

……」

「莫再打趣了！」

「真的，我望你成功，不但望你，並且扶助你成功；我若在你的地位，早已進行了，實在我很歡喜她。」

「那我何必鵲巢鳩占呢？」

「不，我和你一體的，我的生命可以說寄在你的身上；你的得失就是我的得失。」

「這種話你去對她說罷。」

他們談得倦了，便各自建造甜蜜的夢境，在這裏成就了他們日有所思的一切！上的聲音沒有了，祇有二人枕邊的手錶聲咄咄地嘆息。

二

紀愷的寓所在北車站的附近，離邁真的家也不遠。第二天談甘便從N旅館搬住到紀愷的家裏，白天裏紀愷到交涉使署去幹公事，談甘鎮天的坐在紀愷家看書，他好像不耐到外邊去奔走；天氣又是這樣熱，使他神經昏亂，身外的一事一物都有催眠的引力似的。等到晚上清醒了，便同了紀愷到靜安寺路去訪問邁真，一同到天韻樓去乘涼，或是到電影院去看劇，——差不多每天這樣按着課程去做的；三人中有一個有事了，纔間斷一、二天。

邁真同和他們二人玩的時候，有時獨身，有時帶了她的弟弟，若是帶了他的弟弟

回去，總是到靜安寺路，二人一同送去，她的母親也在等候着。有時她的父親也在，總是非常感激他們二人的，因為談甘逢到她的弟弟同來，總要買許多東西送給他。她的弟弟不來的時候，她回去時是到靶子路的；平日她有種習慣，不喜歡坐電車，也不喜歡坐黃包車；二人也徒步送她回家，談甘照例買些喫的東西帶到家裏，送給她的弟弟；所以她的弟弟對談甘的感情，格外甜蜜。他的微小的心情中，又經驗了當年日本人對他的情意，他於是信實談甘是日本人了。邁貞和她的父母本來很愛這孩子的，因而對於談甘也加上了一層的厚意了。

月亮浸在黃浦的江心，這兩個月裏，岸上稀少的行人中，時時夾着談甘紀愷和邁貞的影兒；這是他們送她回去的時候。由黃浦灘折返蘇州河畔，沿河兜到靶子路她的家裏，每次回去總這樣繞遠走的。他們在路上有時談一點笑話，有時評論人家，有時談些身世的事，為悲為歡沒有一定。在這裏紀愷幾次勸邁貞和談甘東渡，她有點動心了；

她也願意照辦了；但是要求她父母的同意。她回去說了以後，她的父母要晤見紀愷和談甘當面商量；於是約了一個日子會面。

這約好的一天，談甘和紀愷到邁貞的家裏，她的父親有事不能回來，他的母親對紀愷說：「她說要跟談先生上日本去念書，這是一樁很好的事，她的爹也應許的；可是她年紀還輕，事理不大明白，而且她還沒有和人家做親眷……」說到這裏又向談甘：「一切的事總要請談先生照料的。」

「伯母你盡量放心，這位談君是非常忠實的一個青年，近來我們一塊兒玩，邁貞一定會知道他的性格了。」紀愷這樣說，望着談甘。

「女子上日本去讀書的很多，去了之後，她們另外有女子的寄宿舍，也非常便利，伯母你放心罷。」談甘這們說了。她的母親便笑着答道：

「橫豎費你的神，你好好指導她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媽媽你既應許，那末是了！別多說閒話。」邁貞在旁邊覺得沒意思落場，便這樣打斷了他們的談話；於是攔起了這個問題，講些別的，一忽兒他們便辭別了出來。

他們二人在路上談這件事。

「紀愷，我以為這事不會成就的，真是出人意料的了。」

「我早料到順手的，邁貞對於你本來沒有問題；你看她母親的話裏有多少深意。啵啵啵！……的幸……運來了。」紀愷向談甘說到這裏，面上露出一層沈痛的歡喜。

「這原是你的力量，他們也只信實你的話。」

「這倒是實在的話，雖然我從此沒有罣礙，以後要變成你們倆的保護人了。你記得嗎？平時你和她戲謔的時候，她總是來告訴我的，你們去了以後，她受了委曲怕也會寫信來告訴我的。啊！我何等的可誇呀！」

「回國有二個月了，快要東去了，這二個月中怎知道有這樣的收穫。」

「老談啊！只是苦了我，從此人間天上，你們盡量的歡樂，我是盡量的苦難。」

「你的器量本來很大，同時也極小。」

「這是所謂聖人凡人的中間，介着一個我。」

「那你應該做聖人。」

「可是根器太淺呢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他們覺得愈談愈遠了。

紀愷提議選擇一天，到離去吳淞不遠的一個小城裏去玩，當是臨別的紀念；談甘與邁貞也很同意。

這一天他們約了，同往北車站乘上吳淞車，邁貞和談甘並肩坐着，紀愷在她們的

對面占了一個座位。他看看他們，只是低了頭一聲不作的在想——有一天在邁真的家裏，她的母親教她的弟弟來招呼我們，指着談甘說：「叫這位哥哥，」指着我說：「叫這位伯伯。」啊啊！我只是比談甘大了七八年的年紀，他就占有銜頭……有一天她的母親教她的弟弟來給我們接吻，他祇是給談甘接了一個吻，便不肯到我這裏來，啊啊！你這小小的一個，誰教你這樣的，除非有運命的主宰……有一天談甘偶而發熱，在痰中咳出血來，邁真見了告訴她的母親，第二天她的母親見了談甘，教他如何休養如何服藥，如何細心，如何防遏，真是體貼入微了。啊啊！我所有的一切隱痛，有誰知道呢……他這樣溫過了幾件刺心的事情，火車已到炮台灣了。

他們下了車，紀愷最先跳下月臺，接着談甘也跳下了！邁真立在月台上喊着，談甘便轉身過去抱了她下月臺。紀愷祇望着發呆，這時一羣黃包車來接他們三人，他們選坐了，車夫飛也似的向着不遠的小城裏去。

三

這所小城，從前紀愷與談甘曾在這兒念書的，所以很熟悉；他們走進南門，那些陳舊的店舖像是舊相識，邁貞也稀罕的瞭望着。穿過了西門，走進古廟似的一所書院的舊址，他們就在這裏歇息。

天光晚了，這久已空曠的書院，尤其顯出荒涼岑寂。他們從客廳裏搬出幾把藤椅坐在庭前；甬道的兩旁樹木花草，蚊蟲在這裏奏出微細的音樂。僕人端了茶來，紀愷一喝而盡。像從夢裏醒來，睜出眼兒向着談甘與邁貞望了一歇，便又吩咐僕人弄酒菜。邁貞並坐在談甘的傍邊，教他唱長生殿的歌曲。

「今天是七夕，唱這曲子很好啊，我三年前在這裏一個人孤寂地住了十多天，

『風靜小庭鬢泣夜，

月明古寺鬼窺人。

這就是那時候得到的二句詩。紀愷說到這裏，邁貞不由得起了寒顫；她忽而離着坐位喊道：

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」說着把她的裙子亂撲，一條七八寸長的百足蟲落到地上，談甘忙的踏了一腳，她接着說：

「我最害怕是百足蟲，小時候幾次被牠咬傷皮膚。你看牠的身體踏做了二段，還會蠕蠕地不死呢。」

「這是所謂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！」談甘插了一句話，她由是很命地去踏了幾腳，紀愷又呆了，「啊，這是我的運命！」他想要說出，終於止住了。

僕人在庭前燃上了燈罩，搬上酒菜。邁貞覺得這時有異樣的歡樂，她和談甘講些日本的事情。紀愷有時插幾句話，總是不很高興似的。後來他興奮了，祇管喝酒連了十

多杯，他的臉兒蒼白得不成樣子，眼淚一滴滴的落下來，被邁貞與談甘也覺察了，便勸阻他，他不但聽，並且喝得更厲害了。談甘抱着了他，吩咐僕人撤去酒杯，他纔伏在檯上嘍嘍地大哭。

邁貞看了這種情形，心裏便不舒服起來；想要回去，而紀愷的哭聲更加大了。談甘扶着他離去酒席，開了走廊的側門，踱到草地上；邁貞跟在後面。紀愷對了天空的明月，忽又發笑起來。邁貞便說：「我心悸還沒止住，你真嚇得我死去活來！」

「小姐，對不起……」紀愷向她鞠躬賠罪，他便揮了臂兒，蹣跚地上泥山去，談甘忙的扶着他。

「回去罷，回去罷，上山去幹甚麼？」邁貞又驚惶地喊了，紀愷不聽，她沒法，祇好拉了談甘衣角一同上山，到了山頂上，談甘依舊找着他，他又向了天空自言自語地說了許多悵的話。

「不如一死！不如一躍而死……痛快，痛快！」最後他喊了，想要躍下，談甘止住他了。邁貞催促談甘扶他下山，他還是三翻四覆的不願意去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今天我乘興而來，料不到如此田地的。」邁貞抱怨地說了，紀愷聽後，便順從着談甘下山去；回到客廳裏，整了衣冠，便雇了車子回到炮台灣。

曠野的夜風把紀愷的酒意吹醒了一半。他們坐上火車，這一廂車子裏，祇有他們三人；紀愷伏在案上瞌睡，對面談甘和邁貞並坐着。他們倆的面龐與面龐緊緊地貼住，在商量下星期到東後的事。然而紀愷時時醒來，偷望他們倆的。

倏忽地路程經過了一半，紀愷醒得多了；他望着窗外蒼茫的夜色，迅速地過去，大地與他的心情同樣的沈默，孤冷。回轉頭來，看見談甘與邁貞甜甜蜜蜜的低語。他想：雖然我在這裏，他們倆的心目中早置我於度外的了；想到這裏對他們鄙視了一下；不由得心裏起了抱恨他們，懷怨他們，厭惡他們；這些意念在他的心裏醞釀許久，終於生出

仰慕他們，助成他們的反感。車子忽然停止了，他的心潮也止住了。

他們在北站下車，他們倆依舊送她到家裏；這時她的母親候在家裏，聽得紀愷酒醉，就拿出醒酒的藥品給他喫了，他捧了頭兒在思度，坐了一歇，果然覺得更清醒了。由是辭別出來。

冷落的街道上，聲息全無；他們踱回去，談甘走在前面，紀愷憤懣地在他的背上擊了幾拳，他回過頭來說：

「你爲什麼打我，你又醉了嗎？」

「不。我早醒了，你們在車子裏好快活呀！我要報復。」

「那你盡量報復罷！」

「別生氣，說說笑罷了。」紀愷憤懣的神情又平和了。

「其實……」

「好朋友……」

第二天紀愷害病了，他不能起床，一間狹隘的房間裏，他的夫人侍候在床前，談甘也在，但看着紀愷睡在被窩裏，二眼深深的陷下，發出微弱的目光，他對他的夫人望了一望說：

「有了你我總沒有出頭的日子了！我全身痛苦，都爲有了你，啊啊，你這前世的冤魂！苦擾到我這般地步。」他說後又轉身背着他的夫人，他的夫人祇是默默地流淚。他又回過來斷斷續續地對她說：

「然而我孤負你了，你爲了幾個孩子，天天辛苦，從沒享過怎樣的樂趣；怎樣的華貴；你尊我如帝王，你自視如婢僕；我真對你不起……我太忍心了！我的病好了以後，定然和你到外邊去玩……」他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，便如睡非睡的沈默着。談甘覺得沒意思了，也退出去。

過了兩天，他的病越發厲害了；他的夫人，在外室調藥劑。談甘坐在他的床前看護他，談甘靠在床架上，看書，時時注望他的面顏；他醒過來，看見談甘，便又興奮起來；想要爬起來，可是沒有力量。談甘止住了他，他睜着眼兒，落下幾點眼淚，搖搖頭對談甘說：

「朋友，這回我不會好了。如其我死了，你趕速想法與邁真實事實，我在陰間還會幫助你們；若是她為別人得去，我要化為厲鬼，弄得這一個人不死不活的受活地獄朋友！你別要忘記呢。」他說後，又像清醒了一些。

「不關緊的，你安心養病罷！無論如何我總聽你的話……」談甘沒有答完，他又昏昏陣陣地說亂話了；他的話也聽不懂，只是模糊中帶着「邁貞」的名字。

又過了兩天，談甘到紀愷的家裏去望他，覺得他的病更厲害了；談甘叫他，他停了腫子凝望，已昏迷不省人事。他的夫人坐在旁邊流淚，把一張破紙，遞給談甘說：

「請談先生看一看……他昨天夜裏寫的……寫的甚麼？」談甘接了看下去。

「邁姊我的運命正是你所畏懼的百足之蟲，我現在死了，可是還沒有殭，我所等待的，要你在冰冷的臉上，給我一個熱烈的吻，那末我便安全地殭去。我所請求你的，我想你或也願意的罷！談君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和他是一體的；將來你與他成了事實，也可說是我的幸福；有他我雖死如不死，我這請求你的，諒他也不會阻止的罷。——啊，末日臨到我身上了，我祇渴望着最後的溫慰。」

紀愷上」

這些話寫在紙上，字跡潦草，談甘認了半天才得看完；臉色蒼白，心中不由得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。勉強把這信摺袋起來，回出去，想到邁貞家裏商量。待他跨出門口，忽然紀愷夫人的哭聲發作了；大約紀愷在這時物化了。

十二年十二月三日稿

古董的自殺

B君在宿舍中，沉悶極了；他從書架上取下了幾種書籍，翻了這本又去翻別一本；他沒有多大的心緒看書，祇是把那些書籍的插圖略看了一下，便拋在旁邊了。樓梯上有沈重的腳聲和口笛的微聲，一步一步的逼到樓上，他便開了窗子，向着上樓的一位說：

「老李你見過那位新雇來的侍女嗎？」

「沒有見過，來了嗎？」

「來了。」

「那讓我放去了東西再講罷！」老李說完，便向B君隔壁的一室裏走進，解去了外衣制帽，把書包隨地一擲，便回到B君的室中。

他們倆對坐在席上，中間介着一個火鉢；B君把鐵箸措撥炭火，老李開口問道：

「那個怎麼樣？」

「不消說，也是個古董貨。」

「那是我早已猜到的。」

「又是鄉下人，初次到東京呢。」

「你問得這樣詳細，幹甚麼！」

「不，因為她的話不是東京話，乘此聽聽口音。」

他們暫時沈默，老李吸着紙烟空想；B君將火鉢上架着的開水壺拿下，沖了二杯檸檬茶；二人便呼呼地喝了一陣燈光亮了，一個女子拿了一張晚報送上來，她跪在老

李的前面說：

「以後請照料。」

老李應酬了一句回話，她便下樓去。這時老李現出驚愕的樣子，問B君：

「是她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真是古董店裏尋出來的。」

「但是她很懂得禮儀呢！」

他們倆笑了一陣，一忽兒這個女子又搬上晚飯了；B君把五角錢給她，教她去買水果。

他們倆喫過了飯，又沖了兩杯檸檬茶喝了，大家都有點興奮；就此亂吸紙烟，一個小小的室裏，滿布了烟霧。老李兩手抱住了膝，抬頭像在想什麼似的。B君也踱來踱去，

不住的無聊，這時那個女子端上了一盤水果，B君並着老李坐下，對她望了一望，問她：

「你的名字叫甚麼？」

「我的名字叫青枝。」她回答了，低了頭，萬分羞澀似的；B君就在盤中拿了一隻蘋果給她。

「不……不，謝謝你！」她羞澀得更厲害了，連說話都斷續地一點沒有氣力。她竭力辭謝這個稀有的賞賜，可是B君再三給她，又像正經地又像戲笑地，糾纏了半天；老李祇掩着嘴巴發笑；終於她千謝萬謝的受了，捧在手裏，像一件什麼重大的寶物，又說了一套感謝的話，然後凜凜然退出門去。老李的兩眼還在注視她，不住的暗笑，她下了樓梯，還聽得她的不自然的急喘。

「喫罷，老李！」B君把去了皮的一隻梨給老李，老李受了，對他望了一望，大笑起來。

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一幕奇妙的戲劇！……後取笑……笑……的資料……定會多……呢。」
老李一頭笑，一頭嚼梨，一頭說話，一個嘴巴兼了幾種的職司；B君看了這種神情，不由得笑起來了。

過了足足有半個月，他們倆課後團敘的時候，總要叫青枝上樓，做個開玩笑的一件機械。青枝的那種簡易的心情，也逐漸靈活了。有一天星期六的下午，他們倆都沒有課了，青枝在B君的室裏，爲B君縫紉被褥，B君幫助她按着被角。老李在傍邊又掩口笑個不止，他忍不住開口了。

「青枝！你看B先生的被褥何等美觀！」

「是呀……B先生」她說到這裏，嘴角裏一滴涎沫，不知不覺地流到被面上。

「喂，你什麼？」B君沒有說完，她已笑倒了；B君續續說下：「你別要聽他，他只會

胡鬧；他的被褥比我還要美觀呢！」

這時青枝擦了眼兒，裝做正經的樣子縫下；老李還在彎腰曲背地笑。

「莫要鬧了，你看李先生何等快活；他是有個很標緻的情人呢。」B君說了，青枝忙的望着老李，於是老李坐下，向着她有意無意的說：

「你望我幹甚麼？我身上一點沒有什麼奇怪。」

「好幸福啊，李先生，你的情人在那兒？」

「聽他胡說，你莫要管閒事……」他笑了一陣，繼續說下：「我要問你，你看B先生好嗎？」

「噫，你又要胡鬧了。」B君插上一句話，青枝一聲不作的在摺攏被褥，移在傍的一邊。

「下樓去了，你們用功！」她說了，整着衣服退下。

「慢慢……慢，我介紹你和B先生結婚！」老李一頭笑，一頭說；又忙的把左手拉住了青枝的衣角，右手拉住了B君的衣角，用力拉攏來。B君笑得氣息都斷續不接，倒在席上；青枝跪在席上，兩手掩住臉兒，笑得也不成樣子，口裏又在咕嚕地說些無力而斷續的話，像是責備老李的神氣。老李祇是在旁邊拍手。

「你真會鬧，快不要這樣了。」B君的話中，似乎帶着些恨懣的聲調。青枝便抑住了無名的心臟振動，整了一整衣服下樓。

一個月過了，他們老是這樣的打趣，他們好像有種魔力，使青枝到了B君的室中，不想就走，有意無意地耽擱很久；她對於別的室中的客人，全不注意，就是主人教她做事，她也厭煩了。她那種忠實的心情中，故意做出輕靈的樣子來，愈加供給B君和老李玩笑的資料。這時春假近了，各處學校都在這兒行學年考試；老李因為這個宿舍不十分清靜，就遷移到別處去住了。

那天老李去後，B君一個人在室中看書；青枝把晚飯搬上來的時候，她踏進室子，覺得那種熱烘烘的空氣銷沈去了；她看看B君低倒了頭，坐在矮桌的前面，默默地看書；他的熱情的溫度也低降了一大半；於是她的心兒中也起了一陣酸辛的滋味。她將食盤放下，跪在B君的旁邊，B君一頭吃飯一頭問她：

「青枝，李先生去了你寂寞嗎？」

「不，有B先生我那會寂寞呢！」

「啊，你真伶俐，來了一個多月，已經這樣會說話了！」

「那有這事，你和李先生最會說話，再沒有比上你們的了。」

「不，我不會說話的，李先生很會說話。」

「你也……B先生，你娶過了夫人嗎？」她問到這裏，頭兒沈重，抬不起來了；祇把指頭在席上無意識的亂劃。

「沒有娶過……」她聽得了更不好意思了。過了一歇，B君吃飯完畢，她纔把食盤放在傍的一邊；從火鉢上取下了開水壺，倒了一杯給B君；然後繼續問下：

「B先生，你們真幸福，我前天看見一個中國的女子，很美麗，衣服也好，樣子也好。」

「日本的女子也很好。」

「真的嗎？B先生，你歡喜日本的女子呢？歡喜中國的女子？」

「我都歡喜的，可惜她們不歡喜我啊。」

「那有這話，像B先生這樣英爽俊邁，那一個不歡喜你呢？」

「啊，你莫要笑我，你不應該和我打趣呀。」

「真的……真……」這時樓下的主人在喊她了，她忙的托了食盤下樓。B君轉

身到桌前，仍是一心一意的看書。

說：

第二天，她到B君的室中，搬上早餐；又跪在他的傍邊，等待他吃早飯，B君便向她

「青枝，你怎麼不下去，主人又要喊了。」

「不要緊的，那個老婆子最討厭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B先生，我聽說上海都像銀座（東京最繁華的街道）一帶那樣的華麗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好華麗啊！」

「你想去看嗎？」

「我很想去看……可是我那裏得到這種好福氣去看呢？」

「那你跟我去看好了。」

「真的嗎……」這時別的室中，在拍手招呼她，她纔皺了眉兒退出去。

從此，她到B君的室中，總是延擱好久，不想退下；懇出些遠天八百的話問B君，直到別室裏或是主人喊她，她才退下。B君正在預備學年考試，他雖是一個很和善的人，到這兒漸漸地忍不住了。他覺得萬分厭煩了，有時她問他，隨便答了她；有時他不很理她，而且表示出一些厭煩的神情，她一點不覺得，總是連綿不絕地問下，愈問愈起勁；就此他也決心遷到別處去住。

B君遷移的一天，青枝在他的室中整理東西，B君幫助她，一件一件的捆札好了，她便靠在門柱上，現出一種憂鬱的樣子，問他：

「B先生，你爲甚麼遷到別處去住呢？」

「因爲那邊有個朋友招我去住，我覺得有個很好的伴侶，所以搬到那邊去。」

「你還到這裏來住嗎？」

「說不定的」

「我希望你還來住呢！」

「假使那邊不稱心，我便要回到這裏來的。」

這時連送人上樓，把他的東西逐件逐件搬下樓去，B君也穿了外衣下樓，他和主人說了些告別的話，主人送他出門，青枝也跪在門口，好像含着一眶眼淚似的；他雖然看出，但裝做不覺察的樣子，安全地踱出門去；還聽得她沈痛而婉轉的說：

「請再光臨！」

※

※

※

※

B君住在一家人家的樓上，他一個人坐在桌子前默默地看書；燈光也靜默的侍候他。祇有紙窗上的風聲，時時破這無窮的沈默。一個書僮，把一封信送上來；他一看是

青枝寫來的，一種好奇的氣度，直衝到心頭；於是他便拆開，覆在學校的講義上念下：

B先生：

自從你去後，我岑寂到極點了；屈着指兒一數，雖然不過三四天，我已覺得比數十年還長呢。啊啊！B先生，像我這樣被棄於天地的孤獨之人，生來不美，處處受人厭棄，受人虐待；大約也是前生注定的嗎？B先生，我自從碰見了你，我覺得萬分榮幸！但是我總疑是一個夢，果然一個夢醒的了；我極願意長在夢中討生活，可是連夢也不使我充分地做得圓滿，蒼天何等殘酷呀！B先生，我未始不知道一個女子，第一要生得美，其他沒有問題了，生得美，就此有萬千的男子，跪在她的前面乞憐。我是生來不美，早沒有冠上女子的資格，但是我也受命於天而生的，我雖然生來不美，我有一腔真摯的熱情；我很想把這一腔真摯的熱情，來彌補我的不美；可是沒有人能夠理會呀！B先生，你是一個聰明人，你是……定會……不說了，省掉

你一番厭煩的心情，再會，望你給我些好音。

青枝

他看完了，把這封信隨便夾在講義裏，吸着紙烟，對了電燈發呆；他想到那時與老李同住的時候，那種好玩的樣子，不由得暗笑起來，但是冥冥中「考試」二個龐大的字逼迫他，他拋去一切的念頭，終於認那講義上的字句。

過了兩天，B君從學校裏回來，桌子上放着一封信，他一看又是青枝寫來的。他看不看了；但一念及那種好玩的樣子，便拆開來念下。

B先生：

前次的信，想是收到了；你定會有回信給我，此時說不定已經發出了啊，我從來沒有遇見像B先生那樣的人，以後我也再不會遇見的了。B先生，你那邊住得適意嗎？你還要回到這兒來住嗎？昨夜夢中，我看見先生與貴國的很美好的一个女子，手牽手的在公園裏玩，我真羨慕極了。醒來，爲你祈禱；B先生，我但願你這樣，

我但願天天爲你祈禱。

B 先生，我是爲你祈禱的人，你無論怎樣忙，也該給我一個回信。 青枝

B 君看完了，無意之間，又把這封信夾在講義裏，這時，他的胸中盟起了一種不快之感；他想到這種女子也可憐，這種女子生來不美，反而有種真情；這種女子不自量力，還有種野心；這種女子她誤會了，和我纏擾，有什麼好處。一忽兒他又把這等念頭忘去了。

他考試的時期，益發逼近了；自後又繼續接到青枝的三封信；他覺得麻煩極了！不拆開，接到了立刻撕得粉粉碎，望紙籠裏一塞。因爲他只是想到考試的事，對於這件事一點不掛在心上。

有一天晚上，老李到 B 君的寓中訪問他，他在看書，便也拋下，與老李對面坐着談話。

「老李，你怎麼樣？」

「啊，我一個人住，覺得寂寞極了你呢！」

「我不覺得什麼。」

「其實我們應該有青枝那樣的蠢物，來開懷一下纔好。」

「說起來，那種人真討厭！我來了這裏，她給我四五封信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啊，居然也情致纏綿！」

「真的嗎？給我看看。」

「你想，像我們那樣人，什麼地方不去招一個好的；那有心思去理會這種醜東西

呢！」

「給我看呢！」

「這裏祇有第一第二封，其他我也沒有看過，便撕掉了。」B君便從講義裏翻出二張粉紅色的信箋，遞給老李，老李忙的接着念下。

「寫得不壞！」他插了一句，仍是連續念下；他念完了，笑得不成樣子，便把二張信紙放在席上，問B君：

「你有回信去嗎？」

「那有功夫寫回信呢！」

「呀，你差了！要是她給我這樣的信，我也要把情致纏綿的話回覆她呢。」

「那你去回覆她罷！」

「她不是寫給我的呢……B君，你快快回覆她，同她開個玩笑。」

「那何必呢，不去理她已經足夠了。」

「B君，你看她粉紅色的信箋上，用了紫色的筆尖，劃得非常整齊，活像一個多情

人。」

「要是沒有看見她的臉兒，只看見她的情書，定會當她一個絕代佳人。」

這時，一個書僮送上來一張晚報，便打斷了這一片的談話。老李隨手拿了報紙看；下B君吸着紙烟，把席上的二張信箋照舊夾在講義裏，

「喲，提起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；你快來看：龍江精舍侍女青枝自殺。」老李緊張地喊了，把報紙舖在席上；B君連忙並坐在老李的旁邊，同聲念下：

「本鄉區龍江精舍侍女青枝，二十歲，今日下午二時許，主人某夫人，到廁所中發見她躺在廁所的地板上；喉間流血，右手握着剪刀。當由主人報告本地警務處，隨即派員查勘，認為自殺。衣囊中搜得一封未加信封的信，內中說：

B先生：我給你的信，有五封了；我天天望你回信，但一封也沒有。我覺得自己沒再有生存在世界上的資格了。B先生，我不是偷生苟安的那種人，我有一死的

勇氣；我今天就要死了，我實是爲你而死的！我死後，我的幽靈會天天盤旋你的左右；無論你到什麼地方去，牠會跟隨你的；你好好的照料牠罷！來世再會。

青枝

此中對手，所謂B先生，不知何許人？現正在偵查中。」

他們把這段新聞念完了，老李驚惶地說：

「壞了，壞了，有這種事，真想不到！」B君沒有話，祇覺得渾身發着寒顫。

「老李，都是你弄壞的。」B君帶着不自然的聲音責備他，於是他把那張報紙摺好，放在旁邊，對B君說：

「那有這種事，糟了，糟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B君，不關緊的，我們沒有罪孽，我們沒有去引誘她，開開玩笑，是平常的事！這是

她自己的野心。」

「咳，怎會弄假成真的……那末警察署裏要來找我了。」B君的心兒，更蒙上一層恐怖了。

「不，你放心，主人決不會對警察說的。」

「老李，那你怎樣對得起她呢？」

「不關緊的，那是她自己尋的死路。」

「咳……」

「你這個人膽子真小，就是你是犯人，也沒什麼可怕！況且與你無涉的。你看日本報紙上，自殺的情死的事，每天總有三四件，算不得什麼奇怪！難道這一點你還沒有知道嗎？……快用功罷！」

……
老李責備了他幾句，裝着沒有事的樣子回去了。他坐在桌前，翻出講義，想要用功；

但是看見青枝的二封信，覺得心裏起了一陣楚痛。他無意識地把這二封信重念過一遍，覺得一個個字，像是活了起來，對着他作瘳惡的憤怒。他舉起右手，覆在自己的額上，覺得頭部振動，像開足了的一件機器。他再沒有心緒看講義了。

他站起來一望，室中的桌子，椅子，書架，一切什器，像一幅表現派的畫，傾斜得不成樣子了。他覺得兩隻腿裏，一點沒有氣力，不能支持他的全身了，便倒在席上。

過了一歇，他稍微清醒一點了；他勉強從壁廚裏拖出被褥舖好，漫漫地把衣服解掉，睡在被窩裏；又呆呆的向四週一望，像是做了一個惡夢；不由得伸出右手，把傍邊的那張報紙翻開一看，那段青枝自殺的新聞，像牆壁上的廣告，一個個字增大了數十倍，這幾個字，還在不住的膨脹到無窮大了。他的眼兒也漸漸地昏黑了。室中一切的器物，都變了別一樣子，不像平時看見的那樣子。

忽然他好像看見一個魔術者的手勢，室中變成幽綠的昏黑，壁角裏有一星星的

鬼火他又看見青枝披了長髮，跪在他傍邊；那個黝黑而青銅色的臉，微微的動着嘴唇，向他苦笑。一忽兒不見了，一忽兒又現在他傍邊了。他驚駭極了，全身的血管，完全爆裂，他從被窩裏衝出，跳上桌子，攀到書架上，又跳下來；不住在室中橫暴，像有什麼東西追擊他。

這時，已半夜過了；樓下的主人聽得這種聲音，以為來了強盜，不敢上樓。漸漸兒沒有聲息了，主人便提着燈，輕輕的上樓一看，只見室中器物，完全顛倒；B君壓在亂書堆中，忙碌地作短促的呼吸。

十月末稿

葬禮

「這在生活的傳記上，很可以劃一個時期。」式君坐在矮小的舖蓋上，眼睜睜地望着室中捆紮了的許多箱件，什器，不由得長吁地自語了一聲。於是他埋下頭來，地板上散着幾封昔時戀人的來信，在那種細緻的筆致裏，似乎對他作冷笑。他無意識地拾了起來，摺放在傍邊的箱籠裏，眼前一種陰沈而嚴酷的氣味，接觸他的感性，使他不得不愴懷身世。他想：十二歲離去嬌養慣的家庭，其間經過了大都會的中學，專門學校，又離去相習有素的故國，到外國的大學裏。屈指算來，也正十二年了。這十二年，家裏按月有錢寄來，也得自由使用，仍然不失他的餘裕華美的生活。尤其爲了幾個女子，揮金

如土，嘗遍了豪貴的滋味。然而爲了這一點，在家庭裏失了信用，在朋友地方，也漸次失去信用的了。如今他在一個大學裏當教授，就是那些微薄不足數的薪水，也爲了江浙戰爭的餘波，領不到手。他一步一步走入貧困的境地了。他想到這裏，倏忽直起腰來，沙地發出驚惶而沈痛的聲息，對自己呪詛道：

「以後的生涯，長是這樣往黑暗的地層裏走嗎？」他的頭部搖頭了一回，眼淚一絲絲的流下來了。

「壯士莫哭！」他一面又安慰自己，鼓起了雄心，把眼淚收住；摸出錶來一看，他纔覺得錶的機件壞了多時，天天想送去修理，延擱到今天，仍是廢棄的東西。他把這錶兒，放在耳邊聽了一下：

「沒有希望了，沒有希望了！我那有閒錢來修你呢？你這蠢東西，你要等我有錢之時纔會司管你的職務嗎？」他憤恨地說了，把這錶兒望地板上一擲，一點沒有可惜的

心情。於是他踱來踱去，地板上的筆管和玻璃片等，在噉啦噉啦地發出被踐踏的呼聲。

這時一位和他年紀相仿的青年，輕輕地推進門來，他止住了足步問道：

「謙田，有了嗎？」謙田把右手撫住胸次，靠在門柱上，不住的作長呼吸；他逼近謙田，重複問了一聲；謙田慢慢地望沒有被褥的牀簾上坐下，靜靜的回答：

「跑了一個空！他們都說今天月底，沒有閒錢可借貸了。」

「那怎樣辦呢？」

「除非等介南來不行。」

「這時有幾點鐘了？」

「四點過了。」

「呀，介南還不來，怕也無望的了！」

「房主人地方，約他幾點鐘付錢呢？」

「五點鐘！火車三點鐘到，介南怎樣還不來呢？」

「聽聽……」謙田說了，二人都靜默了；樓梯上有皮鞋的聲音。

「房主人來討房錢了！」謙田低聲的說了，式君忙的輕輕地逃到壁角裏。在許多箱件的中間蹲下去，隨手拾了一張污穢的報紙，遮蓋身體。謙田一面寒顫，一面格格地笑個不止；於是式君伸出頭來一望，沒一點兒聲息；隨後跨出來，也彎着腰兒笑了一陣，做了手勢說：

「我並不是怕他，不過他的一副鬼臉，我實在不願意看見。他的一雙烏黑眸子，陷在深而濃的眉毛裏，像是黑夜裏施威的梟鳥。這一雙眸子轉一轉，幾乎把人家的靈魂逐出竅門呢。」

「可不是呢，他也是天生就的一個星宿，否則像我們那樣的人，也會怕他嗎？」

「不要說了，怕他嗎？真談不上哩！有了錢，他就要對我們膜拜了。」

「我定要爭一口氣，有了錢，教他替我倒夜壺。」

他們談談笑笑，越發起勁了。介南輕輕地闖進來，掩住式君的嘴巴說：

「你還好笑，我跑得二條腿酸痛極了。」介南隨後放手，並坐在謙田的右面，式君搖搖頭，做出讀文章的抑揚聲調問他：

「那末……你弄到了……嗎？」

「虧你說得多麼寫意的，抒情的呢！」

「嘎，窮另外一個問題；寫意時要寫意，抒情時要抒情；你說下去呢！」式君又抑揚頓挫地說了。介南拍着謙田的肩說：

「你看那個書獃子，還不知禍之將至！」

「不要鬧了，講正經話罷！」謙田插了一句。式君靜止了，站在介南的傍邊，介南右手摸在耳朵上，皺了眉兒說：

「我到家裏，母親給我十二塊錢，再也不肯多給我了；我也沒有時間去和她纏擾；便走到一家店家，只借到十塊錢；又到了二家店家，一塊錢都沒有借到。時間快到了，忙的跑到車站上，車子幸而遲開一刻，否則趕不上了。說也奇怪，這二十二塊錢，放在那一隻袋裏，忘記了；等到了下了車子，只是走頭無路的摸索；好幾時纔從袴袋裏找到，急得要命！……咳，真急得要命！」

「二十二塊錢，缺少八塊錢，還有什麼法子呢？」式君沈悶地說了，望着謙田的面，謙田效了他的文章調說：

「時至今日，尙有何法？拚了三條命，以謝房主人。」介南笑倒在簾上，謙田重複念下念了三四遍；式君反而哭不得笑不得的着急起來；交住了雙手，抱住什麼東西似的，嘶嘶地叫着。

你看這惡魔主義者到了這時，爲八塊錢也會不惡魔的了。」謙田拉起介南說了，

介甫把一封錢給式君，笑着說：

「你把這二十二塊錢收下，儘夠去孝敬一個女子坐汽車，吃大菜呢。」

式君接受了，仍是一聲不發；他的心事又觸動了。當他闊綽的時候，別說區區二十塊錢，就把二百二十塊錢，一朝化去，也不值得掛記心上呢。他抬起頭來，好像右手挽住一個女子的臂彎，設身在一處大商店的化妝部裏，她選揀了一大堆的新到的化妝品；店員計算好了，他摸出一疊鈔票付去，毫不遲疑。來來去去的顧客們，都會頓足地看他他的一腔驕矜的氣度，怕歷來的君王都夠不上他。於是他仍是挽着她的臂兒，從人叢中踱出來，走到門口，扶着她跳上汽車，在風馳電掣的當兒，只聽得路人們對他們喝采的聲音。一忽兒，到了一家大菜館的前面，他們倆下了車走進……他想到這里，頓然覺得肚子裏有點餓的了，可是仍在器物措亂的室中，摸出小皮包來一看，已經空曠了多時；他把這二十二塊的一封錢塞進去，一陣慚愧的氣焰襲擊他，他有氣無力地靠在

柳條箱上坐下，謙田對他說：

「時候不早了，用什麼法子呢？」

「不要緊，我有十箱子書籍，希臘文，拉丁文，英文，德文，法文，日本文，中國文，各色都有；也要值到三千塊錢。」他突然站起來，指點着箱件說了；像是他的肚子，裝進了一鼓新的勇氣。

「那當然的！我和我的書籍，計算起來，至少值到五千塊錢，典質起來，也有二三千塊錢，唉，這是在上海，不是在日本！英雄那有用武之地呢？」

他聽得了謙田的一番話，重又氣沮的了。看看介南，失了魂魄似的，默不作聲；他沈思了一回，把指頭點在太陽裏說：

「還有幾套洋服，總可典質一點錢來？」

「我也有一套洋服！」謙田說。

「洋服當不來多少錢的！」介南才開始說了一句，幫着式君解開捆住了的箱箠，式君理出了二身白畢噉的全套，二件聖北洛夫的上裝，四條白番布的褲子，一件春季外衣，謙田也理出一身藍花呢的衣服，式君又振作了精神，一總摺理好，嘴巴裏咕嚕地說：

「這些衣服的運命，想不到會如此的。當夏季時候，牠的臂彎裏穿過好多次女子的玉腕呢！」

「你還有什麼餘閒說風情話……」謙田責備了一聲，他才擁了一個衣包，要出發了；介南注視他的神情，笑道：

「喂，大學教授，真的進典當嗎？你的教授的尊嚴，怕要減去幾分罷！」

「這才是惡魔主義者！」謙田也笑着說。

「莫再打趣，這里的衣服值到二百塊錢，大概可以當得一百塊錢嗎？」

「哼，至多五十塊錢罷。」介南說。

「那我何必賤價而估呢？不去當了。」

「快不要這樣了，這時五塊錢五毛錢都好！」謙田一頭說，一頭催促他，他擁了包裹，快快地下樓去了。

他走到街上，一個黃包車夫，看他冠冕堂皇，手裏又擁着一個笨重的包裹，就拉緊了車子，飛也似的迎接上去；他祇是搖搖頭；車夫很不高興的退去，心裏在想：像這種人，笑袋裏總有幾十塊幾百塊錢，如何吝惜這些小小的車錢呢？未免起了一層抱怨他的心情。

他走近了附近一家當店，眼兒不敢正視，偷耽耽地踱進，站在幾個鶉衣百結的苦工人的中間，望着鐵欄裏高視闊步的店員發呆；一個店員看他身上穿的洋服，惡狠狠地問他：

「你當洋服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里不當洋服的。」這店員回答了後，便應接別人去了；式君望着他嗷嗷待哺似的，希望他收回成命；可是他再也不理會了。於是式君狼狽地走出來，在街上走了好多時，找到一家大一點的典舖；他把這衣包升到鐵欄裏，一個店員接了，攤在櫃上，細細地檢點了一回問他：

「你要當多少錢？」

「一百塊錢。」他踟躕地說。

「那差得很遠哩！」店員把衣服理好包攏來，像要還他似的，他忙的接下說：

「這里值價有二百塊錢呢！」

「是嗎？這是我們不管的，我們祇曉得在這冬季裏當夏季的衣服，要貶價的。」

「那末可以當多少錢？」

「至多三十塊錢。」

「爲什麼二百塊錢的東西，只當得三十塊錢呢？」

「是的，假使是中國的綢緞皮貨，值二百塊錢的，倒可當得一百多塊錢。這是外國的東西，我們不識牠好歹，價錢雖貴，也當不得多少；如果日本貨，一個錢也不當呢！你怎樣？」

「就是三十塊錢，算了罷！」

他雖然有點不高興，聽了這位店員的一片議論，也就俯首帖然，拿了三十塊回去，私下還欽敬這位店員的尊重國貨，着實有眼光；他才覺得祖國的色色樣樣，進步得很快；怪不得國粹先生們，擁護國寶，眇視西洋的東西，不消說，日本貨例該淘汰的了。

他近來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謙田，他的同學介南一起寄住在一家樓上，有二個

月了。謙田也在一個大學裏當教授，被大學裏積欠了三個月的薪水；介南在一處公署裏當文牘，戰爭告終了後，他的位置也被取消的了。他們倆的窮困情形，和式君不相上下。今天月底，房主人逼他們要付清房錢，遷到別地方去。他們理好了東西，就到四方八面去張羅，費盡心計，好不容易到了晚上，才跨過這個難關。可是他們遷到什麼地方，還沒有定；就要求房主人，因為天色晚了，把東西暫時寄存這裏，明天來取去。這房主人爲了房錢已經付清，也就一口答應，笑容滿面的送他們出門。

在燈火輝煌的街道上他們並着肩兒，彳亍地走去，謙田說：

「今晚我們怎樣？」

「不要緊！」式君爽直地說了，摸出小皮包，搖出了銀錢的聲音，接下去說：「這裏尚有二十二塊錢，這一個晚上，儘夠使用！」

「我明天回去的車費都沒有。」介南說。

「我想遷到法租界的表兄家裏，也要一筆費呢。」謙田說。

式君把小皮包裏的錢分給他們說：

「那末你們每人五塊錢，夠了嗎？」

「你呢？」謙田說了。介南也接着說：

「你明天究竟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我橫豎還有十二塊錢，讓我想一想再……」式君沒有說完，介南推着他的肩兒說：

「這里不是北四川路嗎？你莫要糊塗！那家洋服店快走到了，你欠他們的錢，那個麻子來過幾次了。」

「是的，被他看見了怎樣？」

「他這混蛋真壞！我被他扭住過一次。」謙田低低的說。

「那你藏在我們的左面，我們倆把你遮蓋住。」介南說了。拉着式君夾在他們倆的左面，鬼鬼祟祟地好像羅了重病似的，把外衣的領裹住頸項，聳起了肩兒，兩手插在衣袋裏，默不發聲的走過去。

他們走進了一家小旅館，一個服役者傲慢地引導他們上樓去，開了一間比較寬暢一點的，二隻牀的，五號室。謙田首先看了一下，問道：

「這間要多少錢？」

「兩塊錢。」

謙田聽了驚愕地對式君，用日本話說。

「Yo amari takai chiya nai ka」（喂，太貴嗎？）

「Kamawan oredachi saunin dayo takaku nai daruto」（不要緊，我們有三個人呢，不算貴罷。）

式君也用日本話答了。介南意會了似的，對他們做眼鋒。弄得那個服役者，一聲不發，大起恐慌，發出了一些不懂外國話的悲哀，他這老於上海的驕橫的服役人，料不到也會喫這一次虧的；隨後他聽得他們定了這一間房間，似乎得了一種教訓，也就順從地照管他們。

當晚他們在這五號室裏歇息，謙田和介南一起睡在一隻大的鐵床上，式君一個人占了對面的小鐵牀睡着；第二天早上，式君在被窩裏，似醒非醒的，聽得謙田和介南的洗漱聲音，也就睜開了眼兒，向帳頂望着，二條視線深深地嵌在帳頂的布紋裏，不住的胡思亂想。介南向他說：

「時間到了，我要乘車去了。」

「嘎，嘎，你……」

「不要糊裏糊塗，你住定了什麼地方，早些通知我呢。」

「嘎，嘎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」他含糊地回答，擦了眼兒，望介南，介南已開門出去了。

「你還不起身嗎？」謙田問了一聲；他才懶懶地欠伸了一回，坐起身來說：

「你也要去嗎？」

「不去幹甚麼？」

「我們……啊我們，這種夫婦般的生活，竟會一朝離異嗎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謙田，你記得嗎？我們在東京時，也這樣甜蜜地常常住在一起的；到了畢業的時候，你說——快要分別了，快要分別了！——何等含有離情別緒呢！」式君起勁起來，披了緊身服，又欠伸了一回；謙田祇低頭，在地板上輕輕的踱來踱去；式君接下去說：

「我們回來了後，想不到住在一起的，既經住在一起，也想不到又要分別了。」

「問你，問你呢！」謙田止了足步，扭轉身來對他說了，接着「問你……你究竟住

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他仰天的想了一回，沒有回話；謙田重複問道：

「那邊的東西，早上就要去搬出來呢，你究竟住到什麼地方去？介南大約把東西拿出去一起上車了。我也要去了。」

「你先……」

「你住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我從前住過的有塊地方，我住到那邊去。」

「那你快起身罷！」

「我就要起身了，你先去，把你的東西搬出。」

謙田就整了衣冠出去，式君的視線，也跟他出去，至於不見他了才收回視線。從牀上躍下，赤了足，把門推上，仍然回到牀上。靠在牀架上做着長呼吸，舒暢了一回。他閉了

眼兒——從前住過的一塊地方？他這樣想下：「從前，」何等渺茫呀，何等悠遠地死了的呀！回到家裏嗎？對家裏人的說不過去，還是小事！那些張牙舞爪的族兄，堂叔們，望他做了官，想攀附驥尾的；如今他們失望了，免不了要藐視他呢！他雖然坦白無動，可是何以處不識予心的家裏人呢？回住到學校裏的寄宿舍嗎？年紀一年年大了，那有神奇的法術，使他還復到童年呢？回住到日本去嗎？那一筆浩大的經常費，何來呢？回住到朋友處嗎？朋友們當年望他做學者，做藝術家的時候，對他何等親暱；現今毫無建樹，早早聽得有議論他的有誹笑他的了，可不是多去遭幾回白眼嗎？啊！住到牢獄去嗎？住到帝王的宮殿裏嗎？最後，他想到今年的暮春，他住在諾弗花園路的時候，一宅小小的紅磚的洋房；庭前的一叢月月紅，開得正盛，在風中搖曳，像一羣青年女子的舞蹈，他就是這里的主人。這屋子裏：樓下是會客室，膳室；樓上一間是他的寢室，裝飾得很精巧；一間是他的書室，四周的玻璃櫥裏，插了許多紅面，黃面，藍面，綠面，一切雜色面的金字的洋裝

書每一室，裝點了些西洋式的什器。雇了一個僕人，一個婢女服侍他。早上十點鐘前後，一個很時樣的女子來拜訪他，他便備許多的酒饌，款待他；互相親密地談到深夜，才始分別。可是——可是祇有一個月，祇有三十天，他便離去這座華美的洋宮，一切精緻的什器，盡歸烏有；祇帶回了幾箱的書籍。在這時，像有個女子的背影，站在他的前面；她梳着S髻，腰兒細細的，穿的繡花妃色緞的夾衣，玄色印度綢的裙子，邊緣上扣着排鬚。這一個影像，迷迷糊糊地，送到他的眼前；他的心窩裏，微微的醞釀着一種感傷的情緒，淚汪汪的注視她，她的影像漸漸地遠去，小去了。他想要呼喊她，可是沒有發作聲音的勇氣，祇現出失望的神情——大約不能挽回的了！——他這樣一想，臉兒充血色的慢慢的皺了起來，那種感傷的情緒，轉變成厭惡而憤慨的液汁，在心窩裏發酵；一陣陣的酸辛之氣，衝出口來，他忍不住了，他把右手不住的繼續拍在牀簾上，像是繁絃急管，催促悲壯的歌聲，於是他自言自語道：

「人世間還有恩義嗎？假使沒有恩義，我決不信世界上有人類啊！我爲了你犧牲先人血汗所得的金錢犧牲攻究學問的高貴的時間，犧牲潔身自好的名譽，你還不夠嗎？你竟一去而不返嗎？以我自身而論：正當年青，稟有穎敏的天性，有刻苦用功的精神；別一方面，我有家產，我有英邁的風姿，朋友，前輩，親戚，一切與我有關係的人，誰也不看重我的，羨慕我的，我素來不肯讓人一步，我也並沒有讓人的地方。你竟棄我而去嗎？你會辨別歹好嗎？」

「哦，我差了，徒然供奉了一次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犧牲！高明像我，早已明白現在的女子——女子的名詞，多麼好聽！其實是一匹畸形的惡獸，這一匹惡獸的肚子，像海一般的大，那種虛榮的狂潮，永不會止息的；又像泉一般的深，那種慾望的瀑布，永不會滿足的；牠的外形，五光十色，炫耀人們的眼目，進而迷惑人們的心情，有一種使人們與獸性俱化的力量。我雖然明察精筋，可是道高一丈，魔高十丈；我不是未卜先知的諸葛。

亮，我是過後方知的周瑜，終於不敵牠了。上帝用泥捏成這一匹怪獸，大約要剷滅人們的聖明，由牠專利呢！啊，太殘酷的了。

「我又差了罷？像我這樣的聰明，決不是那種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知正而不知反的人。我未始不曉得女子是一件聖品！歐洲中世人的瞻拜聖瑪利亞；中國帝皇爲了佳人而傾國傾城；自從人們有了崇拜女性的共通性以來，爲女子而殺身舍生的人，不知有幾千萬呢！像我犧牲區區的金錢，時間，名譽，那是極小的事；在這裡我應該自己慶幸，上帝賞賜我，躍在舞台上獻出身手，爲女子犧牲一切的機會——大丈夫生存於世的價值與意義，除了爲女子奴僕，忠臣以外，沒有別的了——這種稀有的機會，大丈夫們奔走鑽營，朝朝暮暮的禱天以求，可是一大半到了老死還沒有求到；現今上天偶然賞賜給我，我何等榮幸。論理：我的境遇，我的才貌，在世界上隨處可以找出與我同等的人；而且還有比我更強的人。在樓閣中誇大，豈不可恥！碰到了這種千載一時的奇寵，極應

該喜躍歡呼，謝天謝地都來不及；那有閒工夫去想別的事呢。

「可是我雖然一度被人稱爲惡魔主義者，生來却沒有惡魔的根器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一個服役者推進門來，看見他這們猙惡的神氣，不由得驚駭地退了幾步。他也立刻止住聲響，像是夢裏醒來，急急披了衣服下牀；只見玻璃窗上，蒙了一層溼氣，窗外的雨聲滴滴點點地鬧個不住。他轉身問那個服役者道：

「下雨了多少時候？」

「一早就下雨的。」

「現在還早罷？」

「下午一點鐘過了！」

他聽得了，現出些驚愕的樣子，向室中的四週望了一下，像在找尋什麼東西。服役

者問下：

「先生要什麼點心嗎？」

「唉……唉，拿一點麵來罷。」

「鷄絲麵呢？火腿麵呢？」

「隨便，隨便！」

「那末這間房間，今天還要住下去嗎？」

「不住下了。」

「先生，照例一過了十二點鐘，今天的房錢也要付下的。」

「那末就住下去也好。」他摸出了五塊錢的一張鈔票，付給他去。

第二天，雨滴雖然停止了；天氣還是陰沈沈的，像要下雪的樣子。他混沌在室中惡

濁的空氣裏，似乎中了嗜眠症，一天到晚，渾身裹在被褥裏，酣眠的時候總像神遊在別一個世界上，賞識那不經見的奇異的人物，鳥獸，山川，河嶽，醒過來骨骼裏發出異樣的

酸痛，於是延長了聲浪，呻吟一回；好像吸鴉片烟者的癮頭到了，涕泗淋漓，甚至忍無可忍了。

到了第三天，好容易太陽光渲染在窗上了。他起身後，開了窗子，覺得清醒了一點；就吩咐服役人，泡了一壺很濃的紅茶來，他斟了一杯喝了，又斟一杯，一口氣連喝了五六杯；他更覺得全身舒暢；兩手用了氣力，向左右一伸，骨接裏墨拉地響了一響。壁上掛着的一件外衣，像對他媚笑。他摸出小皮包來一看：

——第一次，付去旅館費二塊錢，交給謙田與介南十塊錢；第二次，付旅館費五塊錢，現下剩得五塊錢了。

——來日大難！來日大難！住房子，喫飯一切用費，這區區的五塊錢以外……

他想到這裏，又復心火上升；四週望了一望不住的繞室而行，他覺得除了自己的身子以外，都是別人家的東西；不是，他覺得自己身子以外，還有些什麼東西，可是想不

出來。

——噢，是的，還有十箱子的書籍，存在前月住的地方；那是我的生涯的伴侶，不應該忘記的。

他想出了，漸漸歡喜起來，就坐到牀上，搓着兩掌，堅決地自語道：

「Take no thought, saying, what shall we eat? Or what shall we drink? Or wherewithal shall we be clothed?」（莫要掛念：怎樣喫？怎樣喝？怎樣穿衣服？——福音書）

他的心氣漸漸平靜起來，覺得人生的事業。不單是衣食住的問題，還有更大的問題。於是他以前的奢望，又回復到他的心裏了。他覺得雖然讀了十幾年書，居然大學畢業；究竟沒曾下過一翻的苦功，如今也居然立到大學的講壇上，把外國人苦心研究成功的東西，變賣一下，以炫耀博學多能；欺騙自己，不過私德上的說不過去；而欺騙數十

百的年青人，豈非罪大惡極！一種嚴正的教訓逼着他，決心離去這「學問賤如狗，教授滿街走」的都市，把那十箱子的書籍，運回到家鄉，把家裏七八架舊藏書，整理一翻；預定十年閉門讀書，下一翻痛切的功夫，依着自信，必定有學問上偉大的發見。於是再預定五年，周遊世界，實地考察一下；回到故國，把那些橫行無忌，捐了博士銜的先生們的虛偽，盡情揭破；爲未來的年青人做嚮導，庶幾不負天生之材！他想到這里，覺得前途大放光明。急急披了外衣下樓，到前月住的地方，取回那十幾箱的書籍了。

他到了前月住的地方，推開後門進去，像是很熟悉的，一直上樓，一個房主人的僕人急急喊他：

「喂，樓上有人住了，別人家住進了。」

「那我的東西呢！」他站在樓梯，彎轉身來說。

「放在下面，你別要上樓呢。」

他雖去樓梯，跟着僕人穿過客室，到天井裏。這十箱柳條箱的書籍，和其他二三件箱籠，雜亂地都堆在這里。他看了一下，憤激地對那個僕人說：

「爲什麼放在這里？」

「空屋子裏，初一就有來住的。」

「我這里都是書籍，那里禁得起二天的下雨呢？」

「你的二位朋友，把東西搬去了後，主人就教我們這樣辦的，我們也就管不來書籍和不書籍了。」

他的臉，火赤赤地，皺了眉兒，默默地用指頭檢點箱件；那個僕人轉身向內去，他又喊回了問道：

「這幾件東西好像有人拆看過的，柳條箱的皮帶，我走的時候都結好了；如何又把牠解了開來呢？」

「是的，那天有一個人，說是北四川路做外國衣服的麻子裁縫，到這兒來找你，他把一件皮箱拿去了；教你還他十五塊錢贖回。」僕人說完了，便走進門；似乎再不願理會他的樣子。他的熾熱的心火，又平靜了些，重複點數箱件，果然，一件皮箱逃在他的眼簾以外了。這定是北四川路洋服店的主人拿去的啊，連那些當剩的寢衣，浴衣，緊身衣服都拿去了。他這樣想了，心裏明明白白，映着那個做洋服的麻子。這三四年來，到了季節，他總是要勞駕到我那邊尋生意；本來我是一個大宗的顧客，又把我的朋友介紹給他，使他清淡的生意上，抹了一層濃麗的色彩；於是他對於我，卑躬的千謝萬謝：「幸而少爺照應！」碰見了，總是不絕口的說這句話啊，人到窮時……人到……他想到這裏，幾乎要落下眼淚了；僕人在催促他，他勉強喊了一座貨物車，把這些東西，匆匆地運回到旅館。

下午三點鐘光景，天氣又轉陰了；他的身體上的機能，似乎久經溼氣的浸潤，生了

鐵鏽，那種靈敏的暢快的效力，完全失掉，祇感到頭痛，發熱，疲憊，他回到了旅館，便鍵上了門，懶懶地躺在床上。閉了眼兒，硬要睡覺，可是頭腦裏像漲了一片狂潮，奔騰不息；怕病了罷？他有點害怕起來，把手掌覆在額上，好久好久，決定想請個醫生來看一下。就彈起腰來，從枕邊摸出一隻小皮包，開出一看，祇有二塊錢和三四個角子，便無力地倒在枕上。他想惟一的方法，祇有請朋友來看，那末不必要錢；但是朋友中儘多醫學士，醫學博士；闊綽的紳士們，那肯枉顧小旅館呢？他更害怕起來了，側轉身去，不由得寒顫地發出哀求的聲音說：

「病魔，你再不要來和我開玩笑！我現在的處境，不比七月裏了；那時我有錢到外國的醫院裏，買年輕的看護婦來替我撫摩肌體。我又在Y旅館定了一間寬暢的房間，備了豐饈，請那位野性難馴的漂亮女子來，夜以繼日的服侍我。這樣鄭重的招待你，望你天天和我開玩笑，然而不久你去的了。現在，你萬萬不要再來！你想到了這個地位，我

那有力量來欸待你呢？你這尖長而枯瘦的病魔，到我這里，於你無益了。我的血和肉，都被一匹畸形的怪獸飲了去，嚼了去了；你還是去找那肥胖的富家翁罷！求你發一點慈悲心，有機會時，請你再來……」

他說完了後，祇覺頭部，心臟，都在震動；於是轉身過來，兩眼睜睜地望那帳頂，從左面望起，望到右面；又把視線移下，細細的向帳幃周轉望下，望到揭起的一角，他的視線立刻噴射出去；望在窗上，椅子上，桌子上，洗漱檯上，茶壺，茶碗上，手巾上，面盆上，牙刷上，牙粉包上，肥皂盒上，火柴盒上，窗的鐵鈎上；——他的視線像照海燈似的，閃來閃去；室中一切大的小的，微乎其微的東西，差不多都受過牠的射擊；終於他這二條視線被二堆箱件，磁石般的吸住了。就失去了自由的馳騁力，他想用力地移到別地方去，總是移動不來；祇好定睛的待服死罪。那二堆箱件的顏色，刻刻變化；像在安慰他那種被桎梏的痛苦。於是他穿了衣服起身，站在地板上，二隻腳彎的骨絡，像已斲去，支撐不住了，便

蹲了一歇；兩手爬着器物，匍匐到安放箱件的壁角裏，把壁上的一个柳條箱拉下，解開一看；那些裝訂精美的書籍，都被雨水浸透了；他喫了一驚，好像增進了幾十倍的蠻力，把其他的柳條箱，逐一拉下，逐一解開，像舊貨店裏整理破貨，一本一本的檢點去，可是這千餘冊書中，一大半浸溼的了。這時他憤怒的氣燄，直上心頭，那些書籍，像是活了起來，一本一本跪在他的前面，素日嬌養在王宮裏的，一旦露宿於風雨中，向主人號泣訴怨；他忍不住了，頓了頓腳說：

「啊我五六年來，苦心招集的伴侶啊！幸而有了你們，我纔當下了半年的大學教授。你們知道嗎？現在大學裏的學生，不問教授的學問如何？只看教授帶着幾本裝訂精美的外國書，翻開來英國人怎麼說，德國人怎麼說，他們就會滿足了。」

「我真對不起你們了！你們忠實地跟隨我，到東到西，跋涉長途，艱辛踣頓，渡過海來，我不該這樣的放棄你們，我那忍放棄你們可是可是……我不不……」

「你們莫要哭泣呀，我總當……總當……」

他說不下了，把那些箱件拖到傍邊，從床上取下了一襲被褥，鋪在地板上；隨後把箱裏的書籍搬出，排在被褥上；他用了心計，砌成一個死人的形狀，畢挺挺的躺着。他又從床上取下了一襲被褥，蓋在書籍上面，周密地把四角扯整了；周圍又把手掌壓了一下，活像一個死屍，躺在被窩裏。於是他從別一箱裏，理出幾封昔時戀人的來信；又從別一個皮箱裏，翻出二大包封閉嚴密的東西，坐在桌子的前面，把這二包，一層層的拆開，也是信件，他整理了一會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這是蓮妹寫給我的信。」

「這是W女士寫給我的信。」

「這是Y夫人寫給我的信。」

「這是M F小姐寫給我的信。」

他一頭說，一頭分開四疊，放在桌子上，又把旁邊的幾封理起來，湊放上去說：

「這是姜女士寫給我的信。」

他沉思了一回，把那些信件，順了次序，一張一張的摺成紙錠的形狀，堆在桌子上；慘白的燈光照在這死人的家裏，越顯出幽深的樣子了。

他摺完了後，數了一下，約摸有二百多枚；就把牠鋪散在被褥的周圍；他站住了，想了一想，又從那隻皮箱裏找出了三張女子的照片，靠在被褥的頂頭，於是他擦了火柴，點燃到紙錠上，一星星的發熾了。他跪在傍邊，把臉兒埋在兩掌裏，伏到地板上，嗚嗚咽咽地啜泣，隱約地聽得他說：

「啊，我所苦心招集的伴侶啊，我最親愛的伴侶啊！你們爲了我殉這們清白涓潔的身子，我決不孤負你們；你們知道嗎？我現在埋葬你們，把我從前戀人的來信戀人的照片，燒化給你們；你們聰明睿智，總當明白這些東西的高貴，那就是我報答你們的……」

…

火愈加熾烈了，燃上了被褥，燃上了帳子，但是他仍舊不斷的涕泣呻吟着。外面打門的聲音，非常緊急而嚴厲，像是強盜來搶劫的樣子，人聲嘈雜極了，他一點不覺得；大約他熱化在這烟霧迷漫，焦臭逼人的室中了。

摩托車的鬼

那天晚上已經敲過十一點鐘了，子英兀自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他就一轉身離了床爬起來，披了衣服，趿着拖鞋；燃了一枝捲烟銜在口裏，不住的在室中踱步。那捲烟吸到了只剩得二三分了，他還緊皺着眉兒，用力地猛吸；終於吸無可吸，才丟到痰盂罐裏。嗤的一聲，一縷纖細的白煙，往上直冒。他眼看這纖細的烟，慢慢地散滅；他就像癡鬼附在他的身上。在這瞬間，突有一種魔術，驅使他離去這間死一般靜默的房間；他就開了房門踱出去。

「時候不早了！你又要去幹那個勾當嗎？你真是着了風魔的色鬼！」別一張床上，

本來有他的朋友石青酣睡着聽得了他這般的舉動，驚醒轉來對他說。

「睡不着要命的這一間房間我們二人住着，鎮天的亂暴枯渴，像是世界上的女性死得精光了！」他挨進身來，站在石青的床前說。

「莫要誘惑人家，你天天想女性，你以為別人家都像你那樣的嗎？」

「石兄！你到我面前還要做出假正經，真是見鬼哩！」

「雖說，我也歡喜女性的，像你那樣去孝敬中年的棄婦，我是不屑的。」

「呀，不要說了你孝敬過的那些少年的處女，成績怎樣？這個我不去孝敬她，她會來孝敬我呢？我爲了孝敬那些少年的處女，喫了幾多虧，久想報復，所以有中年的棄婦來孝敬我！你要懂得這個秘密，還差得遠哩！」

石青沒有話回答了，他便傲慢地開了門，溜躑出去。

夜深了，大地上好像圍了幾層黑漆的帳幕；星兒也沒有一個；路傍昏黯的街燈，也受了冷風的威迫，不敢盡量的吐出光燄來；祇是閃閃地引導一位孤零零的行客。那時差不多交了子夜，冷寂的街道上，休說行人沒有一個，黃包車夫也沒有一個，連鬼的影子都找不出來。間或有一陣摩托車從傍路上飛過去，衝破這沈寂的永夜；尤其使那位孤獨的行客，生起無盡的悵惘。

「啊，人家多麼闊綽啊！這時想是他們從歌舞場中回來，喫的是佳餚，喝的是美酒；說不定還擁着美人兒呢……像我現在……」他想到這裏，在豔羨人家的時候，忽然又鄙薄人家起來；因此想到了自己，也曾有這樣一天的，模糊地去年的夏天，曾經認識了一位章女士的事記起了。

他是一個潔身自好的青年，雖然也有幾位女友，却都是淡淡然不以爲意的。尤其對於章女士，雖然有一面之交，過了幾天，也就忘掉了。

「喂，子英你到那兒去？」

在一家百貨公司的門前，他聽得有女子的聲音喊他，忙的回頭過來，就是章女士在喊他。她穿的一襲白色的紗衫，一條黑綢的裙子。笑渦兒在她的臉湖上展着；手裏提了許多的包件，現出說不出嬌弱的情態。他的久已冰冷的熱情，又復燃上了。虧得自己竭力鎮靜，裝出平淡的樣子，回答她說：

「密司章你買的東西嗎？」

「是，是，我正愁着提攜不來；謝你幫我一下子罷！」她說了，就把手裏的東西分出了一部分，不管他答應不答應，向他的胸前亂撞。他不好意思拒絕，且也不願拒絕；又不好意思匆匆接受。他想到和她祇有一面之交，論理無庸盡這義務。她既然這樣的要求我，在禮又不好固拒。他這樣呆了一回子，她還在擊起了包件授給他。路人們看了這個樣子，都擠肩而笑；指點了他們倆在私下評論。他被窘迫得臉兒都紅漲了，便也乘勢接

受她把自己所提的東西，放在路上；拍了拍衣襟，像毫無其事的样子。隨後，提了件，包雇了二乘黃包車，他坐在後一乘，跟隨她的一乘，飛也似的跑過去。

「喂，到那兒去？」子英額汗涔涔地喊她，她就回車過來說：

「對不起，請你送到我的家裏罷！」

「呀，我從沒有來拜訪過！」

「就在後馬路厚祿里，你跟我去，不要緊的。」她指使車夫，隨即飛回過去；曲折了一陣，就到達了她的門前下車。

他跟隨她到客室裏，把東西安放在桌子上。有一個六七歲的孩子，從內室裏出來，對她想要問什麼話似的；看見了子英，便不聲張，牽住了她的衣角在亂鬧他。

他是真歡喜孩子的，看見了孩子的嬌憨的情態，心中總會發出一種異樣的歡悅，他便用那個孩子招了招手兒，那個孩子笑了一笑，躲避到她的身後；又還探出頭來偷

看他，他還是帶笑地注視着，又復含羞地瑟縮地伏在她的背後，笑個不止。

「弟弟，他是子英先生！不要躲避，快去照應一聲。」她說了，回身過去，拉了她的弟弟的小臂引到他的前面，向他鞠了一躬。就此靠在他的身傍，低頭的憨笑。一雙小小的圓渦兒，在兩頰上微展；和她的面龐一樣，像是從同一模型裏造出的。他愈覺得可愛了，不由得衷心裏發出讚揚他的話，對她說：

「這是你的令弟嗎？好伶俐的孩子！」

「未必見得！」她雖是這樣回答，她的臉兒上早堆滿着笑意了。她平日疼愛她的弟弟的心情，被他衝破了。便不住的撫摩她弟弟的頭髮，笑着說：

「子英先生稱讚你呢，你莫孤負了他的稱讚才好！」

「時候不早哩，我想回去了，再見罷！」他看了手錶，辭別出來，坐上門前等候的一乘黃包車。

「你沒有事，怎的就要回去？」她很坦率地說，

「不，我還有一點事情，下次再來罷！」

「那末就攔了你好久辰光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

「好說，好說！」他急急指揮車夫，走到了轉彎的地方，回過頭來，還看見她攜着她的弟弟，笑盈盈的望他。大家默默地招呼了一下，轉彎過去……

像在眼前，好溫馨的一剎那間！他記起了，幾乎忘記，自己置身在什麼地方？祇覺得在一個夏天涼爽的晚上，辭別她回來。寒夜的尖風刺着他，他打了一個寒噤，什麼都幻滅了；一個人在街上，席捲在北風裏發瘋。

他站住了，擦了眼兒，凝神的向四周一望，噢了一驚。這是近田野的地方了，從來沒有到過這裏，究竟是甚麼地方？想要找個人來問一下，又是這般的深夜荒郊，連鬼也找不出一個。他要去的，那處地方，也不知道在東呢，在西呢？便不住搔頭摸耳的尋認，要想

從原路回去，他沿着房屋雜多的道路上，去漸漸地像是可以弄明白了，他才放心下來。

嗚嗚的摩托車，從傍路上突飛過去；他望着那車後的紅燈，又羨又妬終於披了披嘴，哼了一聲，似乎表出不屑的樣子。他就這樣想下：

——闊客我也會做過。擁了美人兒，去喫西菜；坐了摩托車，到田野間兜風乘涼；何止一次呢……

他立刻驕傲地挺起胸膛，大踏步的走去；不知不覺間，又走進迷惘舊夢的中間了。他和章女士，並着肩兒，走出了菜館的門，正是萬家燈火輝煌的時候。酷熱的晝間，已經過去了；來了一陣夜風的涼爽。他和她說說笑笑地，在沿街的水門汀上走過去。一逕走進了一所遊藝園中，兜了一圈，就在露天場的涼亭內停歇坐下；場中的侍役，看見他們倆成對的走入，以為可以多賺些錢了，早已眉花眼笑的跟在他們倆的背後。等到

他們倆坐下，連忙柔順地遞上手巾；抹了桌子；接着搬上二杯冰冷的菓子露，和許多西點；却還問長問短的，裝出格外的殷勤。

他愉快極了，也可說驕貴極了！他和她面對面的坐着，慢慢地說着笑着，他覺得滿園遊客，誰都夠不上他的，因為他有她陪着同玩。他又覺得滿園的遊客，誰都豔羨他的。因為陪他的那位，像天使般的美貌女子。這園子裏有了他們二人，像充滿生氣的了。她喝剩了的半杯菓子露，授給他喝；像飲了瓊漿玉液。他吸煙，她給他燃上火柴，那枝紙烟像蘭膏一般的馨香。在這個當兒，他低了頭，若有意若無意的，聽她講甜蜜的話。她說：

「我有許多男朋友，却沒有一位合我意思的；祇有你，還……」

「我的弟弟也很歡喜你，他的脾氣和我差不多的，不大歡喜別人的呢！」

「我的母親，說你是誠實的君子！她很想和你談談家常；你有空時，不妨時常到我家裏來，她老人家雖是歡喜多話，要是你能趨順着她，她就快活到什麼似的。」

「我的父親，也說你是有爲的青年！他很想試試你的學問，他老人家很吃馬屁；你如恭維他幾句，定會歡喜你的。」

「我有二個妹子，也很和善，而且很會說話。就使我不在家裏，你到我家裏的時候，她們會接待你的；你可不覺得寂寞了。」

「我最歡喜打琴；我的大妹會拉梵啞鈴；小妹會吹簫。你再到我家裏，我們合奏給你聽，要是你會唱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——深夜，他和她走出遊藝園，預雇的一輛摩托車，已停在園門口了。他們倆坐下去，駛向空曠的地方，風馳電掣地鑽過去。大約浪費了二小時辰光，覺得衣袂生涼，竟體皆適；才送她回去。這樣的逛着，差不多成了日常的定程了。

——有一夜，兜風太久了；她身上穿的薄薄的紗衫，禁受不起涼風的侵襲，她不由

得有些寒顫起來，也沒有覺得；正在天南地北的胡講，看她樣子像不大理會似的，懶懶地敷衍着，他便詫異起來，怕是自己說的話中得罪了她，慌忙地陪着小心，殷勤問她，她笑了一笑說：

「不是別的，身上有點冷了。」便伸出一隻粉嫩的腕臂，送到他的面前，似乎教他試摸一下的樣子。這一來，使他頓時慌窘起來，胸部勃勃地亂跳，臉上忽的紅漲了。待要摸時，而胆怯地有些不敢；待要不摸，可是她的腕臂已伸了出來，決不能使她不好意思的縮了回去。終於輕輕地，在她的腕上把了一把；他觸了電似的，渾身發顫起來；胸口益發跳躍的厲害了。他有自知之明，忙的止遏牢住。幸虧車子在田野的路上奔放着；黑漆的夜色，把他的一臉慌愴的形容，遮蓋住了。硬從喉間挖出一句回話說：

「呀，果然！」他定心了一回，就把自己的長衣解下；叫她披上。她搖了搖頭說：

「要是暖了我，可不是冷了你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身子比你強得多，我還覺得熱哩！」他回答後，她才按着披在身上。她又吩咐車夫開慢一點，抄着近路回去。她依舊寒顫着，緊裹住他給她的長衣，蜷縮在車隅；連說話的勇氣都沒有了。他又慌張起來，不得不挨近靠她，而又不肯過分觸到她的肌體。他問：

「可要叫車夫停了車，把車篷撐起來嗎？」她聽得了，就扯了他的衣角，悄悄地回說：「從沒有張着車篷兜風的人家看見了，可不成了笑話嗎？你……你緊靠我就是了……」

他想到這裏，骨節酸軟，全身幾乎要溶解了。一陣寒風，他的迷夢又被驚醒了。自己覺得兩手籠在袖子裏，蜷縮着身子，孤吊吊的在街上喝北風；已不是去年的涼夏之夜的了。他再不忍追想下去；那些已往的歡娛，重溫起來，他也明知無濟於事，祇有懊惱一回罷了。可是這些流水般逝去了的，輕烟般散去的幻影，在他無聊的時候，總要再現起

來。要是堅決地忘去，而又忘記不盡，率性盡量的追溯去，又是空落一場眼淚。

他有意無意的走過去，到了一條胡同，認了一下，便緩步的踱到一家的門前站住了。那個胡同的管門人，聽得了足聲；從雞箱似的一間側室裏，走出來覷望他。他想要敲門，又止住了。回望管門人，二眼炯炯的，在黑夜裏發出紅光，逼得他呆木不動了。他已成梁上君子的嫌疑犯了。他落下了幾點眼淚；想到此刻的來意，又傷感起來了。

他近來無聊極了，從結識了一位中年的棄婦後，他的心情變換了一下；要把前事用力忘去。橫豎自己成了無用的廢物！情愛這樣東西，不適用於現下的社會；還是到慾樂放縱的路上，像惡獸一般的被人射死了就罷。他抱了這一個目的，剛巧結識了這位棄婦。他想就在她前面實現自己的抱負，而一味的耽慾；但是這位棄婦款待他，使他衷心感激，不敢過分狂縱。他心裏難受極了，像被拘在牢獄中一樣的不自由，牽手帶腳的乏味。想要斷絕她，又未免孤負了她的好意。隔了兩三天，勉強去幽會一次；足足有一個

月了，也成了日常功課似的。今夜到這裏就是這個勾當。這回他沿路回想從前，突然增了些悲感；一腔灼熱的來意，冰消去一大半了。他站在她的門前，疑惑不決。要是回去，夜又深了。要是進去，那末增多些無名的苦悶。回看那個管門人，幾乎要直衝上來了；他急得沒有法子，便敲門進去。

一間小小的房間，佈置得還清雅。高架的鐵牀，悄悄地垂下了白紗帳子。牀前掛着一盞綠紗罩的電燈，很幽微的吐着光芒；滿房間的設置，全浸在清水般的光亮中。靜默地，聲息全無。子英吩咐僕婦下樓，便鍵住了房門。解去外衣，舒暢了一下。這時一位中年婦人，牽開帳子，披了衣坐起；清瘦的面容，帶了些微的病態。幽綠色的燈光，映在她的臉兒上，躍出一種青春時代的嬌媚。他走近床前站住了，眼望着她，想要開口；覺得喉間有什麼橫梗了似的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「你來了，冷嗎？」她靠在床欄上，慢慢地掠着鬢髮，皺了眉兒開始問他。

「不……」他回答了，覺得沒有適當的回話；接着敷衍的還問：「你呢？像……」

「沒有什麼，不過受了些寒……你爲什麼殭挺挺的站着坐呢？」她說了，伸出顫動的手，指着床沿；他便坐下，低了頭，又重複抬了一抬她問：

「口渴嗎？你要喝白開水的，那個熱水壺裏，我沒有裝茶葉進去。」她這麼一說，他覺得立刻口渴起來；取了杯子，倒了一杯喝了。又倒了一杯遞給她；她也有氣無力地接受下來，喝了去。她又問：

「你肚裏餓嗎？五斗櫥裏，有夾沙蛋糕和火腿土司；你自己去拿，我是不歡喜吃那種東西的。」他聽了，又覺得肚裏立刻餓了。便依照她的話去找出來；嚼了一陣。這時他滿口嚼着東西，嚥不下去，像要嘔出來的樣子；在這沈默的瞬間，他一行行的眼淚下了。——怎麼，你哭了！我總看見你懽笑的時候多，今天爲了什麼？做了一個大丈夫，不像

我們女人那樣，動不動就要哭起來！」她雖然這樣說，眼眶裏也覺得酸溜的難忍起來；用力的止住。而他的呼吸急促，眼淚更落得厲害了。幽微而嚴冷的燈光，鎮靜得死神一般，度過一回長時間的沈默。她懷柔地伸出一手，把在他的膝上，扭了扭說：

「噢，我知道了！除非你又想到了她嗎？……她章女士嗎？……」

「除非爲了我這不中用的東西，來委曲你嗎？……」

他聽了，擦了擦眼兒，急急回答說：

「不，不，你決不要誤會！我也不去想她，也沒有什麼嫌鄙你的地方。你莫要做聲，停二歇，我會和你講的。並且我要把平時瞞藏着的閒話，都要對你講了。因爲沒有人肯容受我這一腔的冤抑了。」

她默默地點了點頭，眼淚也忍不住的流下來。從枕邊摸出一條手帕，擦了眼，靜聽他說下：

「你要明白，我是早已成了這世間的被棄者了！雖在從前，我也曾懷抱壯志，奮力的希求上進。那時候還在讀書，大家都稱讚我是有志氣的英俊少年，我也未嘗不以未來的英豪自負，可是出了學校，與社會周旋了後，竟然觸處都生障礙！我總覺得自己的性情，與世人格格不相入的，而他們也都說我脾氣太壞。其實我做事不過太熱心，太認真了一點，他們對於我就不以為然了。我這倒連人，便遭他們的唾棄了。」

「因為這一來，我的脾氣真壞起來了。覺得世界上的人類，都成了我的仇敵。有時我竟怕見他們，就是見了他們的影子，也想要掩着眼兒躲避。有時我要找尋他們，然而見了他們的面目，我忍不住破口咒咀的。於是他們當我面前怕懼我，背後譏笑我，甚至家族親戚，都不來近我的了。」

「我覺得做人，一點沒有意義！曾幾次找尋自殺的路；我走到河邊，就想跳下水去；走到火場，就想鑽進火去；走到馬路上想睡下去，閉着眼兒，等待來往的車輛來碾死我；

走到鐵道上，想睡上去，靜着心兒，等待來去的火車來軋死我。這許多方法，我想試一下。子我並不是怕死的人，然而袖着手，看別人家一個個的，這般那般的死去；而我欲死不死。還有一件可惡的事，要是自殺，有一般僞善君子來從中阻撓。譬如我把手鎗自殺，彈子中在胸部了；他們定要爲我鉗出來，強我活了回來。在他們是仁愛，救了我一條命。我却轉恨他們的殘酷，使我不死不活，延下殘喘呢。因此我的自殺念頭消失了去，我就聽憑我這毀滅不掉的餘生，死屍般的漂來浮去。在這污濁的人海裏，我早已忘掉世間有我這麼一個人；我也忘掉世間有他們那麼一般人。我的心情，等於死去了的一樣。

「不知怎樣的，無端遇見了她！——我雖是抱着這樣消極的氣度，終竟是一個未死的人；爲了百不如意，憤激不平，才生出厭惡一切和求死的心腸。如其有了點安慰，那又何樂而不生！——她那樣的熱誠待我，熱誠的嘘拂我；我那久已枯槁的心情，自然而然比別人更熱烈的向榮起來了。你想：本來沒有希望的我，一旦有了希望，當然比別人

家增加幾倍的高興；反了，又會比別人家增加幾倍的哀痛……可憐！不久我被她擯棄了。我別無他法，祇有咬着自己的臂肉求痛快。我明知她遺棄我，自有她的難言之隱！然而我恨她，如同九世的仇讎了。因此我對於世間一切的女子，都當做我的仇敵看待。

「……………呀，我老實告訴你說罷！我認識你的初衷，原想把你當做玩物，當做一種刺戟的飲品。在我無聊的時候，把你當做發洩氣憤的東西。在我饑饉的時候，把你當做飽慾麻醉的東西。我不料你這樣掏誠的待我，使我容受從未容受過的溫情，從未容受過的纏綿——我聽說你也是被棄的一人，那末我先前懷着猛若豺狼毒若蛇蝎的心腸，我何以對得住你呢？你不要饒恕我，你來責備我罷！」

「像我這麼一個人，早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了。資財也喪失了；職業也找不到了；面容也憔悴了；早沒有資格和女人交結了。我現在懊悔，我不該和你認識；既經認識了，我也不該來欺侮你的。你這樣對待我，論理我應該把縱去了的癡情，挽回轉來供獻給

你，來贖我的前愆。但是我雖然恨她如刺骨，當她是仇敵，而終竟不能忘去她。我時時追想她，時時看見她的幻影；我對於你，可說毫無誠意……」

「你……你怎麼發了瘋嗎？快不要這樣……」她一面揩拭自己的眼淚，一面勸止他。於是他橫下身來，伏在被褥上，嗚嗚咽咽地哭個不止。

他恍恍惚惚地，和章女士並着肩兒，乘在摩托車裏，慢慢的開往幽謐的田野去。他見她默默的蹙着眉頭，一言不發。他問她，也不回答；他以為又感着冷了，解去了長衣披到她的身上；她憤恨地拒絕了。他詫異起來，怕是得罪了她；忙的做出笑顏，執着她的手，小心地陪個不是；她却洒脫了手，恨恨的轉身他向，再也不理他了。他弄得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在搔頭摸髮的，想不出原由來……忽又覺得自己站在路傍，一乘摩托車開過來，親見章女士和一位美少年並坐着。這少年的臉兒，比自己美好，裝飾也比自己精雅。他

不由得內愧起來；他又似乎認識那少年的，又似乎不認識的。那少年一副驕矜的神情，向他鄙了一眼。他氣憤極了，上前一看，少年和她互相偎依着，在有說有笑的十分高興。他心裏一種嫉妬的氣質，倏忽萌起，忍無可忍的了。便一直追上前去，兩手緊握住什麼似的，亡命的奔去，像是運動會裏的競賽，想追過那乘摩托車。約摸過了三四里路，他力竭氣喘地勇往不進了。車中的那位少年，向他點了一點頭，忽開了倒車，把他撞壓死了。

「噫！」的一聲，他的迷夢又驚醒了。章女士，少年，摩托車，什麼都沒有了。自己睡在濃重的被窩裏，渾身發着熱病。那位中年的棄婦，披了衣衫坐在他的身傍；右手支撐在床褥上，左手輕輕地覆住在他的額上。他眼兒半開半閉地望她，自己像個病了的孩兒，她像是母親；臉上抹着一片仁慈的愁悶，爲了他耽着一層心事，但是他看了她這副神情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閉了眼兒，眼淚像珍珠似的，不住的從眼尖孔裏滾下了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末稿

新漆的偶像

一

住在大都市的人們，像是不很關心季節的變換；大約都市是人工的天地，罕有自然景物來襯託季節，但是看了男男女女們衣着的花樣，又像這些人最關心着季節的變換呢！譚味青在街道上躡了一回，便感到色色都是涼秋的季节了。幾個站在街角上的賣報人，挾了一捆紅色報紙，唱着自度腔招徠顧客。他纔想到今日是雙十節；想到有位朋友今天結婚，於是他急急回到寓所，重新洗漱了一過；檢出一身新製的洋服換上。從換下的洋服裏，摸出了那些手帕，錢夾，時計。他看了看時計，馬上出門，驅車到靜安寺。

路的滄浪精舍去。

這所滄浪精舍，在上海是很有名望的旅館。那些豪貴闊客們，過了婚嫁的事，往往借這里鋪排很富麗的儀式。他在前門下了車，躡進去，看見許多賀客；有的散在庭前，有的圍在屋子裏。其中有一大半人和他認識的，便互相點點頭招呼了一下。就有一位不相識的短小的招待員，引導他穿過走廊，曲折地彎到一間很精緻的客室裏。這裏有四五個客人，都是大名鼎鼎的國立大學校長，學者，教育家，大學教授；所謂當世第一等名流。他們和他也相熟的，他委曲地一一招呼了後，端端靜靜的就邊位坐下。

——貌乎小哉的我……我這無知的蠢物，也居然廁身名流之列！

他想到這裏，漸漸有點侷促不安；望着窗外閒散着的一羣非名流的賀客發呆。接着，一位短小的招待員又引進二三位學者，教授。他隨着在座的諸名流，起立招呼。最後來的一位大學校長，和他並坐；他更覺得自慚形穢，臉兒幾乎要紅漲了。那位大學校長，

拘下頭來問他：

『近來功課忙嗎？』

『不忙，不忙！』他輕淡地答了一聲。這時其他幾位，正在談論這次的江浙戰爭。旁邊的別一位大學校長，順手拍了他的肩兒問道：

『你們府上搬了出來嗎？』

『沒有搬出。』

『你們那邊很危險呢？』

『是，現在所有的兵都開拔了，不知道將來怎樣？』

從這一次開始了談判以後，其他幾位也有和他談話的。就是在他們談話的時候，他也乘機湊進一二句話，他的神情似乎起勁了一些。

——
噲！區區的小子，原來也是大學教授。

他想到這裏，像從夢裏驚覺的一般；環顧了一回，覺得自己的聲價突然增了幾倍。像和那些高視闊步的大人先生們，相差不遠的了。又像冥冥中把一股驕矜之氣，賞賜了他，他眼看變形的自己：頭部高聳在雲霄裏，身體高大得像座泰山；又着手站在遠處，一雙眼兒，炯炯地俯察萬彙，沒有變形的另一自己，真像餘子碌碌的一個，對着牠高不可攀了。

那位短小的招待員，托了一盤通艸的綵花，走進來。

『時候快到了！』他有意無意的對座客說了一聲，便把通盤的綵花，一朵朵分給在座的諸名流。他們接受了，便紐在襟上。最後輪到味青了，味青裝做不注意的樣子，他對着味青審慎了一翻，像在考慮這人，有否受這朵綵花的資格。這一剎那間，味青眼看這位短小的招待員，已變了嚴正的裁判官；似乎對他表示你不應該混在名流裏。味青內心裏發着寒顫，頓時現出驚慌的樣子。終於他把那朵綵花，交給味青了。味青隱隱約

約看出他尖刻的笑容裏，像要說：

『這回饒恕你罷！你這孩子，照你的年齡，資望，學問等等，要受這名流符號，差得遠哩！本招待員今日特別開恩，賜給你一次暫時的及格。』

味青受了這朵綵花，慄慄然不敢紐在襟上。但覺得背脊上的冷汗，一直淌流下去。他參與了這次名位授與式，不但不以為榮幸，反而氣沮起來。他看見這位短小的招待員，有點害怕起來。他望見在座的諸名流，有點嫉惡起來。他眼看見自己手裏拿的那朵綵花，像是和他緣分很淺。他想要把牠紐在襟上，那是至尊的至聖的名流符號，豈敢胡亂地僭位越俎。想要把牠還給那位短小的招待員，又未免孤負了他的一段非常的恩意。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，那位短小的招待員，托開了兩手，對大眾說：

『時候到了，請諸位到禮堂裏坐！』他說了，伸出右手，指點方向，站在傍邊，動也不動，等候諸名流的寬步而行。味青也聳着肩兒，輕輕的尾隨進去。

禮堂上，滿布着華美新奇的燈彩；五光十色，放出異樣的誘惑力；那位短小的招待員，恭請了諸名流坐在禮壇的左面；最後輪請到味青了。味青不敢坐下；一望禮壇對面的幾排座位，那些非名流的賀客，像學生上課似的擠滿了。他想要坐在名流專席上，不好意思；想要坐到非名流的學生席上，那末曾經一度短小的招待員認為暫時合格的名流，又未免太不知好歹了；於是他溜到禮壇右面的空位上坐下。接着有二三位似名流非名流和他不相上下的賀客，也來並他坐下；他纔覺得稍微放心一點了。但是他的神情，頹唐得像醉倒了的樣子。

外國的絃管，幽幽揚揚地合奏的時候；那一雙新人，緩步出來。他約略辨出二位男嬪相扶了新郎，二位女嬪相扶了新娘；四個童女提起新娘所御宮裝的長裙。他的眼前絢爛得發花了，他的耳朵裏爲微妙的音樂填塞住了。——皇帝……皇后……宮娃……侍臣……Chiopatra……隋煬帝……Nero王……楊貴妃，這一類無數的幻象，交

措在他的腦中。他像設身在劇場裏，設身在電影院裏。他又像在朦朧的燈光下，讀Gautier的小說，看Rossetti的畫集。他們站在禮壇前舉行婚禮，那些學者的頌辭，名流的演說，他一點沒有記得。等到婚禮完畢，賀客們離了座位散開，他纔打了一個欠伸，清醒轉來，但見室中燈火輝煌，賀客們的來來往往。

他隨着賀客們，混進膳廳；在喧聲挾雜的當兒，嘗了些酒菜。心坎裏覺得橫着一件重大事情，須要找到一個機會來處理；他又想不出什麼事情，他又急急要找一處清靜的地方，一個餘閒的時間。他表面上雖是和相識的幾位朋友談話，而他的心裏已躁急得無可如何了。大約像他平時臨到朋友結婚，想到了自己切身的問題，同樣生起一種不易制壓的苦悶。好容易，等待到這長時間的喜筵散席，賀客們先後回出去。他特地找了那位短小的招待員，懷柔地辭別出來；繞道到滄浪精舍的賬房，私自定下了一間房間。

約摸有半夜的光景了，滄浪精舍的樓上，小小的寢室裏，四壁染了均勻的肉色；正中懸掛着一盞碧琉璃的電燈，套上了淡黃色的稀薄的絹製燈衣；燈光很平靜的化在室中，一張銅床，一頂衣櫥，桌子，椅子，沙發，妝臺等，安置得非常適宜。味青靠在沙發上，閉了眼兒，默默地像在傾聽什麼似的，但是聲息全無，隔了許久許久，纔聽得街道上，一陣浦浦和的摩托車聲，味青嚇了一驚，張開眼兒，看見對面衣櫥的門鏡裏，反映着自已的容顏。他對着牠定睛了半天，忽然把視線移到他方；隨後托起雙手，抱住了右膝。頭部低低的傾垂下來，剛巧將右頰緊貼在膝蓋上。眉兒密密地纏住，纏得眼皮聚閣攏來，逼成了一髮的目光；凝視到左面的牀底裏——幸福……快樂……人……我……黃金，名譽，美人……人……我，這些東西，像在牀底裏駢肩累跡的擁擠着，像狂海裏正在推波助瀾，像街道上車馬的來來往往。

——黃金，名譽，美人，一切光榮的勝利……罷了，罷了！

他轉念到這裏，突然放了手，仰臥在沙發上，像是死了去的一般。

——從四月裏回到上海，到現在要有半年了；這半年來……這半年來記不起了，像在眼前，又幻滅了去。沒有勇氣去回想，而又現到眼前了。

——四月裏，正是春濃如醉的時候，他在學校裏畢業了，回到祖國。他預定暑假以前，逍遙歇息在上海住了幾天，旅行到蘇州，無錫，南京，勾留了半個多月；又回住到上海。他所賞識的，不是千古詩人歌詠的江南春色；那是久年相違的江南佳麗。他看了久別的祖國女子，感到她們的髮髻，服裝，處處參酌了外國的情調，而不失去東方的美質。她們的一舉一動，都比以前靈活而可愛了。他覺得中國文明進步的速率，非可臆測；即此一端，已足使人驚服的了。他於是白天，夢中，時時想念女子……異性的饑渴，女人的誘惑；他的精神一天天的委頓下去，幾乎要病了。

——是怎樣的來歷？他遇見了一位年輕女子，那種玲瓏的驕柔的姿態，貧血的臉

兒上常露出矜持的微笑，他渾身陶醉在她的病態的美裏，他的靈魂被那位多愁多病的南國佳人掠奪去了。他天天伴着她逛戲院、電影劇場、外國跳舞會；到西菜館裏用晚飯；坐了汽車兜風，華貴的生活，多麼華貴的生活！他但願把自己的精神物質，供奉到她的聖壇上。有人對他說：『那個滿儲着虛榮心的女子，你快避去她罷！』他說：『虛榮心是女子特有的美質。』有人對他說：『那個女子不是真心愛你，你何苦爲她犧牲！』他說：『祇要我愛她就是了，我莫要她些微的酬報。』有人對他說：『你去找些正式的職業呢！』他說：『有甚麼事情可幹，誰願意和那些狐羣狗黨爭飯喫。』有人對他說：『許多人在譏笑你，議論你，吐罵你！』他說：『不靠他們喫著，且由他們去笑罵罷。』他在無忌憚的放恣的獨行其是的時候，他的知交和他漸漸地遠避了，他的前輩不信任他了；他一點不掛記在心上。

——東的朋友處借錢；西的朋友處借錢；東的親戚處借錢；西的親戚處借錢；他負

債累累的了。他還在不住的打量：怎樣供給她？怎樣使她快樂？

——他的母親來信說：『江浙戰爭波及到家鄉了，你的弟妹妹，渴望到你那邊來過活。』他看後擱在旁邊，忘記去了。那時他獨自租了寬敞的房屋，備了精緻的陳設，應待那位天人的降臨。

——他的母親，領了他的弟妹避難在上海，把他的弟妹寄住在一家親戚家裏，好容易她找到了他的寓所。他母親在他室中的四周，審視了一下，忍不住眼淚一滴滴的落下了。她一面揮着眼淚，一面婉順地對他說：『我的兒，難怪人家說你在上海幹些不正經的事情！你何消得租這樣大的房屋，備這樣奢華的陳設。人家說你放蕩少年，說你敗家子；你不爲你父母爭口氣嗎？你讀書的時候，怎般行規道矩的；什麼讀罷了書，就糊塗起來；你毫不知自愛嗎？我是向來信實你的，自你生長到今天，從不曾有過責備你的話啊，我何忍來責備你，你應該明白：你的先父死了一週年剛過，你恣意揮霍，把他生前

辛苦積下的金錢，差不多要用完了。你的先父生前，怎樣地溫厚謹飭；他平時所教導你的，怎樣地周內詳盡；你就會忘記了嗎？他望你讀成了書，立身行道，爲祖宗生色；你爲什麼去幹那沒意義的勾當？我的兒，假使你正實爲你的婚姻問題設想，那末你放開眼光，選擇一個賢明的女子；我不但不來怪你，我極願來助成你呢……』

他想到這裏，自己像是親身臨到他的母親的那種沈痛的訓責。他想立刻跪到母親的前面求恕，急急挺坐起來，可是母親不在這裏，自己孤零零的坐在滄浪精舍的室中。這一幕悲劇，曾幾何時，已成陳跡的了。他的胸部，覺得有二莖隆起的細管，直通到兩眼；胸中儲藏着的熱淚，從細管裏衝到眼際，沿着兩頰，直流下來；他有氣無力地搖了搖頭，把兩掌掩住了臉兒，伏在沙發的背靠上，喊出細微的哀聲，

——曾幾何時，已成陳跡的了！啊，逆子……不肯，他當時聽了母親的話，不但一點沒有感動，反而覺得母親多事，他以爲十八世紀的老人家，那會理解現代人的心情。他

自以為現代人，就是幹了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到了回心轉來，寫了一部懺悔錄，又躍在千古不朽的簡冊上了。他以為 *Soc.* 的禁慾者，心中無妓的宋儒，他們正是在九泉之下呼冤呢！他要努力做現代人，他要實現享樂主義，他要希求死而無憾。

——新秋到了，各處學校都要開學了。他初回來的時候，有三四個大學和專門學校把聘約送給了他，要他去當教授。不久，那些校長先生們，漸漸聽得他的不名譽的傳聞，到了這時，就把致送他的聘約毀解了。祇有一個 M 大學裏，還遵照聘約，請他去授課。他以為事業還在將來，區區得失，何足介意的；因此而消失平昔傲慢的氣度，那不是大丈夫了；他這樣的自己安慰，自己解嘲。

——他家裏帶出來的錢用完了，朋友親戚跟前拖累遍了他再沒有法子。於是到一處很客氣的親戚家裏去借錢；他明知這家很有錢的人家，而又以吝嗇出名的；他明知無效，然而冥冥中像對他說：『你的面子去，或有幾分成功的希望！』驅使他去作

僥倖的嘗試；終於被他們拒絕了。他自從經過了這一次的失敗，引爲生平莫大的奇恥；漸漸自責起來，立誓不向富人借錢。大學裏一個月的功課教完了，所得一百多塊錢的薪水，祇夠供給那位視如天神的小姐，三四天的揮霍……以後怎樣……

電燈的紅光，漸漸淡化起來；他扭起腰來，打了一個欠伸；約略認出玻璃窗上發白了。此番他背誦了自四月裏回國以至今日，約摸半年來的生活紀事，模糊地如同隔了一世。把生命倒流過去，重歷其境，忽而做出當事者兀傲的神情；忽而做出傍觀者批判的態度。因此他的身體疲憊極了，骨節裏有點酸痛，想要懶懶地睡一忽；可是那個「以後怎樣？」的問題，盤梗在他的胸中，像一件齒輪在旋轉着，把他胸中血肉的機體破壞了；生起一種莫可名狀的痛楚。他站起來，也不如意；坐下去，也不如意。於是兩掌壓在胸部，繞室而漫步，像在想什麼似的。足足有十分鐘光景，他坐到床上，側靠下去；把頭部擱在摺疊的被褥上，拉了枕头，無意識的玩弄着。眼兒注視在床的銅闌上，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『以後怎樣……什麼大不了一的事情！祇要有金錢，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。可是現在呢，金錢任何處啊，到家裏去拿來嗎？自從那時被母親責備了後，死也不情願開口了。到朋友親戚處去挪借嗎？自從經了上次的失敗，立誓不去遭人白眼了。卑躬屈膝，到大人先生前去多求一個位置，多賺一點錢嗎？誰願去幹那些無恥的勾當……』

『黃金，名譽，美人，如同夢一般的倏忽地幻滅了。』

他說到這裏，把那個枕头，鋪在近身，撫着牠，當做牠是天天來往的那個女子，對牠說下：

『我還是回到日本去罷！我想我決沒有資格再和你結交了。天下的男子，才智比我強，家私比我富，丰采比我美的，多得很呢。我的力量和你結交，祇有半年，此後決不能照舊繼續下去了。你總會找得一個十全的男子，來延長你後來的幸福。如果你看破了，我這樣狼狽的情形，也不致於再來和我纏擾了罷。我呢，也何苦用盡了心思才力，爲了』

討好你一個人而破滅我的周圍——家庭不信任我，朋友親戚與我遠離，前輩先生對我渺視——我把金錢名譽犧牲了，所謂美人者的你，仍然不在我的掌握中；好了，好了，我們從此再見罷！」

他說了，把那個枕头用力一推，轉過身來，像和牠決絕的樣子，他沈默了許久，把袋裏的錢夾摸出，挖出一束鈔票來數了一下，說下：

「還贖一百二十多塊錢，夠了，決計到日本去；誰願再去當大學教授，爲了區區一百幾十塊錢，混在滑稽畫報中的名流學者裏敷衍，太不值得罷。而且經過那位短小的招待員品定的名流，學者，恐怕不見得什麼大高明。即使刻在滑稽畫報上，當時果然可以博閱者們的鼓掌稱快，過後就要移做下級社會大便時揩拭糞門的材料了。我又何苦求半文不值的虛名，去招後來的禍患呢。」

玻璃窗上的陽光，漸漸的放明了。他的神志，似乎清醒了一點；他把兩腕緊緊的壓

在褥篋上，仰身離床，站在地板上，覺得兩腳酸軟，幾乎顛掉下去，他用力地挺了挺身，四肢緊張了一回。按了電鈴，那個侍役便推門進來，他沒有覺察；還在點着頭，欣欣然現出心領默契的樣子。等到侍役開口，他纔覺察，不由得自己好笑起來。

二

清早，陰沈沈的大氣，籠罩在江干。匯山碼頭艤着的長崎丸，在急促地鳴鑼，像是巨災降臨的警告。味青和衆船客，站在甲板上，鑼聲還不住響着他根據了老於行旅的經驗，便知道這船要出發了。岸上站着一羣人衆，看見船出發的時候，男的高舉他們的帽兒，女的擎起了雪白的手腕，一揚一抑地致告別辭。

『再會！Sayonara！Adieu！』……丁類的聲音，像鵲叫那樣的喧噪。

味青正在注目幾個年輕的女子，和誰作別？胸中呼吸急促，像是其中也有一位女

子和他作別的樣子仔細一看，和他傍邊那位俊邁的少年打照呼，這位少年也對他望了一望；他覺得衷心裏起了慚愧而悲痛的情致，便退到三等艙位裏，懶懶地睡到弔牀上。這弔牀長而狹的，恰恰安放他的瘦長的身體，船客們閨雜的聲音，他一點不聽得，他像在墳墓中一樣。

——聰明的工人，你造這弔牀，大約量了我的身子造的。你饒恕我，我不等你造好棺蓋，我已在這棺材裏睡覺了。

他這樣想了，回想往日的幾次的旅行，都抱有前程浩大的希望，何等的快慰，悅適，從沒有像這一次感到一種落寞的辛酸的氣分。他的全身的液質，於是趕向到眼兒裏，潰湧出來，若決江河的了。

——先父，先母，在泉下望我；嫡母，弟，妹，在家中望我；……前輩，戚友，沒一個不期望我的。好容易，得到了名義上的「學成歸國」，又如何不能安居故國，強我回到那久嘗

苦味的島國呢！這次的去，究有何種意味……黃金，名譽，美人充塞了的故國，那有閒地方容我插足……哦，那有閒地方容我葬身。我不得不睡在我未完工的棺材裏，由這龐大的船舶，運到那個島國裏去火化。

——就這樣安全地死去，那也很好！可是無聊的時候，總說死，死……死，終竟沒有一死的勇氣！在黃金，名譽，美人沒有到掌握的以前，又何忍死；既已到了掌握之後，怕又不願死了。「死」，到底是欺騙自己，欺騙人家的一種飾辭。你既不自殺，人家也不來殺你；那你怎樣死呢？這種卑劣的飾辭，人家聽得討厭了，還是老老實實說罷，「怕死」……這時他感到疲乏極了，想也想不下去，便沈沈地睡去。

第二天，快要上岸的時候，船役招呼各船客，醫生檢驗各船客的身體了。他披着寢衣，聳了肩兒，像鴉片烟鬼一般的蜷縮着身子，到甲板上去，混在短褐的華工裏，整整的站着。二位制服的醫生，順次把各船客診了脈搏，這件奉行故事就算完了。他便靠在船

欄上眺望海景，背後像有人喊他：

「譚先生，譚味青先生……」

他想回頭去看，又遲疑了一下，以為同艙的船客，一個都不相識的；那會有這聲音，但是聲音明明在喊他，於是他回頭一看，有一位少年，對他相了一相，上前問道：

「你先生是譚味青先生嗎？」他聽了不由得吃了一驚，這人向來是不相識的，那會有這麼一來的。哦，想到了，這位少年就是昨天出發的時候有位女子和他擊臂作別的他，為甚麼要來招呼？他便含糊地回答：

「是……是！」囁嚅了一下，說下：「你的大名，沒有請教。」

「噢，先生，我就是M大學的文科學生，這回先生來當史學教授，我親受過先生的教導呢！」

「是嗎？這回我不過教了一個多月，所以許多同學都不認識的。」

「是的，先生在這兒，我也存疑了許久才認出的，我想不致於碰得這樣巧罷！」

「那末你這回去幹甚麼？」

「去念書的，我本來在M大學畢業了，暑假後便想出發，因為江浙戰爭的緣故，家裏的錢沒有匯到，就延遲到今天中間沒有事，我到母校裏去隨便聽講，所以先生的講義，我也曾聽過的。」

「很好很好！這兩天我正覺寂寞，倒是無意之間得了一個伴侶。」

「尤其我是初次到那邊，言語也不懂得，要請先生指導的……先生這回去，有什麼事情罷？那末大學裏功課呢？」

「一則我稍微有點私事，一則住在上海身體也不大舒暢，想去靜養幾時；大學裏的功課，我教朋友暫代着。」

「請先生到我的艙位裏去坐一歇罷！」這位大學生說話時，指點上一層，他便做

出鎮靜的樣子，遊目到大學生指點的地方說：

『在那邊嗎？』

『是，在二等的B室裏……』大學生扭轉身去，現出游龍驚鳳般的少年英爽的氣態，一直上梯去；他祇得跟着上去。大學生接下問他：『先生住在頭等艙嗎？』

『不……不！』他回答不下了，臉兒立刻紅漲起來；想到堂堂教授，坐在三等艙裏，好不愧死！幸虧他跟在大學生的後面，大學生沒有覺察出來。

他們倆到了艙位裏，大學生便搬出許多果品，罐頭食品；倒了一杯茶，殷殷的款待他。他心裏又起了無限的沈悶，像是一點不起勁；而那位大學生熱誠地趨奉他，他沒法祇好應酬一下。他對於果品食物，本來想大嚼一下；但要保持教授的尊嚴，故意做出不希罕的樣子。那位大學生，懇出許多關於日本的說話問他，他也有口無心的回答。祇是爲了三等艙的事情着急，心裏在想：究竟怎麼告訴他呢？說是頭等，那是欺騙他了。說是

三等，那末體面有關！午飯的時候快到了，他便辭別出來，淡淡然對大學生說：

『我住在下面三等裏；我是來來去去慣坐的了。』

『是的是的！我本想也坐三等的，爲是不曉得先生同船，孤單單的一個人，什麼規例也沒懂得；所以朋友勸我坐二等；比較的在初次出門的旅客，方便一點。』這位大學生立刻靈機一轉，脫口說出這樣敏活的回話。他也明白這些話的神情裏，顯然伸說所以坐二等艙的理由——教授坐三等艙，反而學生坐二等艙——這位大學生對於他，似乎過意不去；這樣說了一面自己的苦衷可以表白了，一面使他教授的體面也可保留了。他觀察這裏，找不出一句回話來，落個終場。祇好含糊了一聲，寒酸酸的回到三等艙裏。而那位大學生的機練的神情，仍在眼前；還不住的刺逼他，使他不敢正視；他立刻生起了一種畏怖之情。

在長崎停了船，他混在人衆裏上岸；搭上公共汽車；到車站。他把手提的東西，放在

待車室裏，坐下歇息。想要去找尋那位大學生，可是銜接出發的火車，快要到了。找到了他，未免又發生幾種困難的問題——自己坐三等車，大學生至少坐二等車；自己所帶的錢不多，假使替大學生買了一張二等車票，同時自己也一定要買二等車票。可是這一點還不值得掛記，坐了二等車之後，少不得要買一點水果，雜物；少不得要喫西菜；手裏剩下的錢，都交結在這裏也不夠。他想到這裏，離了座位，在室中踱步，趑趄地莫決去向。

這時，那位大學生闖進來，拍了他的肩兒，一手裏把車票授給他說：

「先生，聽說車子已來了，車票我已買好。」

「呀呀，我會……你何消得買頭等票呢……」他接了車票一看，心中慌亂起來，連說話都說不下了。

「聽說，從長崎到東京，路途很長，頭等車比較舒服一點。」

『是，是……』他沒有說完，火車出發的警鐘響了；他忙的招呼大學生，一同上車。把零星的東西，位置妥當了後，據在座位上，靠着窗，呆望月台上的一羣送客的男男女女。這一羣人衆中，也有望他的，他竟像一個失路的孩子，在這一羣人衆裏，巴不得尋出他的母親來。車子開發了，他才含住一眶冷淚，和他們離別，轉身坐下。那位對座的大學生，橫倒在座位上，沈沈地睡去了。他想起自己內潛的寒酸氣，和這位大學生的無憂無慮的那種闊綽閒雅的襟抱，成了一正一反。想要立刻跪在他的前面，反稱他「先生」，而又不好意思；只是望他不要醒，醒了，少不得要破鈔還敬他一些。

天光晚了，車中的燈火，也亮了起來。稀少的車客，有的看報，有的睡着，似乎各管各，不相來往的樣子。對座的大學生，呼呼地睡得正濃膩；那種睡態，似乎也現出一種闊綽，一種不可一世的氣概，無形中像是故意欺侮他，威迫他的樣子。他看了這們的神情，漸漸生出些反感來；把他的懷柔的素抱，激成嚴厲的抗爭的心情。於是他的兩眼，充了血

似的，睜得像三眼王靈官，向那位睡去了的大學生，怒視了一歇；然後默念下去：

『有黃金，有美人，再去求名譽；後生可畏，我當然讓步。啊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你就這樣嚇倒我嗎？小子！你道是我沒有過錢，沒有過美人的嗎？我闊綽的時候，真比你厲害得十幾倍以上哩！小子，你在我落難的時候來擺闊，算得上英雄嗎？我諒你也沒有話可回答。』

『老實對你說罷，你的命握在我的手裏；此刻我要你死便死，請教你還能擅作威福嗎？不懂事的小子，去去……』他默念到這裏，狠狠地搖了搖頭，忽然「哼」的喊了一聲，隔座的那位車客對着他，驚愕地望了一望。他亡命的斂抑住，像是被人偵查出，他是殺人的未遂犯，不由得不驚駭起來，連呼吸都不敢急促了。他站起來，想要立刻遠逃，可是兩腳酸軟，又坐了下去，昏了一陣，又醒來，覺得自己坐在車子裏發瘋，咬緊了牙兒，用力地頓足了一下；對座的那位大學生也醒了。他祇好尋出幾句無關緊要的酬應話，

來遮飾自己的內愧。

三

他們到了東京站。那位大學生，就有他的朋友來迎接去，與味青道別。味青慢吞吞將二件行李取出，在車站出路一面的休息室裏，徘徊了一下；覺得一時沒有去處。他的舊寓，諒早已租給別人家了；他的朋友中知己的幾位，也都回國了。要是去找泛泛的朋友，可不是又自投災難呢。他打量了許久許久，尋不出一條通路來走過去。摸出錢夾來數了一下，還剩得六十多塊錢——什麼！什麼！一個月的生活，怕也維持不來；他驚異起來，心中昏亂，更無所適從了。他周轉一看，客人都走出了一個；一個役夫在勤緊的打掃清理，室中懸掛的一盞晶亮的電燈，似乎在逼迫他從速出走。他向壁上的時計一望，九點鐘敲過了；於是他雇了車子，向那離這站十餘里遠的海枯山上，他的舊寓去。

他在路上想，海枯山上的舊寓，住了足足有四年；寓主人的一家，都和自己很親暱的。這回去，他們當然招待的，那邊有幾間空房間，就使有客人住滿了，今晚一晚，他們總要想出法子，使我暫時耽擱一下的；明天可以再想別的方法。他這樣想了，心境放寬了一點，清寂的街道上，路燈半明半暗地站着，和他像舊相識那樣的，一路迎接過去。不久辰光，就到海枯山的舊寓了。

一宅小小的住家，參酌了西式建築的；他認得很熟悉。敲門進去，就有一位少女出來應接。

『譚先生嗎？久違了，請進！』

『久違了你的令尊令堂在家嗎？』

『在家的，請進來罷！』

味青付了車錢，吩咐車夫，把二件行李搬進；那位少女，把行李安放在旁邊；引導他

到內室。這是一間十席鋪的房間，寓主人飲食起居的所在。主人約摸有五十多歲了，女主人年紀和她丈夫相仿。他對他們行了見面禮，說了客氣話後，主人就請他坐在席上的上位。女主人和她的女兒，忙的去弄茶果。主人把眼鏡整了一整，隨手拿起一張晚報，遞給他說：

「你看過晚報嗎？這幾天，東京真熱鬧。」

「有什麼熱鬧？」他一頭看報，一頭問。

「你看報紙上呢！貴國的盧永祥，何豐林到了長崎，這不必說起；東京方面有吳佩孚的代表岳某某；張作霖的代表某某；國民黨的專使李烈鈞；還有辜鴻鳴在這裏講學；梅蘭芳在這裏演劇……你這回來，跟那一位大人物做隨員？」

「不，不，他們那般大人物，我都不認識的。」

「你別瞞我罷，你是畢業了回國的——先前，我看見許多貴國的留學生，畢業回

去再到東京，都是負了貴國政府的使命來的！那末你也……」

「我不是，我不是……我今晚想住在這兒呢！假使我做他們的隨員，那末我要住在帝國飯店了……你這兒有空房間嗎？」

「呀，客人都住滿了。過二三天，就有位客人搬出……你住的那間，現在你的同學李先生住着。」

「哦，那位河南的李士率先生嗎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

「那我就住在他的房間裏罷！」

這時女主人和她的女兒，已將茶果弄好，搬了出來。主人一面恭恭敬敬的應酬他，一面吩咐他的女兒去喊李先生下樓來。他心裏在想：這位李士率雖是同學，他在政治科的，平時因為江浙人的脾氣，和別省人不大溶合得來，所以交情很是平常。這一來，未

免太不好意思罷。一忽兒，一位顴骨高聳眉兒倒掃的李士率下樓來，和他客氣了一下，便辭別主人，一同上樓。其實他一見這位李君的臉，就生出不快之感：因為平時，這位李君被他鄙視過的。但這時李君像是貴客降臨，呈現了榮幸的氣態，和他周旋。他看出李君的氣概中，像是譏笑他，——啊！你老是江南的才俊，向來高視闊步，終竟有壓在我底下的。一日，他的敏銳的神經，似乎已聽到這樣尖利的說話了；自己祇好屈服不動。主人的女兒把箱件搬上來請命，他才開了箱子，檢出被褥。她把被褥鋪好，另外拿出李君的被褥也鋪好；隨即辭別下樓，他們倆也熄了燈光睡下。

他們睡下，還講了些閒話。李君是國民黨的黨員，他說這幾天爲了李烈鈞，如何忙碌，如何奔走，到東京的那般大人先生，如何羅致留學生，留學生中如何活動，——嘵嘵叨叨，這些新聞，他沒有聽得明白，那位李君早已呼呼地鼻鼾聲大作的了。他還是翻來覆去，睡不下去。那些大人先生，到東京來，負着政治，學問，藝術上的使命而來，趨附他們

的人衆，自像百川朝海，自己被人吐棄了來的，來了又遭人渺視；天地之大，那有容身的地方呢？他想到這裏，不由得滾了幾串眼淚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李君起身。他在被窩中，迷迷糊糊的醒覺轉來。因為睡在別人家的房間裏，便也勉強起身。李君盥漱了後，主人的女兒將早飯搬上。他吃了早飯，將幾件箱籠，審慎地鍵鎖好，然後辭別味青出門。味青覺得身體萬分困乏，又呼呼地睡了一忽。他起身時，已經十二點鐘過了；四周一看，感到了一種異樣的景象。他回想從前住在這間房間裏，四圍裝着八九架貴重的書籍；他睡在席子上，抽出來看看讀讀，多麼寧靜！那種生涯，如像隔世的了。現今李君的矮桌上，一堆書籍，不滿十冊；什麼法學通論，行政泛論，六法全書，和一厚冊和漢字典等等，只使他厭煩。——啊，學問有何用？是埋沒志氣的東西。書籍有何用？是驚動一般庸俗的東西。他們備了不到十冊的書籍，尚沒有功夫去細讀；然而回到祖國，混在政客的中，倏忽做了疆吏大員，而那些飽學的書呆子，却依舊沒

有變相。他想不下去了，倒在席子上，獨自納悶。

晚上李君回來，他也站起來，談了些無關緊要的閒話；李君把先前鍵鎖了的箱籠，開出來，檢點了一下；對味青望了一望。味青立刻覺得不好意思起來，臉兒微微的紅漲。李君的這種舉動和神情，疑他偷東西似的；他心裏憤恨極了，以為蒙了生平未有的奇辱。他想立刻遷出，可是沒有地方，終於默默地忍住了。

『你們江浙人，另有一種風度；這種風度帶有危險性的，一面我們果然是非常羨慕，同時也非常恐懼。』李君含了譏刺的音調，對他這們說。他默了許久，覺得這種話，明明侮辱人家的話，簡直沒有回答的必要。不回答，未免傷了面情，他敷衍着說：

『這在我莫名其妙，我一點不覺得江浙人和其他各省的人，有兩樣的地方罷。』

※

※

※

第三天，李君出門的時候，照舊把幾件箱籠，審慎地鍵鎖好。回來了後，又打開來檢

點。他處在這種嫌疑的情景之下，真是難受極了，不由得落下幾點眼淚。自己一個清清白白的人，忽然受到這種的恥辱——李君啊，李君啊！我雖是窮困，我不致於做這個勾當罷！你箱籠裏縱有金銀財貨，我決不眼紅你的；你放心罷！老實對你說：就使我是賊，你的箱籠裏，幾件破衣服見量的，真不值我一偷！你看人家太不值錢了！待你權貴的時候，你有美婦人的時候，那末你要防我一腳！他這樣想了，決計和他當面詰責，來得痛快一點。可是他雖有這種心腸，並沒有證據，又何從開口，真要悶死人了。

好容易到了第四天，李君隔壁的一間，那位日本住客搬出了，味香便搬住進這一間很狹小的四席鋪的房間。他付去了房飯金，向主人借一隻矮桌，備了些文具，將自己箱籠裏檢出了幾種書籍來消遣，心氣覺得和平了一點。隨後又到街上的書店裏，購了一回，購了十數冊的書籍。他回來後，摸錢夾一看，那所剩的幾十塊錢，快如數兩訖了；未免又耽了心事起來。先前家中會按月寄匯錢來的，現在可不不然了；怎樣過活下去呢？

他想向朋友中借貸，要好的朋友都回國了；他想回國，連盤費都沒有了；即使回國，也沒有事可做了。後來，他想在東京地方，找些事情做做，聊且過活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去找那位唱中日親善的石井博士，把自己的志望宣說了一翻。過了幾天，石井博士叫他去，將一包文件授給他，教他譯成中文。內中有八十篇文章，長短不一：長的至多一千字，短的五六百字，二三百字不等。每篇酬金四元。他心中打量着，譯完後，倒有三百二十塊錢的進款。石井博士又說：這些譯完了，還有其他的事情，繼續去做。他便欣然回來，自己慶幸自己的幸運。像這樣過活下去，決計不回祖國，就在東京娶一位日本的女子，租一宅寬大的房屋。自國不容，將在別國裏享受黃金，名譽，美人的光榮；何等暢適而可自尊的呢！

他把一包文件打開來一看，封面上署着『對支文化事業方策』。內中湊集許多論文而成的；作者都是當今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，學問家，實業家，科學家，和政府裏的

權貴，大臣的名姓。不消說在題目上，也可以看出這些是侵畧中國的方策。——人窮志氣短！我要幹這賣國的事情嗎？我將甘受祖國熱心於國家主義的朋友們的吐罵嗎？——他這樣想下，不由得沮喪起來；躺在席子上，正面想想，反面想想，側面想想。最後他決計譯下，他想譯完了，日本人侵畧中國的隱秘，都在他的胸中了；他借了這一筆酬金歸國，糾集了同志，大聲疾呼，以告國人再進一步，假借了這個名義，鈞結黨人和政客們，因此在此政治的舞台上，活躍一下。那末黃金，名譽，美人，簡直沒有問題了！而且會無條件的都來歸我。你看現下那些轟轟烈烈的偉人，踐高躋顯，可說沒一個不由此路而來呢！他坐起身來，愈想愈覺得前途的偉大，心中也起了萬分的愉快。便整理了幾席，鄭重地把那些文件譯下。

他盤坐在矮桌之前，鋪紙握筆，功架擺得十足。他先把第一篇論文，仔細念下，念到終結，心火直衝；把這篇論文隨手撕破，厲聲的自責道：

「沒出息的東西！你看，多麼深文周內地來侵害我國！還去和他們親善，真是喪盡良心的了！」他說了，重又躺了下來，不住的翻來覆去。他胸中的悲愁鬱憤，像蛆蟲嚼蝕腐肉般的難受，逼住他沙沙地喊出絕望的叫聲。

四

大約過了半個月，東京報紙上，喧傳中國留學生譚味青，被當地警察，搜獲了許多關於過激黨的書籍和文件；因此被執於警署，日內辦妥了手續，便將押送歸國。於是東京留學界上，加上了一層嚴重的空氣；來來去去的人們，都把這段新聞，引為談資了。

隔了不多幾天，這件事真的實現了！那是一個晚上，東京站的燈火，輝煌得比平時格外厲害，有五六個警察，圍住味青，送他上車。沿路의 看客，驚惶地咋舌不止，似乎這位少年犯了罪惡，送到斷頭臺上去就戮，大家替他深深的惋惜一翻。隨後有一羣中國留

學生絡繹地踵至了；一一購了月台票，擁到月台上。味青在三等車窗裏，伸出頭來，和幾個留學生談話；其他也重重地圍在車窗前。幾位警察，守住車門，像猛獸一般的，滔滔地怒視衆人。別的旅客，老老小小，提攜了物件，祇管自家，匆匆的上車，毫不關心這些情景。

火車出發的警鐘響了，送客的人衆，默默地退下幾步；味青在車窗裏，把右手伸出來，突然有二位少年，迎上去和他握手，聲淚俱下的道別。這二位少年，約略可以認出一位是和他同船來的大學生，一位是他的同學李士率。因此他們倆被大衆的注目。大衆都羨慕他們倆和他的友誼。他們倆也立刻覺得增高了數十倍的聲價。車子行動了，這一羣留學生，高舉了帽兒，對他三呼萬歲而別。於是這一羣留學生，退出月台，聚在車站的待車室裏，討論這一件事情；各人的態度非常憤激！便推舉某君，擬了一個電報，說明譚味青品學兼優，熱心研究社會主義的學理，日政府不問情由，逼送他歸國；希望國人援助譚君，一致抗議云云。隨即拍往上海各大學，和各公團。

上海的各家報紙上，紛紛地轉載譚味青被迫歸國的事。同時各大學各公團，忙的籌備歡迎譚氏。派了二位代表，到郵船公司去查問，聽說味青已經上岸了。於是再到各家大旅館去找尋，也不見他的蹤跡。他們着急起來，有的疑他蹈海而死的了，有的疑他在中途被日本人殘殺了；弄得他們手忙腳亂，沒一刻兒寧靜。過了幾天，各家報紙上，在本埠新聞裏，登出幾行狹小的詞句說：本埠四馬路一家小旅館的主人某，因住客譚味青，不付房金，發生衝突，扭至捕房。這一椿消息傳出後，各大學各公團的二位代表，立刻到那小旅館替他代付了房金；會同小旅館的主人，到捕房去把他請釋出來。譚味青頭髮蓬亂，臉兒灰白得幾無人色。身上穿的一身洋服雖然不很挺直，却是上等的毛織物。頸項裏結的一條很美的紫色領結，在這裏還可認出當年豪華的記號。二位代表，百方的殷勤他，他像羅了重病似的，現出一種頹傷的神情，懶懶地敷衍着，從捕房裏出來。一到街上他眼前花了，心中失掉了自主力。二位代表雇了車子，擁他坐上一直到滄浪

精舍，住到他們爲他定下的一間房間裏，他的官感完全失効，模糊地像失去魂魄一樣；第二天，各大學各公團，借滄浪精舍的大禮堂，歡迎譚味青，大約在下午二點鐘光景，與會的人衆，差不多擠滿一堂的了。於是昨天的二位代表，到樓上的房間裏，請味青下樓；味青無可無不可地，跟了下來，先到會客室裏，他見了幾位客人，不由得驚奇起來；這幾位客人，都是當代第一名流，一個月前，他有位朋友結婚，也在這裏團聚過的。他想立刻退避，又覺得不好意思，祇好胡亂地酬應下去。

鈴聲響了，他不知不覺的並着幾位名流的肩兒，走到禮堂上。一羣座客，拍手歡呼。他的心兒跳躍的速率，突然增進了數倍；幾乎要鑽出喉嚨了，亡命的止遏平住。幾位名流，推敬他坐上位；他謙讓了一回，便也坐下；一羣座衆的視線，都逼射到他的臉上，他的臉兒倏忽變紅，倏忽變白；胸中像有一塊石子，重重的壓着，連呼吸都不通暢了。

首先，一位主席，上壇報告了開會的宗旨；接着幾位名人，也逐一上壇，致辭歡迎。先

把日本人痛罵一下，隨後把譚味青深深的讚揚。說到警惕的時候，座衆像預先約好的，一齊拍手起來，旁邊坐着一行新聞記者，像店家進出貨物，在勤緊地記賬。會場的外面，排了一架攝影機，靜候使用。這時，味青的勇氣，無意之間，高漲了一些。他雖明白這些演說，像刻版文章；這種情形，像流行感冒。可是他躬當其事，回想到上個月，在這大禮堂上，蜷縮在壁角裏，眼看人家赫赫森森，那種光榮的勝利；一面豔羨人家，一面悽愴自弔。會幾何時，這種幸運，也會從天外飛到自己身上的……他胸中呼吸急促，一陣譏刺的氣分，直冒上來；眼前昏暗，那對面的一羣座衆，旁邊的幾位名流，一起變形的了。他親眼看見他們像一堆蝌蚪，當夏雨初過，在田陌的泥沼裏擁擠着。他自己也像陷在泥沼裏，拖泥帶水的一點不自由，使用力的振拔起來，出了一身冷汗；似乎清醒一點，眼前恢復了舊狀。聽得那幾位名人，還在誠實的頌揚他；這一種千金難買的盛情厚意，又如何便去非笑他們！他們究竟幹過了幾翻偉大的事業，才有今日的大名；和藐乎小哉的自己。

比，真可謂天差地隔的了。他這樣的自責，不由得衷心裏釀着一種酸楚的慚愧。

最後輪到他的答辭了，他鄭重地站上禮壇，一看座衆的頭頸，像浮在水面的一羣鴨子，那個短小的從前的招待員，赫然也在他心裏慌了起來，找不出話來說下，臉兒紅漲得像一座新漆的偶像，對面的座衆中，有三四位的頭頸伸得格外高爽，像鷺鷥混在鴨的羣中，容易辨別出來；這三四位客人，分明他是曾一度向他們借過錢的；他更害怕起來，像跪在裁判官前，說出供狀那般的說下：

「諸位先生。你們不要以為我是有錢的人！我祇爲沒有錢，幹這件無聊的事情。我流浪在日本，窮得飢寒交迫，簡直過不下去了。要想歸國，沒有旅費，才想出搜集了些過激黨的出版物，四處去招搖造騙。幸而神經過敏的日本人，信以為真了；他們不惜派警保護，免了車費船費，送我歸國……在座袞袞的諸公！你們應該鑒諒我的苦衷，莫要當我是有錢的人……我欠你們的債務，這一時我還不出來呢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匆匆

地下壇，默不發聲，一直走出門去。

這時會場上的幾位名人，也不見了；何時溜去的，沒有人覺察，祇有一羣座衆，喧攘起來；有的說，味青是瘋了；有的說，這位是冒名譚味青的無賴少年；有的說，這麼，那麼，議論紛紛，大家都找不到一條出路來。尤其是那位短小的前招待員，胸膛裏萬分慌急，像鬥敗了的雄鷄，不住的在人衆中穿鑽。其他各人的心中，也都懷着一種破天荒的惡謎；臉兒上現出一種驚異的顏色；次第退席下去，像一羣喪家之狗，嗒然四散。而此番奉祀那個新漆的偶像，這一宗稀有的狂熱的盛典，竟像把熱炭投在冰河裏，「嘎噠」地熄滅的了。

一條狗

連日行旅，身上感到十分疲憊，迷迷糊糊失去了常態似的，蹲在一口荒古巖穴的面前。四望重巒疊嶂，闕無人跡；像陷在日暮途窮的境地了。忽然一條狗，從山坳裏衝出來，猶猶然直向我；我待要迴避，牠已把我的腰間緊咬住了。我大聲嘶喊着，醒過來，原來我睡在天津河北公園的藤椅上，好奇怪呀！擦了眼兒一望，幾個電燈，混在天空的星斗裏，顯出明珠中慘淡的魚目。

四周散着的椅子桌子，都收拾起了，祇賸我的一座。那二個茶房，死一般的橫在板櫬上酣睡；無聲無嗅，真像一個死人的圍圍。我禁不住冷顫了一回，便直起腰來，喝了一

杯冷水，似乎略略清醒。什麼，做了一場夢嗎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剛纔我進園子的時候，我帶一包燻魚——平時我總把燻魚做消遣品嚼的，像我吸紙烟一樣的有老癮了。所以出門時，笈袋中預備充足，不可一日無此君；牠是最適合我的味覺的一種東西——我選了一個座位坐定，最先把燻魚摸出來，大嚼特嚼。樹林裏走出一條狗，在我座位的周轉，不住的繞步而行。這位嗅覺銳利的先生，那種飢饉的情形，活像大人先生們在名利的牆外，找進身之路。於是我把魚骨吐下，牠忙的擒而啖之。我吐下時，自然有彎腰之勢；牠以爲驅逐牠，退了又復上前。我幾次把魚骨吐給牠，可憐狗先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牠總是有種驚怯的樣子。我實在過意不起，末了，我把一塊整整的魚肉給了牠。我是示好意於牠，而牠在欣感中仍未免畏怯；人狗之不諒解有若是呢。

燻魚完了，這一條狗還在我的周轉探尋。我對牠一望，牠退一退又迎上前來。我發見這條狗尾巴下垂的，正當狗是家畜，搖尾乞憐的；聽說瘋狗的尾巴，常常下垂的；除非

這條狗變態了，嚇，可怕！我示好意於牠，牠不理會嗎？牠的食慾之大，素來有名的，這回嘗鼎一臠，那會滿足呢？牠以為我還有燻魚藏着，不肯給牠；如果牠有這們的猜想，我是牠的敵人。恩仇是一元的，牠定會反噬我，咬我手，咬我頸項，咬我腰間；我就死在寂寞的旅途上，死在瘋狗的毒口裏，有點不值得罷！我想到這裏，未免有點害怕了；對着牠不敢正視，表示我不來侵犯你，喫的東西實在沒有了；這時我已屈伏在狗的威權之下了。我從眼角裏流出瞳子偷望牠，牠在周轉嗅了好久，像已明白沒有東西似的，悠然而去。我便放心下來，摸出手帕，揩去額上的冷汗，躺在藤椅上睡了一忽。不多時候，怎麼會有這個離奇的夢呢？可不是好兆罷，始終有點遲疑。

夜深人靜，秋蟲在啾啾地哀鳴。我注視近傍的一柱路燈，一羣飛蟲，像塵埃似的圍住在燈的周圍。在這模糊的影象中，感到靜，動，生，死，聚，散，一切的渺茫。我忍不住流下了幾行眼淚，像設身在荒島上，她赤裸了身子，披散了髮兒，和我合抱而對泣。林間的驚鳥，

拍拍作聲；想是毒蛇把牠的愛兒吞下了。這魔窟裏豈可久留！走罷，我站起身來，像病酒似的孤單單地蹣跚而前，沿着紆縈的園徑踱出；一條狗直奔上來，我嚇了一跳，仔細一望：不是狗，是花間流出的一撇月光。噢，在我生的旅途上，這個虛驚真不算小了。

十四年八月三十日天津

附記：這篇短文，去年秋天在天津旅館裏隨便寫的；附在信中，寄給北京的一位朋友。時過半年有餘，我早已忘掉寫過這微小的東西了。上月北京的一位朋友南來，他對我說：你去年寫的「一條狗」，我加了一段跋尾，寄給晨報登出，會引起某君的非難。我是不常看日報的，這件事始終沒有知道。朋友既這樣說，我便向圖書館借出去年九月的晨報副鐫一翻，赫然在焉。我在困頓的旅途上，寫這無謂的東西，已覺得多事；朋友爲我發表，更多事了。某君一讀，再讀，從而非難，

反使我感激無地，雖然，讚揚我也無所喜，非難我也無所懼；在我看來，某終亦不免多事，就是我現在畫蛇添足，尤其多事。聊記之以見這篇短文的幸運。

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

迷宮

K先生，你是我最敬愛的前輩！像你那樣精察事理，知物知人，並世罕有儔匹；我因你平昔識拔我，愛護我，規戒我，勉勗我，才把這種諛言美辭來報答你——以前我並不認識你是怎麼一個人，到現在方始明白你平昔對我的好意，使我衷心裏不得不流出感激你的真誠。

在東京白山的御殿之墟，我與你鄰居一年。這一年間，爲時雖短；而歷史上織進了無數可驚可異的事件。何奈舊事模糊，若存若亡；猛想起來：賸些零星瑣屑，斷片不成章節。祇有最初與最後的二段故事，我還記得清楚。K先生，讓我背誦給你聽罷！時當一九

二二年的春天，學校裏舉行學年考試，朋友們都埋首窗下，專心一志的在誦讀講義。我呢，還像平時一樣，縱情恣意的說說笑笑，不當考試是一回正經事，有一個晚上，我闖入你的房間裏；因為明天早上要考希臘史，我的講義不知放在甚麼地方？找了半天，老沒有找到，就到你房間裏，想向那位和你同房的我的同學H君商量借看；H君正在用功，看見我來，大不滿意；疑我故意來糾纏他，他便拒絕我進你們的房間。我把來意說明了後，H君說：希臘史明天要考，禍在眉睫！借給了你，教我怎樣？那有從井救人的道理。我覺得H君的話不差，條的呆了起來……K先生，你當時看了我這一翻臨渴掘井的愴態，英雄末路悲哀，掩了口笑個不止。而這一場喜劇，正是無從落幕，你就出來勸解。於是我靜靜地伏在H君的椅背上，並看希臘史。H君看那一頁，我也看那一頁；我受這酷刑足足有六小時。事後你微微的規戒我說：以後做事，須鄭重一點；不要把天大的事，和些微的事同一看待。可是我希臘史的考試沒有失敗，你的訓話也早置腦後的了。

K先生，第二年的春天，你有事於爪哇。臨行的前晚，許多朋友爲你設宴餞別；席上笑談百出，是一個稀有的盛宴。我說：你到了爪哇後，最先要通知我；說不定我也要上爪哇來，因爲那邊最多混血的美女子。世界上的女子最美最可愛的，算是混血女子；我定要去一看才好。你聽了我的話，搖頭微笑，不加可否。酒既酣，你拉了我的手，離席到別一室裏，私下對我說：我是中年以上的人，閱世已深；老實說：在數十輩青年中，能入我眼的，祇有你一人。可是我很爲你耽心事，怎麼呢？你假使跨入了 Lady rinth（迷宮）你的神思錯亂，內心矛盾，很難自拔的。這使我最寒心的了。你須得爲人穩重一點，學問上做工夫切實一點；從這裏出發，非但可免自陷，不難卓然成家……明天我們要分別了，這些臨別贈言，你能記牢最好。然而我也明白這些話你便要忘記的，現今姑備一格而已。唉，我總是爲你耽心事——K先生，K先生，當時我聽了你的話，似乎略有些感動；也曾閉門自省，從頭至尾，反覆咀嚼，費了一場苦心。結果當你不合時的古董貨，說的不

合時宜的古董話

K先生，我們一別已三年了，現在我把你的臨別贈言，玩味起來：你所指出的迷宮，莫非是女性的王國？K先生，你向來善於用隱射的言語，雙關的妙解；我的猜測可不會差誤的罷？那末我們別後三年來，我的放浪的生涯，不待自狀出來，早已了然於你的胸中了。你真預言的聖者，恐怕你至今還爲我耽心事呢？

迷宮呀，多麼美妙的形容詞！K先生，不瞞你說，你對我說這話的時候，我已被囚在迷宮的牆圈裏了。和你別了不久，我便叩了宮門而入。在不幸的時候，追溯歡樂的日子，其痛苦但丁所難堪，而况區區小子。K先生，你饒恕我，我現在的情形，真像從獸窟裏戰鬥回來的負傷之獸；往昔的勇氣，全歸烏有。你所射的迷宮，我將易其詞曰獸窟。我把這獸窟來比擬神聖的女性之王國，定有百千萬人譏我不倫，斥我穢瀆；唉！我的良心中本不願說這話的，然而過去的形象，牠要硬逼我說出這話。我的說這話，豈得已哉！豈得已

哉！論理，回想過去的歡樂，這悠久的瞬間 a long moment 之沈痛的愉快，最是抒情的。傅彩的，僧侶在浪漫的寺院裏，默誦銷魂的經典，何等美妙而可頌可歌的呀！可是：K 先生我想起了你，像伏在神明的前面；一腔熱狂的風情，早變了冷酷的譏刺。我未嘗不熱慕那抒情的傅彩回想，可惜這種事祇讓多情的才子去享受；像我根器淺薄精神羸弱，經了不測之變，頓失常態；大約因素日沒有脩養的緣故罷！此種短處，你看出我最明白；K 先生，不是你會教我為人穩重麼？這句老生常談，我現在才始明白此中有至味呢。

K 先生，你是一框明鏡；我的一切言語，舉動，心思，作爲，都在你明察之中。那末我無論什麼樣說：正說，反說，順說，逆說，縱說，橫說，你總會明白我說的真諦了。橫豎我的親生父母死了，這語無倫次的賜諡，我也不辭，今且不必顧慮，率直說罷！K 先生，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，諒你也知道的；就是黃金名譽婦人。這三種東西，芸芸衆生，鎮日的忙碌，就是求牠們。有的單求三者之一種，有的求二種，有的兼求三種，其實這三種東西，總括一句：

可稱犧牲慾，人生一切的要求，再沒有比了求性慾厲害的了。今人求黃金，把黃金性慾化了；求名譽，把名譽性慾化了；求婦人，更不必說求得到與求不到，各視其人的能力。有求得到有求不到，於是生的劇戰一闕而起，世界上永無寧息的日子了。生也有涯，慾也無涯；不論是強者弱者，其所希冀二者兼備的恆情，那是一樣的弱者得求其一或二，倏忽鞠躬盡瘁；所謂死不甘心，死不瞑目，都爲此事。惟強者能兼得其全，死而無憾。K先生，人非太上，誰能忘慾！又非木石，誰不動慾！我也不知不覺地被捲入這個旋渦了。然而我的生命組織的機能，不及人家完全；不想黃金之慾，也不想名譽之慾，所想要的只是婦人之慾。可是我希望的步驟差了，K先生，據我事後的省察，這種希求的步驟，不容一毫一忽之差。譬如有一個商人，要擁多金，第一步的希求達到，進而以金購爵位，第二步的希求已達到；更進而以黃金名位去誘換姬妾，於是達到最高一步的希求了。雖然事實上，有不盡這樣的，普通總是照這步驟的罷。不照這步驟而一投足，便達到最高一步的

希求，這種人是例外的。他有夙根，所以有隆遇；我不得不認他爲運命的倦愛者了。

K先生，當我作最高一步的希求——就是你深恐我跨入迷宮——的時候，第一運命倦愛我呢？嫌惡我呢？我莫得而知。第二沒有做過第一第二兩級步驟的工夫，當時一脚闖進，立刻感到黃金與名譽的必要；婦人有所心愛的，就是這二種東西——真情好比一杯清水，淡而無味；一定要將三分半黃金，三分半名譽加上去，真情也只要三分；那末才有味——才如咖啡般能使婦人興奮起來。我明白這個情由，在理，我自己須先檢省一翻，有沒有闖進女性王國的資格？有否黃金？有否名譽？假使這些禮物沒有，那末不必闖進；就是進了，也應趕快退出。然而倉卒之間，我未曾細想到這個地步；進去了後，又不甘退出。K先生，你是知道我的性情的，我雖然沒有黃金，而我闊綽的程度不肯讓人的；我雖沒有名譽，而我驕狂的素性不肯自斂的。我是乳臭未乾的青年了，靠些先人的餘蔭，那比得袞袞諸公的任所欲爲呢？於是在甘味中發見了苦味，在苦味中戀慕着甘

味甘……苦苦……甘在這甘苦的液汁中，我浸淫了足足有二年半的歲月，將我能力所及的一切，輪流貢獻給幾位女王，到了家人懷疑我，先輩輕視我，親戚朋友遠離我，我才感到異樣窘迫，回視諸女王，仍未鑿足她們的願望。K先生，我在去年春天回國來，深悔我幾年來所學的東西，不足以致富，也不足以成名；要想改業為商人，先把黃金的問題解決，然後從事政治活動，把名位的問題解決。那末再有一個問題，不成問題了。可是當時連本行的職業也沒有，一個失業者而言改業，可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嗎？在這走頭無路的時候，一個朋友來告訴我：W為我而發狂了！W之為人，你所知道的；W為我而發狂，正像我為某女王而發狂，我聽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大驚慌；悟到世事如神出鬼沒，我輩徒為傀儡；於是我敬謝諸女王，揖別而去。重渡東京，住在岑寂的郊外，時已涼秋，寄寓在一家廢園裏，我天天危坐室中，開眼讀聖經，側耳聽窗外秋聲的蕭索；真無異於修道院的僧侶了。K先生，這種情形，在常人名曰失戀，在我名曰脫出獸窟。

K先生，我這回到東京去，不像從前和你鄰居時候的情形了。要好的朋友，先後歸國去了；孤零零地舉目無親，就是日常生活方面說起來，從前家裏按月有錢寄來，現今我不願意再向家裏要錢，家人也不知道我的行蹤；度日維難，不得已，到日本的一處衙署裏傭書，備受了他們的侮辱。我雖是窮困，大約志氣尙沒有失掉，便揮手辭去。於是流浪在異國，失戀，窮困，孤寂，萃於一身。前途黑暗，可想而知。那個黝黑而龐大之死的問題，突然顯到我的眼前；K先生，這個死字，好像對於我很有感情。我雖日誦聖經以自抑，然而苦難太深，無能戰勝對敵；幾次要走死的道路，K先生，索性死了，倒也爽快！何奈意志薄弱，我，輪到這個時候，勇氣全消；返想過去，有的不值一死呀，爲什麼呢？我這二十四歲的短促生涯中，沒有經驗過一件稱心的樂事。我想在死的以前，至少要享樂一下；那末不負天生之材，享樂的等級不同，高貴的享樂，我是無分的了。卑下的享樂，像辛賣淫婦一類的事，大約還容易幹罷！但先要一筆錢，錢從何來？去做強盜……啊，K先生，夙昔

爲你識拔而受護的我，竟有這種卑下不倫的思想，來破壞你的知人之明，我何忍呢！

那末既不願意死，又不願意幹卑下的享樂；除非用力上進，除非到寺院裏茹苦修行。然而上進的機會，上天不賞賜給我；我雖想上進，而找不到一條上進的路呢。要是修行，和我不慣恬靜不慣苦況的性相抵觸，我徒有這種心願，而無實踐的勇氣。K先生，四面的路程，一處不通的了；現今我陷在一處狹險的深淵裏，無由自主，以待最後的審判。

十三年十二月五日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5 9475B

